

850

熊佛西

鐵花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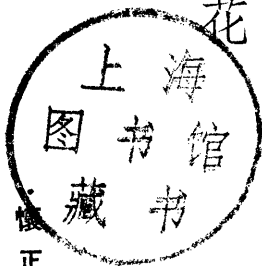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8 1199B

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一

鐵

花



懷正文化社

熊佛西

西

~~1360643~~

121526

~~1360643~~

## 第一章

華，親愛的：

你接到這封信，請千萬別爲我哀痛。「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國這時雖處在軍閥專政的黑暗時代，但我深信，中國的革命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成功的，祇要大家本着孫總理的遺教不斷地努力奮鬥。我個人今日的犧牲是不足珍惜的，要緊的是你們活着的人們應該如何寶愛着生命，繼續與那些吃人的野獸們搏鬥！

月前，當我被他們捕囚到這兒的時候，我就知道我的生命要遭屠害了，在這強盜當道的社會裏，凡愛自由與光明的人們必難逃出他們的毒手！然而，我早已



置生死於度外，我的心始終像止水那樣的寧靜。現在獄卒傳來消息：說明日黎明我將被架到天橋去臨刑。假使這消息確實，那麼，親愛的，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早已離開了這世界，和你永別了！

自然，這樣無辜的屠害我不是沒有遺恨：我捨不得離開你，——一個共患難的同志，這世界上我最心愛的人兒，——我們六年來的恩愛就這樣無情地被人割斷，我不甘願，我委實不甘願啊；我更不忍讓還未滿兩歲的樹兒，我那天真活潑的小寶貝，今後遭受着無父的痛苦！我知道在這中國重男輕女的封建社會制度下，一個沒有丈夫的女人和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是多麼難生存啊！再，我覺得我自己還年輕，假使不死，我自信還可為大眾服務，與那些人吃人的野獸搏鬥到底！然而我現在不行了，明天一早就要被野獸們吞食了！

親愛的，請別為我難過吧，死有重於泰山，亦有輕於鴻毛，我這次是爲了正義而犧牲，這死是光榮的，是偉大的。請你轉告那些爭取自由與光明的兄弟姊妹

們 叫他們踏着先烈的血繼續和那些剝削大眾幸福的軍閥們搏鬥！我深信光明必戰勝黑暗，自由必克服專制，文明必壓倒野蠻！

至於我死後你的歸宿，我毫無意見，你可自由決定，改嫁與否聽使。不過小樹你必須善為撫育，使他將來成為有用之人。你是學教育的，今後仍不可離開你的崗位，應該本着過去的志願以培養人材為你終身的職志。中國革命的過程還相當的遼遠，艱巨，到處都瀰漫着封建和腐化的毒素，幾乎在每個人的血液裏都蘊藏着或多或少封建毒素，要迅速地達到革命的目的，必須大量地培養革命種子，教育革命人材。教育是革命的基石。

現在，雄鷄已經報曉了，我臨刑的時候也許快要到了，這時我心裏反而鎮靜了，我已整襟修履，靜待那時候臨到。鐵窗外的昏暗中似已露出微弱的亮光。好呀，這漫漫長夜已快到盡頭的時候了，正如現在已是殘冬，大地不久就要回春了，期待着吧，親愛的，光明就在前頭。珍重你自己的前途，不必為我哀痛。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樹仁絕筆，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一日，雄鷄報曉之時，於獄中。

張靜華接到這封信。已是上午八時了。她未哭泣，祇是臉色頓時變成紙一樣的慘白，四肢失去了支持力。良久，她才恢復她的感覺，忙將懷抱中正在發燒的小樹放到床上，也不通知在廚房裏煮早飯的老母，就匆促地離開了家，瘋狂地奔往「天橋」的刑場！

每當鎗斃人的時候，天橋附近照例是擠得水洩不通，人山人海地在那裏看熱鬧。然而今天却例外，冷清清的，絲毫看不出要鎗斃人或已經鎗斃了人的跡象，祇有幾個耍把戲的，賣膏藥的江湖藝人在那裏擺佈他們的場所。靜華一直奔入天壇斷牆圍繞着的刑場，裏面也是空無一人，僅見幾隻野狗在那裏嗅舐地面上的血跡，古老的柏樹叢裏棲息着一羣一羣的烏鴉在那裏報喪似的恬恬地叫，彷彿在替那些無辜被害的人民唱

着悼歌。靜華茫然不知所措，她癡了似地像一座僵屍站在刑場的中心，滿天罩壓着沉重的陰霾，凜冽的北風襲刺着她那蒼白的臉，衣襟與鬢髮臨風飄蕩而紊亂。她奇怪這裏爲什麼這樣冷清？她似又歡喜這裏這樣的甯靜！她希望，而又失望。她悔恨地對自己說：『不要是我來晚了？』——她浸沉在矛盾的幻想中。最後她被那羣吸舐腥味的野狗的狂吠與搏鬥驚醒了。她慢慢地退出了刑場。

離開刑場不遠，從側面的斷牆瓦礫中走出一個衣履襤褸的乞丐兒，戰慄地伸出一雙瘦弱的手向她乞求：『行善的小姐，償一個子兒給我買一碗稀飯吃吧！』

她停止了脚步，把無神的倦眼向他瞅了一眼，『你知道今天這兒鎗斃了人麼？』她問。

『怎麼不鎗斃人？近來這兒天天斃人呢，小姐！』那乞丐兒毫不猶豫地這樣回答之後，又伸出枯槁如柴的手向她乞討。

『怎麼不見屍首呢？』

『近來斃人老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天還沒亮的時候？』她提高了聲調問。

『是的，小姐，天還沒亮的時候！』那乞丐兒驚奇的望了她一眼，似乎對她發生一種懷疑，然而畢竟他是乞丐兒，不是偵探，所以接着他又向她哀懇地乞求：『做好事的小姐，請償一個子兒給我花吧！』

她掏出一毛錢給那個乞丐兒，慢慢地走出了天橋。她僵屍般地在前門大街人叢中蠕動。這時她突然哭了，眼淚像泉水般地流到蒼白的臉上，滾到衣襟上。狂風吹舞着她的長髮，襲捲着她的衣裙，她在狂風中掙扎，猛進。

其實她已經好久不哭了。不，她不是不哭，而是久以乎哭不出眼淚了。自從她的丈夫施樹仁被野獸的軍閥張中亭囚禁以後，她到處奔走營救，日夜焦愁，真不知哭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淚。假使把她月來所流的淚水一點一滴的積蓄起來，說不定可以灌溉一方行將乾萎的新苗，使之起死回生，然而她的丈夫還沒有釋放的消息。兩星期

前，野獸們透出消息：『只要賄賂他們一萬元，施樹仁就可以不死』，但是，天呀，兩個從大學畢業不久過着清苦教員生活的青年夫婦，他們的父母既不是貪官污吏，又非土豪劣紳或巨商大賈，叫他們何處去籌借這一筆巨款？這種勒索就等於要他的命！經她到處借貸，把結婚的戒指以及所有的衣物書籍當空賣絕，連她母親當年陪嫁的手飾一併在內，勉強湊足了五千元，——其中的七百五十元還是從她的老師徐明遠那裏拉借的。這款子是由徐明遠交給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夫人馬瑞康太太的，再由她轉託她的內姪黃宗庭交去的。此人供職於「軍政府」，在野獸的圈子裏，負有相當的聲譽與勢力。

『款子既然送去了，爲什麼他們還下此毒手呢？』靜華一面想着，一面走，『莫非款子沒有送到？不會的，馬瑞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而且是家有百萬的富翁，他的夫人又是一位心慈面善向以助人爲樂的好人，決不會有什麼差錯的。』她這樣自問自答地思索着。最後她否定了一切假設，從她的淚眼裏頓時閃出了一線希望的光

芒，棉軟無力的足膝不自覺地堅強起來了，全身似乎增加了無限的生力。然而她又想着：『今早樹仁派人送來的遺書明明是他的親筆，難道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他已經過了難？』她的心弦不禁又跳蕩起來，她的周身也彷彿被一團烈火圍烤着。她不回家，筆直向徐明遠家中飛奔，爲的是要探聽她的丈夫這時究竟是死是活！

## 一一

到了太僕寺街徐宅，不料徐明遠不在家，據他的太太說他已經到她家裏去了。靜華聽了，掉頭就走，對殷勤招待她的徐師母也沒有說一句應酬話。當徐太太帶着兩個孩子趕到大門口送她時，她的背影早已在胡同口上消逝了。徐太太站在門口惆悵了半響，心想：『看靜華這樣慌張的神色，樹仁大概是凶多吉少了！』她忍不住流下同情的淚。

靜華回到家中，一進院子就聽着徐明遠在東廂房裏和她的母親閒談。他是一位四

十多歲的中年人，面容清癯，頰上刻劃着顯明的皺紋，身體非常瘦弱，前腦微微的有一點兒禿，看上去像五十多歲的人了。兩橫稀薄的眉毛護掩着他那不大不小的近視眼，深厚的眼鏡片裏時時閃出神采奕奕的光芒。他是二十年前美國留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教育，得過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各大學教授，門人遍全國，有教育權威之稱。當時一般教授，只知死教書，教死書，僅求自己生活的安定不影響他們的治學，就心滿意足了，對於社會與政治的惡劣環境，他們決不置喙，他們似乎生活在世外桃源。而徐明遠則不然，他治學與教書之餘，兼批評政治，留心社會風尚。他自己雖不參加實際的政治活動，但對於當時的封建社會，腐化政治，時時予以抨擊；對於一般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們給以無限的同情與鼓勵。他呼籲着民主政治的建立。他力爭人民的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他反抗一切暴力的壓迫。他不和任何惡勢力妥協。

他的生活非常清苦，雖是一位名滿全國的學者，然而家中找不着一把比較舒適的椅子。自從留學回國以後，他沒有穿過西服，一年四季換來換去總是那兩件老藍布衫



子。別的教授們還有一輛破舊的包車，而他，不拘刮風落雨，總是步行到學校去授課；出門時，永遠伴着一個收藏講義的皮包，一根助步的手杖，它們似乎是他的兩位忠誠的摯友。給他最大安慰的不是他的賢妻或掬憨可愛的稚子，而是成千成萬有思想而前進的青年！張靜華施樹仁就是他最喜悅的兩位。

自從施樹仁被捕以後，他幾乎和靜華同樣的焦急，四處奔走營救。昨夜，他聽到一種不利的風聲，他很不放心，今晨一起床就趕到靜華這裏來探聽消息，靜華不在家，他便和她的母親在東廂房裏閒談。老人懇切地向她探聽女婿的消息，而他總是以樂觀的話調安慰着她，雖然他在心裏也委實爲樹仁的命運焦慮。

母親見女兒回來了，慈祥愷悌地迎着說：『靜華，你一早跑到哪兒去了，外面這樣冷？徐先生已經來半天了！』

她沒有回答，只把疲憊的眼睛向老人微微地苦笑，然後低下頭去輕輕地慨歎。

『靜華，我看你今天的神色很不好你這麼早到那兒去了？』徐明遠也關切地這樣

問。

『我到天橋去了！』

『到天橋去了？』徐明遠似乎很驚異，因為「天橋」這地方往往給人一種不快愉的感覺，尤其在最近，那裏又添了不少的冤魂怨鬼，已變成一個恐怖的區域。

靜華看見母親在身邊，不願繼續往下說，便支使老人帶着孩子到廚房去燒開水，爲徐先生泡茶。母親離開了，她的眼圈頓時浮出淚光，以悲痛的聲調向徐明遠說：『徐老師，我怕樹仁在今早已經遭了他們的毒手！』她的話還沒說完，就伏在臨窗的書桌上抽咽而卒至放聲大哭了。

這話好像雷電般地襲擊着徐明遠的心，然而在外表上他還是力持鎮靜，很溫順地撫慰着她說：『靜華，不會的，事情不會像你想像的那樣壞！堅強一點吧，別讓老太聽着你在哭，她老人家又要不安了！』徐明遠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復追問一句：『你又得了什麼消息麼？』

她一邊揩着眼淚，一邊從袋裏掏出樹仁的遺書，『你看這封信！』

徐明遠看了施樹仁的遺書，在他削瘦的臉上立時浮起一層青色，一股憤恨的火從他的腳心燃燒到頭頂，雙目發直，窒息着半嚮說不出一句話！最後，他喘喘地咳嗽起來，口中吐出一串帶血絲的濃痰，眼中滾出豆大的淚珠。靜華見他這樣悲憤的情狀，反倒感覺不安，便過去攙着他到一張籐椅上坐下。窗外北風虎虎地響，室內的他們咽咽地啜泣，凝成了一種淒涼的景象。

徐明遠突然剛強地站了起來，拿着他那破舊幾乎辨別不出顏色的帽子，和他那終年不肯釋手的手杖與皮包，匆忙地往屋外走。

『徐老師，上哪兒去？』靜華追問着。

『太不成世界了！我得去問馬瑞康的太太，是她說的：五千塊錢可以救出樹仁的命！錢早已付了，爲什麼他還下這種毒手呢？』

『他們一定是嫌錢少了！』

『我得去問個明白！款子是馬太太經手交給她的內姪黃宗庭的！』徐明遠說着依然急促地往外走。

『慢點，徐老師，我跟您一塊兒去！』靜華跑到廚房告訴了一聲她的母親，使跟徐明遠走了。

### 三

他們師生倆懷着忐忑的心情來到南長街的馬公館。朱門鐵欄的大門口停着一輛雪亮的新式汽車，他們知道馬瑞康尚未出門。胖得像一頂羅漢似的號房王球，懶洋地斜躺在一張床上似睡非睡的，幾個守門的衛兵和聽差都圍在一起鬥骨牌。王球見了徐明遠和張靜華，忙爬了起來打招呼。他們說明了來意之後，王球便按了一下電鈴，同時拿起電話筒子向公館裏面問了幾句話，然後掛上電話向徐明遠說：『我們太太在黃宅打牌，回來太晚，現在還沒有起來！』

『那麼你們老爺呢？』

『老爺正在打坐。』王球說着就把他那雙刁猾的小眼睛向壁上的掛鐘掃視了一下，已經是十一點三刻了，便又接着說：『不過老爺的坐快打完了，您倆若有要緊的事情，就請到裏面客廳裏坐吧！』說了，他就引着徐明遠和張靜華往裏面走。

徐明遠和馬瑞康的大女兒韻梅也有師生之誼；馬瑞康在袁世凱政府裏任交通總長的時候，他的哥哥徐鏡平曾給他做過英文秘書，因此他常到馬公館來。靜華在女高師雖和馬韻梅一度同學，因時間相處不久，彼此往來很少，所以她對於馬公館的一切還是陌生的。這時她隨着徐明遠經過一段迂迴曲折的朱柱翠欄的長廊，穿過了一個大型的月亮門，進入了一座別有洞天寬大無比的花園。現在雖是樹木蕭瑟百花凋零的冬天，仍可看出它宏大精雅的範疇，更可想見春夏之間這園中青蔥綺麗萬紫千紅的風光與景緻。在這裏：有蒼翠挺拔的松柏，傾國傾城的牡丹，嫵媚的芍藥，嬌豔的西府海棠，雪海似的梨花，雙瓣的碧桃，珍珠似的丁香，金絲垂柳，夜合馬櫻，百年以上的

藤蘿，江南移來的香妃竹，閩浙運來的素心蘭，六安的綠梅，東瀛的櫻花，西洋的玫瑰……尤其在秋天，那菊花，各種各色，幾乎可堆成一座燦爛的山。還有一般人不易見到的曇花一現的曇花。真是，天下的名花異卉在這裏無不應有盡有。惜乎時在冬季，一切都在睡眠中。只有松竹梅在風寒中苦鬥！

徐明遠張靜華毫無心情欣賞園景，只意識模糊地跟着王球向前走。穿過以南京雨花臺小石子砌成的曲折花徑，再越過以太湖青石堆築的山坵。坵上建有玲瓏的八角亭。下坡是一座比「中南海」略小的荷花池，有柳堤通到池心的水榭，主人可以在這裏讌客，賦詩。夏天當荷花盛開的時候，清晨或傍晚，主人漫步池畔，不但可以聞着蓮荷的清芬，還可以欣賞金紅的魚羣在碧波中閃躍。池裏還養着一只臉盆大的烏龜，據說這是主人的先母在八旬壽慶時特託人從海裏捉來放生的。

再沿着荷花池西走，過了花橋，就是一片平坦的廣場。場上，除了立着鞦韆架，還有跳板木馬之類的各種兒童玩具。對面聳立着一幢輝煌古老的大廈，門前石階的兩

端分蹲着一對雄偉的石獅，彷彿在那裏要吞噬人。圓大硃柱撐持的寬暢門朵上，懸着一塊黑底金字的大橫匾，上面嵌着三個斗大方字——「益壽堂」。王球引着徐明遠張靜華走上白石雕龍的石階。馬宅的內門房李忠就忙迎上來打招呼：『我們老爺已經打完了坐，請徐博士和張小姐到裏面坐！』這時王球退了回去，李忠引着他們再往裏走。經過一個四方大院，沿着高寬的廊子，進入了一座堂皇軒暢的正廳。廳前放着兩盆臘梅，嫩黃色的花朵開得密密茂茂，吐出了使人陶醉的清芬。

正廳的陳設充分地表現着達官貴人闊綽排場，而難得的是並不俗氣：一色的舊式紅木家具，案几條桌上放着各式各樣的古代瓶鼎，嵌着大理石心的圓桌上放着一具漢代的香爐，檀香微弱地吐出縷縷的青烟，這香氣與門首臘梅的芬香化爲一體。壁上的字畫大都是唐宋元明各朝名家的墨蹟。那四盞紅木雕細花鑲着玻璃片子繫着橙黃墜子的宮燈，從天花板的四角垂下來，與地面大青磚上的萬字圖案的地氈，和兩邊貼壁的八仙椅對襯着，十足的表現這屋子的東方情趣。尤引人注目的正中梁上懸着的那方一

大德必壽」的匾額，這是馬瑞康去年六十大慶各界恭送的壽禮。

穿過正廳往後走是一中型庭院，兩邊走廊上也掛着兩塊橫匾：一塊題着「惠及災黎」，另一塊寫着「貧民福音」。兩邊走廊的盡頭有兩個小月亮門，李忠帶着他們走入東邊的那個，裏面是一座整潔的小院，院內地面鋪着一色油亮的青灰方磚。西邊牆角下疏疏朗朗地點綴着幾杆翠竹，空隙處參差起伏地立着兩塊透空花的太湖石，非常玲瓏而帶畫意。

坐北朝南是三間楠木平房，廊簷正中懸着主人親題的「養性齋」小匾額。拉開鐵紗門，掀起沉重的青緞棉簾，露出一間精緻的小廳。這裏的佈置與前院大廳略異，使人有中西合璧的感印。純粹西洋彈簧的沙發椅，陪襯着紅木的矮炕几，几上放着景泰藍的烟具。半月形的楠木桌上放上一個乾隆青花磁瓶，裏面插着兩枝紅梅。隔扇屏門上掛着一副水竹邨人的小對，對面放着一個紫檀木的長條桌，桌上陳列着幾部線裝書和小盆景。左壁是清湘道人的山水橫軸與吳道子的佛像；右壁是主人自畫署名流雲居士



的四幅墨梅。沙發椅的背後立着一盞南廊頭條精製的站燈，在晚上別的燈熄滅而此燈獨開着的時候，屋內的光影產生一種西洋客廳裏慣有的情調。靠着房門的基角上放着一盆素心蘭，可惜花蕊還沒有茁出。左壁的橫披下是一具西洋式的壁爐，燃燒着熊熊的煤火。這養性齋完全是主人養心唸佛的地方，他的夫人住在正屋裏並不常來，只有最親近的親友纔被引到這兒來。

李忠請徐明遠張靜華在沙發上坐下之後，便進入書房報告馬瑞康，他剛打完坐，正在喝洋參湯。他反應着李忠的報告點了點頭，李忠即退了出去。接着丫頭春桃端來兩碗蓋碗茶分送給徐明遠與張靜華。

片刻，馬瑞康笑嘻嘻地，瀟灑的從書房裏出來。他是一位六十一歲的老翁，身體精神都很健旺，紅光滿面，看上去只像五十多歲的人。他是前清的進士，曾到日本留過學，民國初年袁氏專政的時代曾一度被派到歐美各國考察，漫遊世界各大都城。據人統計，從前清到民國五年，大大小小的官級做過十幾任。在前清，他做過奉天的鹽

運使。陝西的府臺；民四，他做過袁世凱的交通總長，袁氏崩潰以後他又做過好幾任實業與屯墾之類的督辦。據說現在南長街這所大公館，就是他當年做督辦的辦公地點，是一所舊王府，後來他卸職的時候就糊裏糊塗地佔爲己有，當時也無人過問，也沒有人敢問。

他的五官長得頗整齊清秀。除了對自己的下屬或侍從有時擺出一點威嚴，永遠是一副敦厚慈祥的面容，對於一般慕名拜訪的客人總是謙虛和藹，往往給人一種德高望重的長者印象。當他撫摩額下那幾根稀疏花白的長鬚時，更使人感印着是他有灑脫飄逸的氣度。

從某種立場說，他不頑固，不守舊；凡一切新思想，新潮流，他都能附和；康梁發動的戊戌政變他參加過，近年來陳獨秀胡適之提倡的新文化運動他也表示贊成。他不拒絕參加任何社會活動，前進的或是倒退的。對於中山先生手創的三民主義他堅決地表示擁護，對於北洋軍閥種種的暴政他也不反對，有時還同流合污。他相信科學萬

能，同時也認爲冥冥中自有鬼神的存在。病了，他請西醫診斷，中醫開方。在佛教會裏他是理事長，法名叫「玄慧」，凡有誦經作法之類的場合總免不了他的足跡。有名的政客和尙虛清是他的好友；東安市場同心處是他常臨之地。西洋名學者到中國來的如杜威羅素之流，他必盛讌招待，請中外碩彥作陪。甚至梅蘭芳唱戲，「毛毛雨」的歌舞團獻技，華僑魔術社變戲法，劉寶荃唱大鼓，假使送他票，他必按時到場捧場。他還是個影迷，尤其喜歡看神怪武俠滑稽片；對於飛來伯，陸克，卓別麟諸大名星的崇拜正像他崇拜古代聖賢孔孟一樣。一年一度的華北運動大會，他必慨然自動地捐贈獎品，在銀盾或錦標上鐫繡着他的大名。凡學校或社團請他任校董或董事長，或結婚請他證婚，死了人請他「點主」，他一概不拒絕；正如有請他題字或寫畫，照例是不推却的。任何場合的團體開會，假使通知他，他必到會，到會必演說，演說必提出「三點」意見；散會後必照例照像。

馬瑞康最爲人稱道的是他恤老憐貧，濟公好義，熱心公益的美德。每逢國內發生

水旱之災，他必發起賑濟，到處去募捐爲災黎請命。至於他經手出來的款子是否真正落到災民的手裏，或他自己入了私囊，這只有上帝知道。某次天津水災，他曾經手募了一大筆賑款，事後幕中人傳出底細：說這筆款子都被他的夫人拉去做囤米糧買賣了。反正這也無礙他「慈善家」的聲譽。——這就是他家裏懸着的「惠及災黎」「貧民福音」匾額的由來。

遇着前進思想的革命青年或富商巨賈被當地軍閥逮捕或敲詐的時候，求着他，他肯出面疏解或調停。這次革命青年施樹仁被捕以後，他確實爲之奔走營救。前次大興銀行經理陳大屏被當地軍閥囚禁敲借五十萬就了事，不過他是否從中揩了油，局外人無從知道。

說起他的夫人，黃貞德，也是一位有賢聲的女子。她，非常精明能幹，操理家政之外，更追隨她的丈夫從事各種社會活動與慈善事業，對於婦女教育尤具熱心。她事與她丈夫競爭，在她心裏潛伏着「趕到丈夫前頭」的野心。凡人家恭維她的丈夫而

未稱譽她的時候，她必不高興，對於那些人她必厭惡，甚至予以攻擊。開會，主席假使請了她的丈夫演說而不請她起來說幾句話，她必怏怏不樂，在心裏罵這做主席的混蛋，輕視婦女的地位。實際上她比她的丈夫要年輕十歲，看起來却比他還要蒼老。於是她一味修飾，一切服裝打扮極力追求摩登：頭髮梳得油亮亮的，黃而多縐紋的胖臉上塗着濃厚的脂粉，沉重肥胖的體格上穿着帶曲線的狹小旗袍。不過她自己認爲沒辦法的，就是她那雙不聽改組的腳。雖然也是穿些當時一般少女的半高跟皮鞋，據說還是特製的，儘管鞋尖端塞了許多棉花，但她走起路來永遠是像鴨子似的搖幌搖幌地「蹣」。像她這樣行動惟艱的婦人，還格外喜歡出門，任何集會或讌會她必隨着她的丈夫出席。她常向人表示：她要爲被壓迫的中國婦女革命，揚眉吐氣。

除了料理家務，交際應酬，她還精於生財之道：例如囤積貨物，做公債，買賣地皮房屋，參加親友的商業投資。據說從這些經營上她很賺了些錢，外傳她現在有幾百萬動產與不動產。原因是人家不敢做或做不通的——違法犯禁——買賣都可以做，她

自己雖不出面，但馬瑞康的名片和印鑑常常被她運用着很有效。

某次她的近親從石家莊運來一批毒物在前門車站被警憲查覺扣留，後來拿着馬瑞康的名片去交涉，終於發還了。據說諸如此類的事情馬瑞康本人並不十分知道，——就是知道也裝做不知道——都是黃貞德一手包辦。

她自己的生活却極儉樸，不像她的三女兒瑪琍奢華成性，揮金若土。她視一錢如命，在每日的伙食上尤其刻苦：菜錢有一定的數目，油鹽柴米不得超過限制，好一點的菜餚要留給她的丈夫和女兒享受，她自己從不肯大魚大肉的吃一頓，總是他們剩下的殘菜回回鍋，馬馬虎虎對付着吃。不過她愛面子，場面上應用的錢，決不吝嗇，每逢親友們的婚喪壽慶，必以厚賻相贈，所以她又有慷慨之名。

馬瑞康夫婦只有一件憾事：就是膝下無子。現在隨身的只有兩個女兒。大女兒韻梅，體態習慣都像黃氏，已出嫁。姑爺是黃貞德的內姪黃宗賢，是一位游手好閒且有某種嗜好的公子哥兒。他們現在都和馬氏夫婦住在一起。二女兒竹筠，幼年得了一種

畸形病，已去世。三女兒瑪琍，像父親，長得非常標緻，才二十一歲，剛從外國留學回來。她在外國學了些什麼誰也不知道，不過她的生活方式確是百分之百的洋化，穿的，吃的，住的，用的，幾乎無一不來自外國。她感覺中國什麼都壞，樣樣都是西洋的好，甚至月亮也是外國的圓，美。馬瑞康最不喜歡她，但對她毫無辦法。她最能批判她的父親，有時將他批判至體無完膚。而黃氏却極嬌寵她，溺愛她；她也極愛她的母親，雖然她不見得完全服從她。

馬瑞康爲了這三女兒常常鬱鬱不樂，口裏雖說：『女無異於子』，在心裏却以無子爲憾。屢次他都想納妾，惟脅於黃氏的淫威，終未如願。當他在奉天做屯墾督辦的時候，與當地一位名妓花小舫打得火熱，馬瑞康頗有納她爲小星的意思，但事爲住在京裏的黃氏所知，便連夜趕到關外，勒令老頭子跟她一同返京。回京不久，他又與一位頗具姿色隨身丫頭翠蓮偷偷摸摸地發生了關係，又被黃氏查覺，黃氏盛怒之下，便將翠蓮發配給馬弁曹金標。此後黃氏一步也不肯放鬆他，爲了保險起見。就派了自己

的隨身丫頭春桃——一個麻面矮胖的老姑娘——來待候他。然而在馬瑞康的內心還是懷着一股壓抑已久躍躍欲試的春情——實是色慾。現在雖已年逾花甲，但每遇年輕貌美的女子，他必有意無意地偷覷幾眼。這在心理方面對於他是一種滿足。

對於張靜華馬瑞康也沒有例外。李忠通報之後，他便從書房裏出來，徐明遠和張靜華忙站了起來，他很客氣地走過去和他們握手，同時徐明遠也把張靜華正式介紹給他。馬瑞康和靜華還算是初次見面，從前在讌會上見過幾次，但彼此從未細談，這次不免要向地細細地觀察一番。過去常聽到徐明遠與自己的女兒韻梅稱讚她，說她從前女高師的校花，如何品學兼優。今日見着，果異凡俗：樸素淡雅的服飾，端莊健美的體態，長秀的眉睫，高而端正的鼻樑，尤其那雙水杏似的眼珠時時閃出智慧的光芒：眉宇間雖隱隱地籠罩着一層陰鬱，然而不形於色，面容總是帶着使人甜醉的微笑，舉止談吐非常文靜，落落大方。馬瑞康見了，歎為雪裏梅華，——冷豔，清芬，端秀。

他心想：假使她的丈夫施樹仁這次真的遇了難，讓這樣一位年青的夫人守節，上蒼未



免太殘酷了！

徐明遠把來意說明了，靜華又將施樹仁的遺書遞給他看。他看完以後，在他和藹慈祥的面龐上頓時浮起一層憤憤不平的神色，對於靜華不幸的遭遇表示關切的同情，並採取了徐明遠的建議，馬上打電話給他的內姪黃宗庭探詢這事的究竟。但一連打了好幾次電話都未找着黃宗庭本人，她家裏的人說他到「軍政府」去了，「軍政府」裏的差役說他還在家裏，於是毫無結果。馬瑞康不覺發起感慨來，便以手撫着他那稀疏飄逸的長鬚，說：『真不成世界了！其實現在的青年那一個沒有革命思想？社會不革命，民族國家怎能進步？我們在年輕的時候還不是參加過「戊戌政變」？辛亥革命我們還不是到處奔走呼號？在那時候還不是有不少的革命同志被捕？但那時候還講個道理，還有王法，要殺一個人還得經過宣判！那像現在這些野蠻的軍閥們糊裏糊塗地斃人！真是太不成世界了！……』他憤憤不平的說着，同時把眼睛向靜華看了兩眼，似乎要博取她的采聲。

『是呀，我看這還得仰仗瑞老出來指責一下，不然，這文人薈萃的北京城恐怕要變成人間地獄，鬼域世界了！』徐明遠懇切地說到這裏，又喘喘地咳嗽起來。

『唉，我們的話現在他們也不大肯聽了：爲了樹仁先生被捕的事我曾幾次到軍法處要求釋放，他們礙於我的老面子只是一味地在表面上敷衍，實際上他們還是將人囚閉！真是混蛋！』他順手燃了一根雪茄煙，噴了兩口，又接着說：『哼，不是爲了樹仁先生，我才懶去碰他們的釘子呢！』這時他又有意地向靜華看了一眼，口裏噴出縷縷的青煙。於是，靜華忙接着說：

『是的，我和家母都很感激瑞老的恩德，爲我們到處奔勞，不過樹仁今日究竟是死是活，還得請瑞老費心爲我們探個明白！』

『是的！是的！』馬瑞康忙笑着答應。

『照這遺書上看，似乎他已經遭了他們的毒手了，但今早我到天橋去查尋，却沒見他的屍首！不知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下午再打電話去問，請放心好了。』

『他們要錢，我們就給了錢；爲什麼收了我們的錢還不放人呢？』徐明遠在旁邊憤憤不平地這樣補充。

『你們送了他們多少錢？』馬瑞康對於花錢運動的事情似乎還不知道。

『他們開口要一萬元。我們已經付過五千！這事瑞老還不知道嗎？』徐明遠和張靜華都有點詫異。

『那麼這五千塊錢是誰送去的呢？』

『是這邊馬夫人經手，煩您的令親黃宗庭先生送去的！』

『那他們更豈有此理了！拿了錢爲什麼不釋放人呢？』馬瑞康說着就站起來，走到門角的柱子邊按了一下電鈴，又回到原位坐下。

『我們不解的也正是這點！』徐明遠強調地說。

麻面丫頭春桃聽到電鈴響，忙從外面進來，馬瑞康便對她說：『你到後面去看看

太太起來了沒有？」

春桃剛應出聲去，李忠又掀開棉簾，立在門口問：『剛才三小姐打發人過來問：老爺這會兒出去不？——三小姐要用汽車？』

『她不會坐那輛篷車去嗎？』馬瑞康略略地現出不耐煩的樣子。

『三小姐說：篷車透風，要坐老爺的汽車去！』

『讓她坐去好了。可是我三點鐘要到賑濟會去開會，那時候車子一定要放回來的！』

『是。』

李忠出去之後，馬瑞康又集中精神和徐明遠張靜華週旋，說：『我來問問內人；這事情的內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費心！』張靜華剛說出這兩個字，春桃就進來報告：『太太還沒有起來！』馬瑞康聽了也沒有說什麼，只把眼睛向桌上的坐鐘看了一下，見長短針正交凝在十二點

上。他撫鬚猶豫了片刻，然後向張靜華說：『那麼這樣吧：下午賑濟會開完會以後，我親自到軍法處去找洪處長，當面問他！』

『這就太麻煩您了！』張靜華徐明遠忙向他道謝。

『不，這是應該的！爲了人道與正義，這都是應該的！』馬瑞康正說到這裏，李忠又進來報告：『盧清法師和陳總經理在大客廳裏！』他聽了微微地點了點頭，表示知道了，李忠便退了出去。徐明遠張靜華就忙站起來告辭，馬瑞康照例客套一番，留他們吃午飯，經他們婉謝之後，他便親送他們到益壽堂門口，臨別還殷切地安慰着靜華說：『希望樹仁先生現在還平安！』

徐明遠和張靜華走出益壽堂不遠，看見馬瑞康的大女兒馬韻梅帶着她的兩個孩子在廣場上打鞦韆，徐明遠與她原有師生之誼，靜華和她也是同學，不能不和她應酬幾句。韻梅極像她的母親，胖胖的身材，圓扁臉，坦鼻子，小眼睛，非常精明能幹，善應酬，治家也很儉樸勤勞，處處都效仿她的母親，與她的妹妹瑪琍相較，幾乎使人懷

疑她們是出於兩個家庭兩個父母教養的後裔。

韻梅見着徐明遠和張靜華，就忙把孩子們交給隨身的保姆，滿臉笑容走過來打招呼。彼此寒暄之後，她就很親熱地拉着靜華的手說：『你放心吧，靜華，像樹仁先生那樣的好人是不會有危險的，他這樣的好人遭了不測，那麼中國還有什麼希望呢？』她把眼睛向靜華從頭到腳掃視了一下，『噯喲，你近來真是消瘦多了！別太憂慮了吧，我們的校花！我相信你的好人兒不久就會平平安安出來的……』說着她就哈哈大笑起來，靜華的臉上頓時浮起了一層紅潤。接着她又轉過身來向徐明遠週旋：『徐先生，好久沒見您了，您好嗎？徐師母和小弟弟妹妹們都好嗎？我總想去看看您，可是一天到晚總是糊裏糊塗的，也不知在忙些什麼，老是抽不出時間！』不待徐明遠回答，她又搶着說：『您的咳嗽近來好了吧？我看您的氣色倒比從前好得多了。還是少教點功課吧，教書實在太辛苦！當教員的十個有九個會教成肺病的！我們黃先生從前也是教書的，後來因為咳嗽，我就不准他再教了！還是身體要緊，您說是嗎，徐老師？』

她一口氣說了這麼一大串，徐明遠和張靜華因爲心裏有事，勉強和她敷衍了幾句，便告辭向前走，馬韻梅陪送了他們一段路，才回到鞦韆架下和孩子們玩。

『馬韻梅倒很能幹的，聽說像她的母親？』靜華在馬梅韻離開以後隨便這樣說了一句。

『可是太愛說話了！而且也太可惜了兒的，一個學教育的女子從學校裏畢了業不去教書，而整天在家裏抱孩子，侍候丈夫，未免太那個了！』徐明遠慨歎着。

『聽說她的那位黃先生很不成器，而且還有嗜好？』

『大家都這樣傳說。』

『馬韻梅也真怪，爲什麼嫁這樣一個人呢？』

『這完全是馬太太作主的婚姻。馬太太喜歡親上加親，韻梅的這位黃宗賢先生是馬太太的嫡親姪子。現在軍政府做交通次長的那位黃宗庭倒是馬太太的堂房姪兒！』

他們且談且走，不覺到了大門。號房王球以及衛兵聽差人等正在護送馬小姐瑪琍

上汽車。王球見了徐明遠張靜華從裏面出來，便微笑着說：「徐博士，您走了啦？」

這位馬三小姐也是北京城大大有名的人物，提及她，幾乎無人不知，常常被人引為茶餘飯後的談笑資料。她長得很美麗：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個子，皮膚黑黑的，肌肉很勻緊，體格發展得很有曲線，頗有現在西洋人所謂 Black Beauty 黑美人的味道。

這時她穿着一身豔麗的紅色西服，頭上罩着一塊西班牙婦女常用的花頭巾，耳上垂着一對翡翠墜環，臉上并不敷粉，僅在她那棕黑色的兩頰上淡淡地抹了一層橙紅的胭脂，在她的薄小的嘴唇上塗着濃厚的口紅，指甲上染着鮮紅的蔻丹。雖處此嚴冬，她還像夏天似地足上穿着極薄的絲襪，和二寸多高的後跟皮鞋，走起路來臀部兩邊擺，與胸前高聳的乳峯同時動蕩起來，嫵嫵娜娜地，時常引起人們奇異的注意。

她見了徐明遠和張靜華，似理不理地，微微地點了點頭，傲然登入了汽車，同時將她日夜離不開的那隻亞拉伯的愛犬抱在膝蓋上坐着。站在一旁侍衛的僕役忙將汽車



門關攏了。喇叭一響，汽車就向前飛奔，馬路上頓時揚起了一層薄霧似的灰塵，徐明遠忙以手巾掩住他的口鼻。不禁又喘喘咳嗽起來。

#### 四

明遠與靜華走到長安街府右街口上就分了手。約定明天再見。

靜華回到家中，母親早已把午飯擺在桌上了，倚門而望她回來。她不想吃，老感覺有一塊沉重的磐石壓在她的心頭，母親憐愛地逼着她吃，她才勉強地端起碗來吃了兩口，但飯嚼在口裏怎麼樣也嚥不下喉。她索興放下碗，到房裏去躺着。母親知道她是爲了樹仁的事情焦愁，但每一問及她，她又隱瞞着不肯直說。孩子纏着她哭，她斜躺在床上，一團昏暗籠罩着她的眼簾。她微微地把眼睛合攏，母親以爲她倦了，想睡，便輕輕地將孩子抱到外屋去。其實她何嘗想睡？——不過是閉目靜思而已，過去的生活一幕一幕的在她的腦海裏縈迴地映演：她追憶怎樣認識樹仁，怎樣因志趣相投

思想相同而發生戀愛，而至結婚。三年來婚後的甜蜜生活，朝出暮歸，形影不離地一同工作，一同教讀！她又想起一個月前的某夜，外面刮着可怕的狂風，野獸們如何闖進屋裏來將樹仁捕去的恐怖景象。

『假使他這次真的遇了難，我活在世上又有什麼意思呢？』她幻覺着死神在向她招手。她的老母幼兒似乎哭哭啼啼地的將她拉住！『死？自殺？不，這是懦婦所爲！與其做一個懦婦，不如做一個勇敢的志士和那些吃人的野獸們拚到底！』她又這樣拒絕了死神的呼喚。然而她又想到自己畢竟是個女子，雖不承認比男子脆弱，但中國至今還是一個以男子爲中心的封建社會，婦女在這種社會裏不遭蹂躪而希望抬頭真是不容易的事！——她想來想去，始終沒有想出一條光明的路向，眼前依然籠罩着一團昏暗！

外面的北風還在怒吼着。她的目光移視到掛滿了灰塵的紙糊頂棚；她看見一隻蜘蛛在上面織網，一絲一絲地織着。牠剛完成一個小小的段落，窗外襲來一陣狂風又將

它吹裂了，這可憐的小動物也隨風打落到地面了。牠決不灰心，又很快地沿着牆壁爬上去，再接再厲地重新織佈起來。然而剛佈滿了一點成績，無情的風又給它一個兇猛的打擊！——經過這樣三番四次的摧毀，這小小的動物終於完成了牠的目的，織就了一個美麗的絲網。

這小動物的奮鬥過程啓發了靜華無限的感應，使她從新估定生命的意義。她的倦眼睜大了，射出希望的光芒。她不禁喃喃地向自己說：『啊，生活是要自己去爭取的呀！』她忽然從床上跳了下來。抱着小樹靜坐在外邊的老母也被驚動了走進來。孩子在外祖母的懷中『媽媽，媽媽』地叫着，靜華將他抱過來，在他紅潤而掛着淚水鼻涕的小臉上熱烈地吻了幾吻，慈祥地說：『我的小寶貝，希望你趕快長成吧！』於是慈母愛子的臉兒緊緊地膠貼着，熱淚交流着。

## 五

次晨，風已息了，可是天上還是陰沉沉地籠壓着一層深厚的灰暗，似有雪意。靜華剛起床，就接到馬瑞康打發他的管事人曹金標送來的一封信。

靜華女士：

昨日晤談後，當於下午赴軍法處探詢究竟，據該處負責人云：樹仁先生不幸已於昨晨五時遇難，聞之曷勝悲痛！然回生無術，已成無可奈何之事矣！尙希女士節哀治事，幸勿過分悲痛，死者已矣，生者更應秉承遺志撫孤應變，繼續努力奮鬥！

樹仁先生之遺體對方原擬隱瞞不讓收殮，經瑞再三交涉，始允交出，現停於天橋土地廟後院。瑞已派人代爲守護，盼即前往收殮。茲附上奠金二千元，聊助安葬之用，敬希惠納。特遣敝寓管事人曹金標君前來襄理喪事，即請驅使。至於女士將來之職業以及遺孤之教養問題，瑞當代爲設法解決。瑞與內子貞德謹向女士致懇摯哀痛之慰唁。專此敬頌禮安。馬瑞康拜啓。

靜華不待讀完信，早已慟倒，老母幼兒也倚旁哭泣，景象異常淒慘。被驚動的四隣也都趕來慰問。徐明遠早已得到馬瑞康的電話，這時也和他的太太趕了過來。他們先將靜華灌醒，然後打發曹金標去購置衣棺。徐太太留在家中護慰着靜華的老母和幼兒，徐明遠和靜華則直奔天橋殮收樹仁的遺體。

到了天橋土地廟，靜華一見樹仁的屍體就猛撲了過去抱着大哭，又幾經暈絕。徐明遠也忍不住流下淚來。這時天空已飛下片片的雪花。徐明遠凝視着樹仁的遺體喃喃地哀禱：『樹仁，爲了中國革命的鬥爭，你已盡了你應盡的責任，你對得住中國的大衆！好好的安息吧！』之後，他又殷切地安慰猶在撫屍慟哭的靜華：『靜華，堅強起來，死者已不能復生，只有我們活着的更應努力！』

密密片片的雪花從天紛紛飛下，樹梢，屋舍，豬狗牛馬，一齊披上了潔白的外衣，大地變成了銀色世界。

曹金標率領着四個槓夫抬進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 第二章

### 一

已經是春天了，江南正是桃紅柳綠的時候。國民政府已從武漢遷到南京，革命的火焰燃遍了全國——尤其在一般知識青年的心裏，這火花好似江南三月的「映山紅」與五月裏的榴花，紅遍了每個山谷與村莊。然而在這春遲的北方古城裏，一切還帶着殘冬的氣息；草木雖有甦醒的預兆，大地却死沉沉地沒有一點生氣；狂風整天整夜地怒吼，灰沙瀰漫着滿城，人們依舊在野獸的統治下掙扎，苦悶。

自從革命青年施樹仁無辜被殺以後，這城裏的每個有前進思想的青年，對於他們的生命都有朝不保夕的危險，天橋每天總有幾個革命英雄遭難。徐明遠也接二連三地收着匿名的恫嚇函件，他到學校去上課的時候總有幾個黑衣人閃隱在他的後面。因此

他便在家杜門讀書，但景仰他的青年們還是穿流不息地到他家裏去就教，不斷地求他指導反封建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張靜華本來在一個私立中學任教務主任，自從她的丈夫被害以後，學校當局怕牽連學校，也將她辭退了。昔日與她往來很親密的朋友這時也好像她身上有了刺，都漸漸和她疏遠了。只有徐明遠夫婦對她比從前更親切。因為徐明遠的關係她近來也偶爾到馬瑞康家裏去走走，馬氏夫婦對她也頗有好感，她在馬瑞康的心裏深深地印了一個美麗文秀的影子，雖然在他的口裏從未這樣說出。

舊曆的正月初一，靜華會同徐明遠到馬宅賀年，次日馬瑞康也到她家裏回拜。當時黃貞德沒有同去，這并非含有別意，祇是黃氏在新年的時候應酬很忙，請她打牌的人特別多，她雖想處處跟着丈夫跑，但精力與時間畢竟有限，對於靜華這類比較疏遠的朋友的應酬不能不酌量減少。

馬宅的親友無不知道黃氏是一位牌迷，只要牌擺在桌上，任何重大的事情或應酬

她都可以停止或謝絕。從正月初到二月中的現在，黃貞德幾乎無一天不在牌桌上過日子，不是張家請，就是李家邀。她常和晚輩們說笑話：『我將來死了，不必用什麼珠寶綢緞來裝殮，只要在棺材裏放一副講究的麻雀牌就行了！』

黃氏雖愛牌，但在生疏的朋友面前從不提議要打，她覺得這樣會傷及她的尊嚴，——一個自命為婦女教育者的尊嚴。每每是人家迎合她的心理先將牌擺在桌上，然後才對她說：『馬太太，打幾圈牌消消遣吧。』

開始她必照例這樣回答：『不打吧？我還要和瑞康去參觀貧民工廠呢！』朋友們都知道她的脾氣，這是假意的推却，其實在她的臉上早已露出了默許的笑容。經朋友們再三慫恿之後，她才半推半就地坐到牌桌邊，口裏還嘮叨着說：『今天只打四圈，多打可不行！』可是一個四圈過去了，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四圈都過去了，她還津津有味地坐在牌桌上，有時甚至廢寢忘餐連臉都不洗一連打了三天三夜！

某日下午，黃氏又出去打牌了。馬瑞康到歐美同學會為陳大屏的三兒子證婚，吃



完喜酒他又和韻梅外孫等到真光電影院去看「三劍客」，回到家中心已經是晚上十二點半了，而黃氏還沒有回來。他便開始做他的例行課題，——睡覺前的靜坐。他打坐，有個嚴格的禁令：就是誰也不准進去驚擾他。

號房裏的電話鏘鏘地響了半天沒有人去接。王球，衛兵聽差等都在打牌，花兒匠老陳躺在床上呼呼地鼾聲大作。王球叫了兩聲『老陳』沒有反應，他自己起得一付清一色的好牌，正在緊張階段，又無法丟下。他口裏雖唧唧咕咕地發出惡劣的怨聲：『他媽的！這麼晚，是什麼王八蛋打來的電話！』他的身子却絲毫沒有移動，全副精神灌注在他手上的牌。

電話鈴止息了一會兒又繼續響起來，這一次響得特別長，有些刺耳。坐在王球對面的張二這時正好和下一個三翻，王球一看，氣極，就把手上的牌恨恨地往桌子中心一推，口裏不斷地大罵『混蛋！』

電話依然鏘鏘地響着，他冒着火把電話筒子拿起來亂吼，聲音之惡厲有如瘋狗的

狂吠！

『喂！喂！你們那兒呀？……王八蛋！我問你那兒呢？你說話呀，混賬東西！呀？什麼？你們是東堂子胡同黃宅，』說到這裏王球的聲音馬上軟下來了，『是呀，我們是馬宅呀！哦，你是趙爺，對不住啊，我剛才不知道是你……呀！什麼？我們太太？我們太太怎麼呢？中……中風了？什麼……什麼……呀……呀？』

王球忙把電話掛上，驚慌失措地向正在洗牌的衛兵聽差們說：『不好了！不好了！太太在黃宅中風了！阿三，快準備車子！我先進去報告老爺！』他說着就飛似地往益壽堂跑去！衛兵們忙把桌上的牌收拾起來，毛阿三也把汽車開出了鐵門。大家非常慌張。

這時已經是夜深一點了，益壽堂的僕役們都已熟睡，只有侍候老爺的麻丫頭春桃坐在養性齋打盹。王球把他們一一喚醒，并且報告太太在黃宅中風的消息，大家聽了非常驚異。馬瑞康還在打坐，誰也不敢進房去驚擾他；王球叫春桃去，春桃叫李忠

去，大家推諉了好一陣；末了，還是王球輕輕地在馬瑞康的房門上敲了兩下，裏面沒有回聲，再加重地敲了幾下，還是沒有反應。王球急了，便硬着頭皮闖了進去！

在一座以鐵紗隔開的欄落裏？馬瑞康像一頂菩薩，身子筆挺，雙目微微地閉着，盤坐在一個有着緞套子的高厚蒲團上，綠紗的燈罩裏射出黯淡的光彩，屋子裏顯着無限的幽寂。王球恭謹地鵠立在門首，輕輕地叫了一聲『老爺』。沒有回聲。他加重了嗓音重複了一句，依然沒有反應。他忍不住大聲喊了！——這一聲却把馬瑞康攪煩了，抽冷子蒲團上跳了起來，拉開紗門，衝了過來，猛烈地打了王球兩個嘴巴：『混賬東西！你今天發瘋了嗎？』王球嚇楞了，一時說不出話來，把黃宅中風的消息早已忘到九霄雲外了！站在房門口的春桃李忠忍不住跑了進去說：『報告老爺，太太中風了！黃宅有電話來請你趕快去！』

『什麼！太太……？』馬瑞康聽了一時也驚異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兩隻眼睛睜得很大。

『是的，電話剛掛上，請你和小姐趕快去罷！阿三已經把車子開出去了！』王球這時才清醒過來這樣補充，同時不自覺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臉。

## 一一

馬宅上上下下的人都從夢中驚醒了。住在西院的韻梅夫婦，管事的曹金標和他的妻子翠蓮，祕書顧新之，以及黃馬兩姓住在這兒吃閒飯的遠親近戚們這時都一窩蜂似的趕到益壽堂來探聽究竟。整個的馬宅忙亂得一團糟。黃貞德的姊姊陸三太太聽說妹妹在外面中風了，早已咿咿呀呀地哭起來了。

馬瑞康與馬韻梅正要上汽車趕到黃宅去，而黃宗庭和她的三姨太太花迎春早已坐着汽車把黃貞德護送到門口了。她奄奄一息地斜躺在花迎春的身上，雙目緊閉，口半張開，黑紫的唇邊掛着一串濃痰，臉色像紙一樣的慘白，黃宗庭雙手托着她的頭。大家見了不覺傷心起來，馬韻梅忍不住伏在母親身上大哭。畢竟還是馬瑞康老練，這時

比較鎮靜：一面阻止韻梅啼哭，一面命令曹金標趕快打電話到協和醫院請醫生，同時叫大家暫時別移動病人。可是黃宗庭堅持要把病人移下車來，理由是躺在車上很不舒適。（其實他是怕黃氏死在他的汽車裏於自己很不吉利。）於是，便有人主張把黃貞德抬入號房王球的床上暫時歇着，而馬韻梅和王球對此又大加反對，認為像黃氏這樣高貴的夫人睡在號房裏未免太不成體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地把馬瑞康也弄得沒有主意了。最後還是曹金標機靈，叫衛兵抬來一架帆布床，把黃氏從車裏移入床上，在她身上蓋了兩張鴨絨被，然後平平坦坦地把黃氏抬到了益壽堂。

剛一抬進寢室，醫生就趕到了。大家都沉靜下來，陸三太太和馬韻梅也停止了哭泣，專待醫生的診治。醫生檢驗病象之後，認為病人毫無挽救，經馬瑞康再三要求，他才勉強答允給她注射強心針，然而黃氏的血液已經凝涸，藥料不能輸入血管，結果還是無效。片刻，心臟完全停頓了。大家不禁大哭起來，聲震屋宇。馬瑞康想着自己一生在宦海中浮沉，無暇兼理家政，幸而有這麼一位賢內助給他料理家務，致有今日

這個輝煌的局面。他想到這裏也不禁咽泣起來，旁邊的人見他如此，更加號啕痛哭。祕書顧新之與管事的曹金標這時便趨前勸慰，請他老人家發號施令，開始辦理後事。馬瑞康揩着眼淚說：『你們全權辦理吧，總要對得住！她辛苦了一生，自己省吃省用，爲我操勞家政，現在她去了，我一定要傾我所有，厚葬厚殮！』

顧新之和曹金標奉命之後，便積極進行一切，一面打電話向各處報喪，一面派人去物色壽材壽衣；同時打電話找出去了一天一夜的三小姐瑪琍。——馬公館上上下下的人都忙碌不堪。

天剛亮，來悼唁的親友已經是車馬盈門了。虛清法師來得最早，陳總理大屏也不肯後人，所有的遠親近戚都到了，地方上的名流元老也來了好幾位。祇是還沒有見三小姐瑪琍的影跡。打電話到北京飯店去問，說她昨夜兩點鐘就離開那裏了；到孝順胡同海軍青年會去問，說她昨夜壓根兒沒有上那裏去；法國公使館的莫武官家裏，也說不知道；所有平日和她有往來的地方都找遍了，全不知道她的下落。王球拿着電話筒

子正在號房納悶：『我們這位三小姐究竟跑到那兒去了呢？』黃宗庭的汽車夫從外面走了進來取火吸煙，他不能不和他應酬幾句，於是他們就把話頭轉到黃貞德起病的原由上去了。

『我們太太昨夜在你們那邊究竟怎麼起病的？』王球索興把電話筒子掛上了，問。

『已經打了十四圈了。我們三太太說不打了吧？可是這邊太太的興頭還頂好，一定要再打下去，大家只好順着老人家的興頭再打四圈。她老人家的手氣真好，剛起牌不久，就碰了「紅中」，接着又碰了「發財」，手上還有一坎「東風」，又是她老人家自己的「莊」，最後她剩下白板和九筒對倒，可是白板已經出來了一個，這邊太太以爲第四個白板一定是沒有希望了，只想自摸九筒就可以和，不料我們三太太偏偏打出那第四個白板！好！這邊太太四番一下地，高興得了不得，哈哈大笑，一個不當心，身子往後一蹶，跌倒在地，口裏吐出一大串白唾沫，兩隻眼睛發直。嘴角歪斜着說

不出話來。我們老爺一看，知道是中風了，就忙把她老人家扶起來在一張椅子上坐了。可是一會兒她的眼睛就閉攏了，我們老爺知道事情不妙，怕她死在我們家裏，便趕快用車子把她送回來了！就是這麼一回事。』噴了幾口煙之後，那汽車夫又慨歎着說：『唉，他媽的，一個人儘管有錢，可是說死就死！你看這邊太太死得多麼快，前後還不到半個鐘頭！』

『唉，真是想不到的，我們太太會這樣死！』

『其實這樣死倒很舒服，一點兒痛苦也沒有！』

『這倒也是的。』

王球和黃宅的汽車夫正在號房裏這樣嘆息着，忽聽鐵門外有吡吼之聲，他們忙跑到門外去瞧：原來是曹金標引了八個槓夫抬進一口硃紅棺材進來。這棺材是蔭沉木製造的，尺寸比普通的大五分之一，非常堅實，可以永遠拒抗潮濕的浸入，敲起來有金石之音。據說這原是前清一位王爺親自監工製造預備給自己「睡」的，每年秋天要



以硃漆漆一次，年年如此，已經漆了三十多次了。現因物主家道衰落，子孫不爭氣，自己又有嗜好，便以壹萬五千元代價轉讓給馬宅了。

棺材停在益壽堂正廳之後，親友都擁來參觀，大家無不嘖嘖稱羨，認爲真是世上稀有的寶物，並且說黃貞德的福氣真好，匆促間居然物色到了這樣好的壽材。馬瑞康細細地觀察一番，對之也很滿意。然而他觸景生情，見着棺材不免由黃氏的死而想到將來自己的死。他對着棺木喃喃說：『她今日去，還有我在，所以睡了這麼一副好棺材，我將來死了未必有她這樣好的福氣！』他想到這裏不禁又咽泣起來。大家怕他過分傷感，便扶勸他到養性齋休息去了。韻梅和些內親女眷在黃氏寢室裏伴着遺體，男客們由顧新之、黃宗庭、黃宗賢等陪着在大廳裏飲茶，吃點心，談古論今。

## 二

人人懷疑着到那兒去了的馬三小姐這時忽然回來了。她依舊濃裝豔抹，身上穿着

一件深紅的鵝絨外套，腳上是透花的高跟銀色皮鞋，嬌嬌娜娜地走了進來。在號房聽了母親死的消息，她略略地震驚了一下，仍然很鎮靜地走入益壽堂，可是她一見母親的屍首就緊緊地抱着放聲嚎啕大哭，這痛哭一點都不故作，完全是真情的流露。善心腸的大姨媽，陸三太太，見她哭得這樣傷心，便好心好意走過去勸慰，不料一向目無尊長的她，就手將她一推，幾乎把這位小脚而又瘦弱的大姨媽蹣了一個筋斗，旁邊的親友們見了這種輕狂無禮的舉動都有些忿忿不平，而這位好脾氣的大姨媽還好像若無其事。

這位馬三小姐的確有些傲慢和任性。她從不敷衍人，可也不想法陷害人；她心裏有什麼，口裏必說什麼。她要哭就哭，要罵就罵，要恨就恨，要愛就愛。不拘她的長輩或僕役，祇要惹煩了她，她必將他罵個狗血噴頭。她一向和家人格格不入。父親壓根兒不在她的心裏；她看馬瑞康的一切都不順眼。見了她的姊姊韻梅好像見了仇人，平日話都不願和她多說。對於她的姊丈黃宗賢尤其厭惡，她說他年青青的沒有出

息，靠着裙帶經年住在丈母娘家裏吃閒飯，而自己還要耀武揚威，爲非作歹，好不害臊。父親的朋友她也一概瞧不起；她常對她的外國朋友說：『凡和我父親來往的人大都是中國的腐化份子！』所以見了他們她總是大模大樣，愛睬不睬的。對於一般中國人她似乎也沒有好感，雖然這潛蓄在她的心裏而未曾說出。她認爲中國的女性大都帶着幾分奴隸性，一切都聽從男人的擺佈；在她眼裏，百分之七十五的男子都害着營養不足的貧血症，——個子矮，鼻子塌，臉兒黃，做起事來慢吞吞的，講起話來虛而不實，胸脯永遠挺不起來。她發過誓：甯可一輩子不嫁人，也不嫁給中國人。所以瑪喇在家裏有「怪物」之稱。

她對於母親倒是例外。她認爲世界上最愛她的人就是她的母親；她能順着她的性子，任她爲所欲爲，並供給她任何需要。譬如她的那頭小洋狗，每天要吃一斤牛肉，灌兩次魚肝油，洗一次澡，不但與她同出同進，晚上有時還同在一張床上睡覺，生了病必送牠入醫院。——這不知引起了多少親友的反對與謾罵，然而黃氏總是爲她辯

護，說：『狗還不是和人一樣嗎？人要吃好的，爲什麼狗不要吃好的呢？人病了要請醫生，難道狗病了就不應該進醫院嗎？』又譬如她愛和外國人往來，尤其愛和東交民巷的那些武官或參贊們交際，有時她下身穿着馬褲，上身穿着男人的襯衫和他們一塊去騎馬，打獵；胳膊搭着胳膊在街上散步，或奇裝異服地和他們在北京飯店跳舞，跳到深夜還不回家。——這也大大引起人們的私議與輕視，然而她的母親却爲她解釋，說：『這有什麼關係呢？在外國這還不是尋常的事情？我們中國人真是井裏的蛤蟆，少見多怪呢！』

因此瑪琍也最聽母親的話。當她發脾氣胡鬧任何人不敢去解勸的時候，只要黃氏說一聲：『瑪琍！不准胡鬧！』她馬上服服貼貼地沉靜下去。

現在母親死了，她自然很傷心。她想着母親在世的時候，對她用錢向來沒有限制，她要一萬就是一萬，從來不打折扣，如今母親死了，將來她決不能像現在這樣如意揮霍，而且父親一向是偏愛她的姊姊，說不定母親辛辛苦苦積下來的錢會落入韻梅

的手裏。她想到這裏，突然離開了母親的屍體，揩乾了眼淚，跑往養性齋去找她的父親算賬。馬瑞康正在書齋裏和虛清法師計劃如何爲黃氏唸經超度，陳大屏黃宗庭也都座。瑪琍闖進書齋，見了那些長輩們也不打招呼，就扭着馬瑞康大哭大鬧，一口咬定她的母親是被他活活氣死的！

『現在你把母親逼死了，你可以討姨太太了！我早就知道你巴不得母親趕快死！她死了，你可以爲所欲爲！你討十個姨太太，現在也沒有人管，只要你把母親省下來的錢分給我！我知道母親留下來了幾百萬現款都在你手裏！分給我！我不要多的，只要五十萬！我拿了錢就到外國去！我討厭這個家！我恨這個家！我決不再回到這個家！我知道你們也討厭我，恨我！』瑪琍像放鞭砲似地一口氣說了這麼一大串，把馬瑞康氣得頓時說不出話來。在座的虛清與宗庭一向知道這位小姐是蠻橫無法理喻的人物，便都溜到外面廊簷下去觀察天氣了。只有陳大屏，年歲比較長，而且是馬瑞康的年兄，見瑪琍這樣胡鬧，實在看不過去，便毫不客氣地向她說：『瑪琍！你真胡鬧，

你母親的骨頭還沒有涼，你就鬧着要分家？你心裏過意麼？」不待陳大屏說完，瑪琍就啐道：「這是我們馬家的事，你姓陳的管不着！」——這話把陳大屏氣得全身發抖：「豈有此理！真正豈有此理！」而去。馬瑞康忙趕出去拉着陳大屏作揖道歉：「大屏兄，對不住！真對不住！我不知前生造了什麼孽，養了這麼一個畜生，請老兄多多海涵！」馬瑞康說着不覺又流下淚來，陳大屏口裏雖敷衍着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而在心裏却謾罵着：「我沒有見過世上有這種大逆不道的女兒，居然還有馬瑞康這樣懦弱的父親，真是天下之怪事！」最後他還是悒悒不樂地告辭了。

馬瑞康索然回到房裏，瑪琍還不肯罷休，仍哭哭啼啼扭着他要分家。虛清和尚與黃宗庭知道這事一時不能了，便過益壽堂去通知馬韻梅和陸三太太，叫她們來排解。

陸三太太雖剛才碰了瑪琍的釘子，她自己還想來勸解，可是被旁的親戚阻止了，所以只有韻梅從靈房裏趕了過來。她先安慰了父親，然後就勸瑪琍別再鬧下去：「媽媽剛去世，你想爸爸心裏多麼難過？妹妹要錢，等媽媽的喪事辦完以後爸爸自然會給

你的！走吧，我們到媽媽房裏去，讓爸爸好好地在這兒休息一下！」韻梅說着就走過去拉瑪琍往外走，不料她把手一摔，破口大罵：

『我知道，你呀，存着什麼鬼心眼！你想把自己的兒子過繼給爸爸做孫子，爲的是你可以多分一份家產！你這分鬼心事瞞得住別人，却瞞不住我！你少做夢吧！我現在要爸爸馬上分家，把我應得的一份分給我，其餘的你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我管不着！』

韻梅聽了瑪琍這席話真是啼笑皆非，辯也不是，不辯也不是；再看父親：已經氣暈了在沙發椅上，雙目緊緊地閉着，眼角掛着一串淚水，胸口微微地喘動。她忙屈膝在他的身邊，咽泣地安慰着說：『爸爸，請你老人家別難過，妹妹不懂事，祇好讓她去，你老人家千萬要保重呀！』

『誰不懂事？你說！你說！』瑪琍聽了又衝到韻梅的身邊，雙手叉着腰，眼裏冒出不可遏止的怒火，似乎要和她動武。馬瑞康見了實在忍無可忍，猛然從沙發上跳了

起來，兩隻眼睛鼓着像燈籠似的直盯着瑪琍，大聲吼道：『你要幹什麼！畜生？』同時把腳重重地在地板上一蹬，舉起手來要打去，韻梅見勢忙將他攔阻，又扶他到沙發上坐下。他吁了一口長氣，眼淚又滾滾地流下來。瑪琍還不肯罷休，更衝上前去，『我不要幹什麼！我只要你馬上分家！母親生前曾允許給我五十萬嫁妝費！現在我要這筆款子！我今天非要不可！』說着又大哭大鬧，幾乎把益壽堂所有的客人都驚動了。養性齋的廊子上這時麤集着滿滿的人——來賓與僕役，可是誰也不便進去解勸。最後還是曹金標的妻子翠蓮硬着頭皮跑進去：『報告老爺，胡總長來了，現在大客廳裏，請老爺就過去！』

馬瑞康微微地點了點頭，接着站了起來，麤集在廊下看熱鬧的人這時才悄悄地散去。

馬瑞康剛動脚要往外走，瑪琍也有追出去的跡象，幸而經靈俏的翠蓮忙笑着過去打岔說：『三小姐，您也應該坐下歇歇了！』說着她就扶在一張凳上坐下。之



後，翠蓮又趕了出來追在馬瑞康的後面輕輕地說：『老爺，胡總長沒有來，是我怕三小姐還要纏着您鬧，所以想出這個法子請您出來避一避！』馬瑞康聽了，心想：畢竟還是這丫頭聰明，於是把眼睛向她瞟了一眼，雖然他臉上依然殘餘着怒色。翠蓮也把手指放在唇邊嫣然地笑了。

『我看還是請老爺到西院大姑少爺那邊去歇歇吧？』

馬瑞康又點了點頭。

『我去叫春桃給您送燕窩來！』翠蓮說着便折回了養性齋。

韻梅也隨着離開了養性齋回到母親的寢室。瑪琍見父親姊姊都走了，再鬧下去也沒有意思，便聽了僕役們的勸說暫時回到自己的「小外國」去了。

## 二

瑞康來到西院馬韻梅的小家庭裏，周奶媽正抱着他的外孫黃麟子——一個剛滿

兩歲的孩子——在院子裏玩耍。這小東西一見馬瑞康進來，就『爺爺爺爺』地叫着，並做出要他摟抱的樣子。他忙從周奶媽手裏將麟子抱到自己的懷裏，在他紅潤的蘋果似的小臉上吻了幾下，口裏也不斷地喊着『小乖』，狀至親熱而愉快，彷彿從這小東西身上他得到了無限的解放與安慰。也許是由於他上唇的短鬚刺着那嫩白的小臉上有些澀癢，一會兒那小東西又鬧着要回到周奶媽的懷裏。

那鴉片烟鬼，黃宗賢，正在上房吞雲吐霧大過其癮，聽着岳丈的聲音便忙吹熄了煙燈，把煙槍煙缸塞到床底。整理了一下衣襟，他慌慌張張地迎了出來。

『姑父，請裏面坐！』他恭恭敬敬地笑着說。馬瑞康用目光向他打了個招呼，依然逗留在院子裏逗麟子玩。

他們是岳婿，也是姑丈與內姪，關係可謂親切之至，然而馬瑞康至今還不知道黃宗賢有嗜好；每當老頭子問他們爲什麼臉色老是這樣灰白，他總是支唔地回答他有內病。他爲了要掩飾人家的猜疑，有時還暗暗地在臉上塗抹些雪花膏之類的化妝品。黃

貞德雖早就知道女婿吸大煙，但因這門親上加親的婚事是她一手包辦的，而且宗賢又是她最寵愛的一個嫡親姪兒，所以她不願將他和自己的弱點暴露在丈夫面前。說實話，黃宗賢的資質還相當的高，心術也不算壞，較之現在軍政府任職刁猾毒辣的黃宗庭——他的堂兄——不知要超越多少倍。他們都是書香子弟。祖父黃敬平在前清曾迭任湖廣道台，當時頗有廉節之名。宗賢在未結婚前，原是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大學畢業後曾到德國留學，專攻礦科，回國後未嘗不抱着振興中國實業的宏願，可是後來因為與總長的小姐結了婚，做了「駙馬爺」，生活異常優裕舒適，加之姑母的溺愛，環境的誘惑，志氣便逐漸消沉了，近年和些紈袴子弟交遊，且染上了嗜好。他先還愛面子，瞞着韻梅，只在外面抽；後來祕密給妻子揭穿了，他索興到家裏來熬膏子，開煙燈了。妻子勸導，無效；和他噪鬧，他厚着臉皮滿不在乎。因之，身體一天一天地瘦弱，現在簡直瘦得像一條乾魚。每天沒有四兩「廣土」，他根本就起不了床，就是勉強起了床，也必是呵欠連天，鼻涕眼淚不停地流。現在馬宅上上下下無人不知他抽

煙，可是除了瑪俐有時指着他頭上罵「鴉片煙鬼」，誰也不敢直說，因為黃貞德和馬韻梅最恨人家提及這件事。

馬瑞康進屋裏坐下了。不久，春桃送了燕窩湯來，他喝了兩口就把它遞給周媽媽，叫她喂小鱗子。宗賢忙呈上一枝砲台煙，他搖了搖手，拒而不受。連打了兩個呵欠，他似有倦意。宗賢見了忙說：「姑父到我房裏去躺一下吧？」

「不，我在這兒靜坐一下就行了！你沒有什麼事，就過益壽堂去代我招待一下客人！」馬瑞康說了就把眼睛閉攏，做出靜坐的神態。黃宗賢見了就輕輕地命周奶媽帶着鱗子仍到院子裏去玩，自己便過益壽堂去了。

馬瑞康平日對於「靜坐」確有相當「功夫」，只要他眼睛一閉攏，雙腿蜷起，就可以摒除一切思想，——腦內空乏之地像一張白紙，有如長空一碧，澄清清地沒有片點彩雲，又像深夜的寒林，飛禽和走獸都歸入了巢穴，靜寂地像一座陵墓；他入了「定」就像入了無人無物無己的淨化世界。但這時他不能：他怎樣「淨化」，他人不

了「定」，腦海裏還是亂糟糟的，千思萬念，起伏纏綿，像一羣野馬在荒原野上亂竄。他想：他在宦海裏浮沉了幾十年，現在在政治舞台上雖沒有實力，而在社會方面的聲譽却一天隆重一天：論錢財，在今日的中國總算稱得起富裕之家，這一切都不能不歸功於死去的夫人黃氏調度有方，管理得法。如今她死了，這家務交給誰管理呢？大女兒韻梅雖承繼了不少的母性，相當的精明能幹，然而她畢竟是嫁出門的女兒，且女婿黃宗賢將來一定是個沒有出息的敗家子。三女兒瑪琍雖沒有出嫁，但是一個「怪物」，更不足道……他想到這裏，他恨自己爲什麼沒有一個兒子：假使他有一個兒子，那怕還小，也可以承繼他的一切了。

「命運」又闖入了他的腦海。東安市場的「問心處」每次都說他命裏有兩個兒子，青雲閣的胡半仙也有過同樣的推論。『爲什麼他們不靈驗呢？不，只要我命裏鑄定有兒子，即使過了六十一歲也會有兒子的，我可以續弦呢！』他的心裏不禁砰砰地跳蕩了，他感覺整個的身子有些昏眩！朦朧中他似乎看見青春之神在向他表示，他幻覺他

的花白的頭髮變黑了，長鬚變短了，完全消逝了。他覺得自己返老還童了！他笑了。黃氏去世的悲哀，瑪琍剛才給他的苦惱，都早已忘到九霄雲外了。他的眼睛雖依然緊緊地閉着，雙腿靜靜地盤着，身體筆挺地沒有移動，但他的臉上却已露出甘密的微笑。

這時曹金標拿着一張訂開的底稿來到西院，他不知馬瑞康在靜坐，猛然地闖進了屋子，把馬瑞康從幻想中驚醒。他睜開眼見是曹金標，便問：『什麼事？』

『顧祕書已經把訂開擬好了，叫我送過來請老爺看看。』曹金標雙手恭恭敬敬地把訂開遞給他。

馬瑞康從頭至末把訂開看了一遍，認為上面寫着的「孫馬麟子」數字不妥，便走到桌邊拿起筆來塗抹了。曹金標見了忙說：『報告老爺：這是大小姐的意思！』

『你告訴顧祕書和大小姐說：這是我的意思！』

曹金標最能察顏觀色，聽馬瑞康這樣說早已明白他的意思，便忙應了『是！是！』

鞠躬而出。

曹金標回到益壽堂，馬韻梅就問：『計聞老爺看過了嗎？』

『看過了。』

『有什麼改動嗎？』

『沒有什麼大的改動，只把「孫馬麟子」幾個字塗抹了。』

韻梅聽了，忙取了原稿來看，果然發見「孫馬麟子」被刪改了，然而她還不十分

相信，接着又追問：『這是老爺親筆刪的嗎？』

『您想我們還敢改嗎？』曹金標笑着回答。

『塗抹的時候姑少爺在旁邊嗎？』她似乎還在懷疑。

『沒有。』

她想一想，半對自己半對曹金標說：『這可不成！這麼高壽齡，這麼尊貴的身分，既無兒，又無孫，這怎麼成呢？怎麼夠得上福壽雙全呢？』韻梅說着就把眼睛望

着曹金標。他很機靈，那雙老是在偵察人家陰謀的眼睛像水晶猴子似的滾動了幾下之後，便逢迎着她的意思笑着說：『是的，既是總長的一品夫人，當然要兒孫滿堂才夠派頭！其實外孫還不是等於自己的孫子一樣嗎？』

不待曹金標說完，馬韻梅又接着說：『是呀，我把麟子的名字寫在訃聞上就是這個意思！況且太太生前本來有把麟子過繼做孫子的意思。』

『是的，是的，太太生前的確有這個意思！』曹金標臉上堆滿了笑容，眼睛幾乎形成了一條線，附和着說。但轉眼他又皺着眉頭躊躇着問：『那麼麟少爺的名字究竟放不放進去呢？——訃聞就要印了？』

『我看還是放上去吧！』韻梅遲疑了片刻，就拿起筆來把「孫馬麟子」幾字又寫在訃聞底稿上了。

『停一會兒老爺看見……？』曹金標見了似乎又覺得有點不妥當。

『老爺問起來，有我負責，你儘管拿去印好了。』



「是，是！」曹金標見馬韻梅這樣堅持，也不便再說什麼，只好拿着計開走了。

#### 四

瑪琍和父親噪鬧了一陣之後，毫無結果，便快快地回到自己的「小外國」了。這也是毗連着益壽堂的一個小跨院。因為這裏的一切洋溢着西洋氣派，所以馬宅上上下下的人都稱它「小外國」。不但房屋，陳設，裝飾完全是西式的，即如鍋、碗、盤、杯、掃帚、水桶、刷子、洗地板的拖布……之類的瑣碎用具，也無一不是從東交民巷洋行裏買來的舶來品。想從這屋裏找到一雙筷子，正如我們想從一個窮鄉僻壤的中國農家去尋求吃西餐的刀叉一樣的困難。由此，可想見主人「全盤西化」的程度了。

專門給她洗衣收拾屋子的女僕，原名本叫楊淑貞，主人嫌「淑貞」兩字過分地代表着中國的封建意識，她討厭，便硬將它改成了「拉娜」(Nana)。給她做飯兼養狗的趙大發，也改名為「喬治趙」了。她覺得這樣的更改，對她很方便，——叫起來順

口，聽起來好聽，同時對於僕人們也是一種光榮。

她給他們每人穿上西裝，打扮得乾乾淨淨，從不准他們更換中國衣服。喬治入廚房必須戴上白帽子，繫着白圍裙；拉娜開飯或整理床被，必須套上口罩。他們進內室，必須先敲門，經她在裏面說了 *Comin* 他們才能推門進去。除了教他們說些 *Yes or no* 之類的普通英語，還訓練他們一般的外國禮節與習慣。喬治除了給主人做西餐，兼負侍候她的愛犬 Jack 之責。

很少中國人有被請入這「小外國」的光寵，到這兒來的幾乎完全是黃髮藍眼的西洋人。不過也有例外，唯一被歡迎到這兒來的中國人就是主人的母親黃貞德。瑪琍爲什麼這樣厭惡中國人呢？據說她在中學還沒有畢業，十四歲的時候就被送到美國去留學。在美國和一位銀行經理的兒子龍某戀愛，本來快達到結婚的程度，可是後來龍某嫌她小姐脾氣太大，便中途將她「摔」了。因此她恨極了龍某。龍某是中國人，因而她恨所有的中國人！從此她甯可與西洋人同居，也不和中國人戀愛，并且發誓一輩子

## 不正式結婚。

她前後在美國住了十年。中間雖一度回國，但勾留的時間極短促。她恨不得永遠住在美國：她說那裏的生活舒適，行動自由。去年，因為她母親過五十歲，發了好幾個電報才把她催回來。可是她在家裏住了三星期就要再去。可憐她的母親用了種種方法好容易才將她留住；她要什麼，母親就給她什麼，只要她不再上外國去。她說她在中國住不慣，環境太惡劣，母親就依照她的要求在益壽堂的跨院裏給她建了這座精緻的小洋樓。

## 這就是「小外國」的來歷。

這時她懶洋洋地躺在柔軟的西門子的鋼絲床上，似睡非睡地閉着眼睛思索：她想母親既然死了，現在毫無掛念，她可以再回到美國去，甚至可以入美國籍。可是她不能不帶一大筆錢走。母親生前曾對她說過，除了地皮房產股票不算，還有一百多萬美金存在花旗銀行。她不想多要，只想從中提出二十五萬，就夠她在美國享受一輩子。

了。她又想着：父親一向是偏愛她的姊姊的，而且最近還有將她的兒子麟子過繼給他做孫子的傳說；假使這傳說成了事實，她必然蒙受很大的損失。『我一定要馬上分家！』她忽然坐起來了。伏在床前的「cock」見了，便一躍而上了床。這小動物很懂得主人的心理，似乎看出了她心裏的煩悶，便搖頭擺尾地爬到她的身上，用舌頭舐着她的嫩白的手臂，使她感到一種癢癢的感。她忙將牠抱在懷中，用手撫摩着牠那豐潤潔白的羽毛。那小動物更歡躍，進一步地把兩隻前爪搭上她的乳房，她使緊緊地將牠抱住，臉兒貼着臉兒，好似慈母撫養嬰兒，愛人親慰着情人！

門外有輕細的敲門聲，她順口應了一聲 *Come in*，房門就隨着開了一線縫，侍女拉娜把頭探入說：『三小姐，曹金標來了！』

『曹金標來幹什麼？』

『不知道。』

『你說我在休息！』瑪琍繼續玩弄着她的小狗。

『是！』拉娜正要掩門出去，不料曹金標早已把身子擠了進來。

『什麼事，曹金標！』她毫不隱避，仍然穿着一身睡衣坐在床上。

『我來報告你一件要緊的事情，三小姐！』

『什麼事？你說！』她把睡衣的領口略略扯攏了一下。

曹金標向站在旁邊的拉娜注意地看了一眼。她會意，便掩門退了出去。

『現在你說！』

『大小姐的鱗子決計要過繼給老爺做孫子了！』

『啊？你怎麼知道的？』這時瑪琍才將身上的愛犬推開。

『這上面寫着呢，你看！』曹金標將袖中的訃聞底稿遞給她看。瑪琍本來不認識多少中國字，關於「罪孽深重，禍及××……壽終正寢，親視含殮……」之類的濫調文章她也無心細看，但她對於「馬鱗子」幾字却認得很清楚。她看了，不覺赫然震怒，不是曹金標搶奪得快，她早已把那張訃聞底稿撕毀了！

『曹金標，你老老實實告訴我，這是誰的主意！』

『是大小姐的主意！不，也是老爺的意思！』曹金標吞吞吐吐地說。

『好呀！我早就知道他們不安着好心！這事我決不能同意！這妨害我的利益，我得去和他們交涉！』瑪琍說着就從床上跳下來，內衣也不換，披上一件外套就要往外走。曹金標忙笑着止住說：『不，三小姐，你不能這樣性急，等一會兒去也不遲！』

瑪琍那肯聽，三步兩步就走出了她的「小外國」，向益壽堂那邊奔去，曹金標忙追在後面說：『三小姐，三小姐，你可千萬別說是我告訴你的呀！』

這時益壽堂亂哄哄的，大家正預備給黃貞德入殮。馬瑞康早就從西院過來了。黃馬兩姓的內親眷屬都在內室爲死者洗屍，穿戴。政紳學商各界的領袖也到了不少，他們三五成羣地麤聚在大廳裏喝茶抽煙，有的在討論時事或報道戰事消息，有的在揣測公債的起落，有的在羨讚黃貞德的福氣，有的在恭維馬瑞康的字畫，甚至有的在考慮馬瑞康是否還應該續絃。惟有徐明遠夫婦和張靜華站在那一羣裏，似乎格格不入，索

然乏味。一百多和尚道士披着紅紅綠綠的袈裟及法衣排列在兩廊唸經，爲死者超度。益壽堂自去年黃氏做五十大慶以後，從來沒有過像現在這樣的熱鬧場面。

寢室裏忽然傳出一陣號啕的哭聲，大家知道死者要入殮了。担任司儀的顧新之就位了，客人們都分立在大廳的兩側，和尚道士們也進入了門首，排成兩列，虛清法師靜穆地站在他們正中，面對着棺柩，口裏喃喃地念着。

片刻，哀樂大作，四個槓夫以沉着整齊的步伐，伴着眷屬們有格調的哭聲，從房裏把黃氏的遺體抬到大廳，馬瑞康、馬韻梅、黃宗賢、黃宗庭、陸三太太、小麟子等一大串家屬，披麻戴孝，在後面哭哭啼啼地跟着。瑪喇正從「小外國」趕到，她沒有穿一般人穿的孝服，也並未列入眷屬的圈裏，只孤單單地立在棺旁啜泣，頗引起一般賓客的注意與驚異。

遺體入棺了。棺內除了重重疊疊地塞入了十幾條繡花緞被，還放了幾十件珠寶。據說這珠寶能使屍體永不腐朽。賓客們瞻仰了遺容，和尚道士吹吹打打唱念了一陣之

後，正要蓋棺下釘的時候，麻丫頭春桃又向棺內塞入了一副嶄新的牙骨麻雀牌，徐明遠張靜華這些人見了想笑而又不便笑。

棺材蓋下了釘子。鞭砲與哭聲震驚了遠近的街隣。賓客們輪流地向靈柩行了禮。瑪琍忽然停止了哭泣，向馬瑞康質問：

『爸爸！爲什麼在訃聞上把黃麟子的名字也印上去了？他明明姓黃，是媽媽的外孫，爲什麼要把他改成姓馬而做了媽媽的孫子？這是欺騙！這是撒謊！』

『沒有的事！這是誰告訴你的？』馬瑞康聽了也有些驚異。

『你可以看呀！』瑪琍忙從曹金標手裏把訃聞底稿拿過來遞給馬瑞康看。

『曹金標！你幹的什麼事！我不是塗抹了嗎？誰又叫你寫上的？』馬瑞康正顏厲色地責罵着曹金標。

『這是大……大小姐……——』曹金標的聲音有些顫慄。

馬瑞康馬上把眉頭皺了起來，眼睛恨恨地望着還在撫棺大哭的韻梅。他終於低下



頭去發出沉痛的歎息，熱淚又簌簌地隨着滾下來。

『爸爸！我告訴你：這事侵犯了我的利益，我萬不能承認！』瑪利以尖銳的嗓音這樣說了，便憤恨地把手中的計聞底稿撕成粉碎！客人們有些騷動，都在紛紛議論。

和尚道士們越唱越起勁。

### 第三章

#### 一

還沒有過七七四十九天，黃貞德便在西山大覺寺附近擇地安葬了。照舊禮，靈柩還應該厝在家裏經過相當的時期，然而馬瑞康認爲時局不靖：報載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已準備沿平漢津浦兩路進攻平津，吳佩孚孫傳芳已節節向北敗退，在這亂哄哄的世界裏人死了還是入土爲安。這是他向親友們宣佈提前安葬黃氏的理由，究竟是否還有別的用意，旁人自然不得而知。他平日向來同意荀子薄葬的理論，他常說：『人既死了，何必還要耗費些物資在他們身上呢？假使將這些錢財用去賑濟貧民豈不更有意義？』可是這次他的夫人的葬費已花了三萬多元，——棺材費還不在內，——好在他並沒有虧本，僅就親友們餽贈的奠金計算，他已收入五萬多元了，祭帳輓聯之類的價

值還沒有估計在內。這在當時幾乎成了一種風氣：達官貴人的婚喪喜慶，照例只許賺錢，不准賠本。

馬瑞康爲了黃氏的喪事足足忙了一個多月，今天剛清閒下來；睡了午覺之後，他靜悄悄地躲在養性齋將所有的家產清算一番，據他粗略地估計：一共大約價值七百多萬：現金、股票、地契、房產、一併包括在內。他正在計劃着如何處理這些家產，李忠進來通報虛潛法師來了。

虛清進門，正碰到春桃給馬瑞康送來一碗熱呵呵的燕窩湯，主人覺得自己吃點心而沒有什麼東西獻奉客人似乎不大禮貌，便問虛清：「您吃點什麼呢？」

「瑞老自己請用吧！不客氣，我剛吃過東西來的。」

「給您來盃牛奶，如何？」

「不必吧，太麻煩了？」

「一點都不麻煩，家裏有現成的牛奶。」馬瑞康正欲命傭人去取牛奶，可是躊躇

了一下又問：『不過您可以吃牛奶麼？』

『這倒無所謂。爲了營養關係，牛奶雞蛋我們出家人現在都不忌諱！』虛清找了一張沙發坐下，忙這樣回答。

『那麼您就索興來一碗燕窩湯吧，據說這比牛奶雞蛋還要滋養呢！』馬瑞康見虛清似乎毫不在乎「葷」或「素」，便又這樣補充了一句。

『這不大好吧，燕窩？』

『無所謂囉，其實燕窩倒是真正的素品，營養成分比白木耳還要多！』

『是嗎？』

『據醫生說：這東西吃了生津補氣。』馬瑞康說着就命站在旁邊侍候的春桃：『再煮一碗燕窩來！』

春桃應聲走了。

馬瑞康端起燕窩湯來吃了幾口，就把它扔在旁邊，然後燃了一枝雪茄煙，同時取

了一根牙籤剔牙縫裏的鷄筋。

『瑞老這一個月來太辛苦了吧？』虛清滿臉堆着逢迎的笑。他今天上這兒來是懷着特別目的，在施展他的法術之前他照例要奉承馬氏一番。

『還好。』馬瑞康把雪茄放在煙盤上，繼續剔牙，口裏像含了糖葫蘆似地應酬着說：『不過內人去世倒把你們大家辛苦了。』

『阿彌陀佛，這是我們應該效勞的！』虛清接着又笑說：『黃夫人福氣真好，上前天安葬的時候又碰到那麼好的天氣！』——他「肉頭」的眼睛幾乎眯成了一條線。

『唉！談不上福氣喲，既無兒，又無孫，倒是勞動了朋友們把她送上山，我心裏很不過意。』馬瑞康從牙縫裏剔出了一絲鷄筋，連同牙籤擲入了痰盂。

『這倒沒有什麼，其實女婿就等於兒子，外孫也不就是孫子嗎？』

『不，不，這到底不同。』馬瑞康從新拿起那枝雪茄燃着，吸了幾口，同時用手撫弄着鬚鬚，似乎有無限的感慨。『假使我現在有一個兒子，就可以省却我許多心事

了！」

「這倒也是的。」虛清說着就目不轉睛地注視馬瑞康的面容，彷彿要從他的臉上尋找什麼秘密似的：「從瑞老的相上看，其實不應該沒有兒子？」他站了起來忽進忽退地細細觀察他的神色。

「怎麼？我到不知道你還會看相？」

「耳朵大，鼻子高，腦門寬的人是不應該沒有兒子的！」

「真的？你看準了？」馬瑞康這時也一股正經地把本來有些彎曲的背脊挺得筆直，將頭頸擺得端端正正，兩眼睜得很大，彷彿要照相似的。虛清見他這樣渴望得子，知道馬瑞康人老心不老，似有續絃的意念，便迎合着他的心理更起勁地說：「瑞老，決沒有錯兒，你命裏不應該沒有兒子的，而且還應該有兩個兒子呢！」

「兩個兒子？」馬瑞康把眉睫一伸，臉上立刻露出不可遏止的笑容。

「決無問題，兩位少爺！」

『老朋友，請你別說笑話吧，你知不知道我現在已經是六十一的老翁了？』馬瑞康這時才把全身的筋肉鬆弛下來，故意這樣說。

『可是瑞老不知道名畫家齊白石先生在七十一歲還生了一個兒子？——不過是姨太太生的罷了。』

『哦？』

這時春桃又端來一碗燕窩湯遞給虛清，馬瑞康說了一聲『請』，虛清就將手中的佛珠退到臂腕，端起碗來吃了幾口，覺得味道很不錯，便忙誇讚說：『燕窩這東西的味道的確很鮮美——這裏面是不是有鷄湯？』

『有的。』春桃順嘴這樣答應。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有鷄湯我可不能吃！』虛清像犯了滔天大罪似的，忙把碗遞回給春桃，馬瑞康見了忙打圓場說：『裏面是有鷄湯麼？不見得吧？』同時把眼睛注視着春桃。

『是的，裏面一定有鷄湯，不然，味道決不會這樣鮮美！』盧清忙向痰盂裏連吐了幾口吐沫。

『我想不見得是有鷄湯的？春桃，你去問問廚子到底裏面有沒有鷄湯？別信口開河，胡說八道！』馬瑞康說着就把眼睛向春桃眨了幾眼，春桃會意；她又順着主人的口氣轉環說：『這一碗是沒有鷄湯的。剛才老爺吃的那一碗才是鷄湯煮的！』

『可不是？我早就知道他們不會給有鷄湯的給你吃！』

『的確是沒有鷄湯的？』盧清又鄭重地詰問春桃。

『師父請放心吃吧，我們也不敢造這種孽！』

『阿彌陀佛！』盧清笑着又從春桃手中把那碗燕窩湯接過來，三口兩口地一氣吃了。

春桃把碗收去之後，馬瑞康幽默地問盧清：『味道怎麼樣？』

『無比的鮮美！馬府上的廚師的確高明！』



『其實裏面有點鷄湯也無礙，出家人只要心地慈悲，不殺生，不作惡，就是第一等的好和尚！據說當年釋迦牟尼也曾吃過牛肉呢！』

『這倒也是的，瑞老的確高明，對任何事體的看法都比一般人來得曠達！』盧清說着又將佛珠拿在手中輪迴地撥動，眼睛望着地，腦經似乎又被某種奇異的思維侵襲着。他沉默了片刻。馬瑞康換了一枝砲台煙。盧清的臉上忽露出一種不自然的微笑，這笑被馬瑞康察覺了：

『怎麼樣？法師，你笑什麼？』他下意識地把煙灰向盤子裏彈了幾下，目光期待着盧清的回答。

『昨天我去看陳玉老，他的意思是……』盧清這時才將頭抬起來望着馬瑞康，但說到這裏他又不肯往下說。

『陳玉老？他對我有什麼批評麼？』

『與其說是批評，毋寧說是關切！』盧清微笑着回答。

『哦，關切？』

虛清躊躇一下又說：『這話我們出家人似乎不應該說的，不過既受玉老之託我不能不將他的意思轉達過來，假如說唐突了，希望瑞老別見怪！』

『那裏那裏，虛清，咱們老朋友，有話就請快說吧！』馬瑞康似乎有些不耐煩，見他這樣吞吞吐吐地不痛快。

『玉老的意思是：說你公館裏這麼大的範圍，人多事繁，黃夫人既去世了，你似乎不可沒有一個人任在身邊給你料理家務？』

『這是陳玉老的意思？』馬瑞康的臉上頓時浮起一層喜悅的笑容。他沉思了一下又問：『那麼，你呢，虛清？——咱們老朋友亦不必客氣，有什麼高見？』

虛清見問，忙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們出家人對於這事倒不敢妄讚一辭，不過以老朋友的立場來說，當然也希望瑞老有個人在身邊……』

『你和玉老的好意我是十分感激的，不過我這麼大的年紀還續絃，未免要引起社

會的非議，尤其叫那些青年們笑話！」馬瑞康不自主地站了起來在屋裏踱步，喃喃地又加上了這麼一句：「而且對象也不易物色。」

「別人的批評倒無所謂，不過這種人才倒的確難物色：年紀不可太大，也不可太輕，要出於世家，知書明禮，還要相當的精明能幹，——才跟您配得上！」虛清說着也站了起來跟着馬瑞康在屋房蕩漾，手指不斷地撥動着佛珠。

「是呀，難就難在這點！」馬瑞康彈了彈煙灰，把眉頭略微地皺了皺。

虛清正要接着說下去，馬韻梅引着張靜華從益壽堂那邊過來，她在廊子外邊就向屋裏問：「爸爸，屋裏有客人嗎？靜華來看您了！」

馬瑞康聽說是張靜華來看他，便連聲答應了幾個「請進」。靜華進到屋裏，他像年青的新派人物似的，見了女人特別顯着精神，走過去和她熱烈地握手，很客氣地請她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下。虛清站在旁邊，口裏雖在和馬韻梅應酬，眼睛卻不斷地注視張靜華的儀態。

靜華和馬瑞康寒暄了幾句之後，便拿出一張紙求他爲她的丈夫題墓碑，馬瑞康滿口承允『沒有問題，明天就寫。』彼此又談了幾句閒話，張靜華見屋裏有客，不便多坐，就起立告辭。馬瑞康殷勤地留她多坐一會兒，她以家中無人照應爲詞，終於拉着馬韻梅的手向外走了。馬瑞康親送她到月亮門口。虛清留在屋裏欣賞壁上的字畫。

馬瑞康回到房裏，也許是爲某種情緒所激動，似乎心不在焉，所以當虛清向他讚美張靜華如何文秀的時候，他只微微地點了點頭，口裏並沒有說什麼。虛清見他心事叢叢，神魂不安，便也向他告辭，可是他剛往門口走了兩步，又轉身過來說：『哦，對了，瑞老，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沒有和您說呢。』

『那麼您再坐一會兒吧。』

『我怕瑞老要休息？』

『沒有關係。請坐。』馬瑞康又請虛清在一張沙發上坐下，自己把剛才那枝未抽完的雪茄烟從新燃着。『你有什麼事請說吧？我們都是老朋友，可以說無話不談。』

他似乎誤會了虛清的意思，以爲他還要繼續談他的家務。可是虛清不，這時却轉入了另一問題：

『我從前不是報告過瑞老嗎？我們那大悲寺的大雄寶殿已經多年失修了，再延誤下去恐怕要出危險！現承吳總理，孫大帥，方縣長，彭軍長，錢風老幾位的贊助，打算下月開工把它翻修一下，我想瑞老一定不成問題，當然要特別幫忙，玉成這件善舉的？』

『不成問題。』馬瑞康噴了一口煙，淡淡地這樣說，虛清就忙把袋內的緣簿笑着遞給他看，說：『您看，吳總理孫大帥他們幾位每人都寫了五千元，我想瑞老當然要比他們高升一點才好？』在他肥胖的臉上堆滿着諂媚的笑，眼睛眯成了一條縫。

『可是您要知道他們幾位都是有名的闊老，我那能和他們相比呢？』馬瑞康把捐簿拿在手裏略略地看了一下，又遞回給虛清。

『客氣客氣！瑞老一定要比他們多捐一點才成！將來善舉成功了把大名刻在流芳

碑上也體面些！」虛清馬上走到書桌跟前打開硯池，以便馬瑞康寫捐。他却一聲不響，撫摩着鬚鬚在屋裏不斷地徘徊。虛清把綠簿攤在桌上，從筆筒裏取出一枝筆：「瑞老請寫吧？」馬瑞康這時才走近書桌，將捐簿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臉上似有難色，筆雖拿在手上，却半晌不肯落紙，然而在虛清的窘逼之下似又不能不寫，最後便說：「這樣吧，我先寫兩千！」

「不，不，不，高升一點！請高升點！寫六千！寫六千！」虛清雖極力慫恿着，但馬瑞康還是寫了兩千元。虛清見了頗爲失望，臉上露出一種不自然的苦笑，忙說：「這怎麼行呢？這怎麼……這叫後面的善士們怎麼寫呢？」

「法師，請原諒，我只有這麼大的力量！多了我就負擔不起了！您看，我內人去世，今天大約算了算，就化了四萬多！還有我那個「報應」女兒，天天纏着我要錢！您看我怎麼辦？」馬瑞康說着就離開桌子，走到茶几邊飲了幾口茶，「唉，真是一個人不知道一個人的難處！」他把手疊在背後，臉色很不好看，在屋裏又踱來踱去。虛

清僵立在桌子邊，心想：『這老頭子真夠厲害的！不，今天非敲他不可！』於是他又笑着說：『瑞老的困難朋友們自然都知道，不過您那一貫樂善好施，慈悲爲懷的偉大精神大家更知道！您今天只寫兩千塊錢未免叫我這個老朋友的面子太過不去！』可是馬瑞康聽了毫無所動，還是一副陰沉沉的面孔。虛清便改換了柔和的聲調，笑嘻嘻地走近他說：『我看這樣好不好？——您不是打算叫我在廟裏替黃夫人唸九十九天經嗎？這「經」我和徒弟們算自盡義務，您以黃夫人的名義再捐三千如何？這總行吧，瑞老？』

馬瑞康和虛清正在僵持着，曹金標探身進來了。

『什麼事，曹金標？』馬瑞康故意把嗓子提高，做出很生氣的樣子。

『沒有什麼事，不過……不過……』曹金標立定在門口，把胸微微的向前彎着，吞吞吐吐地不肯說。虛清睹此情形，知道再勉強下去也無效，倒不如乘機下臺，便走到桌邊收拾緣簿說：『瑞老，咱們明天再商量吧，我該走了，明天見！』

虛清走了以後，馬瑞康就問曹金標：『究竟出了什麼事？』

『老爺！請您趕快去吧！三小姐和黃姑少爺又在吵嘴！現在兩個人站在大門口對罵！』曹金標的臉上這時才顯出慌張的神色。

『你們爲什麼不把他們勸開呢？』

『三小姐那個脾氣還不知道嗎？誰敢勸？』

『他們又是爲什麼吵起來的？』

『還不是爲了麟子小少爺的事情！』

『大小姐呢？』

『也在那裏。』

『她爲什麼不把黃姑少爺拉進去呢？』

『大小姐也沒有辦法。我看還是請老爺過去一趟吧？』

『知道了。你先去！』



曹金標正想退出去，可是他又猶豫着，彷彿還有什麼話要說似的。馬瑞康見了便又問：『怎麼？你還有什麼話嗎？』

『倒沒有什麼，不過，我覺得，老爺，像三小姐老是這樣鬧下去也不好，我看您還是給她幾個錢，叫她到外國去吧？』

『你懂得什麼？沒有你的事！』

『不，老爺，並不是小的愛管閒事，我們實在是爲了您，叫您少生些氣！』曹金標故意做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樣子，接着又說：『您不知道，老爺，三小姐實在鬧得太不成話了！』

『怎麼？』

『聽說她現在在外邊聘請律師，預備和老爺打官司！』

『什麼！有這種事情？』馬瑞康不禁驚異地站了起來。

『可不是！』

『這事你怎麼知道的，曹金標？』

『這是顧祕書從外面聽來的。』

馬瑞康聽了曹金標的報告，故作鎮靜，沒有說什麼，祇坐在沙發上垂頭思索：『這孩子真是越鬧越不成話了，她還要請律師和老子打官司？萬一這事鬧給新聞記者知道了，在報上登載出來豈不是太笑話？』他想到這裏，口裏喃喃地連叫『報應』！曹金標還恭敬地站在門口，見馬瑞康那樣鬱悶便又說：『我看還是請老爺過去一趟吧？』馬瑞康搖了搖頭，急躁地揮着手叫曹金標滾出去。

## 二

馬瑞康今天心緒格外亂，吃了晚飯，不到八點鐘就關門睡覺了，并命下人們不要驚擾他。這是他過去稀有的現象。可是他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感覺兩條腿酸痛痛的不舒適。他索興爬了起來把房門打開，叫春桃進去給他搥腿。（這是他多年的老習

慣，往往過分疲勞之後就叫丫頭們給他搥腿。這時他躺在虎皮墊子的美人榻上，雙目微微地閉着，似睡非睡的，春桃以一張小凳坐在他旁邊給他不斷地搥着腿。昏黯的燈光，陰森森的，房裏非常幽寂。牆脚，門縫裏，彷彿到處都隱藏着無數的鬼影。

翠蓮，曹金標的妻子，這時不知爲了什麼事來找春桃，她先在廊子上輕輕地喚了幾聲，沒有人答應，便走到春桃的房裏，見裏面空洞洞的沒有人，她又走入養性齋，見裏面也是鴉雀無聲冷清清的。她正奇怪這丫頭跑到哪兒去了，忽發覺馬瑞康的房門半掩着，門縫裏透出綠黯的燈光，她便探首往裏看了一眼，只見春桃正在給老頭子搥腿，她就悄悄地推門進去，在春桃的耳邊輕輕地說：『你姊姊來了，現在我家裏，你快去一趟吧？』春桃聽說便向她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說這會兒走不開。翠蓮會意就又在她耳邊說：『你快去吧，我來給他搥！』春桃心想翠蓮本來是侍候馬瑞康的老丫頭，現在雖嫁給曹總管了，可是給老主人搥搥腿也無礙，便點了點頭，抽身起來，叫翠蓮坐在小凳上接着給馬瑞康搥，自己便溜身走了。

馬瑞康似乎已經入了睡，換了另一人的手在腿上捶他先還不感覺，但漸漸覺得感受有些不同，他就微微地睜開眼睛一看，見是翠蓮，又忙把眼睛閉攏，讓她繼續地捶。

翠蓮本來和馬瑞康一度有過暗昧關係，現見黃夫人去世了，「向上爬」的意念死而復燃，所以近來又從各方面來討馬瑞康的歡心。

「我以爲是春桃，原來是你！」馬瑞康不禁睜開眼睛這樣說。

「捶得舒服麼，老爺？」翠蓮嬌媚地問。

「好久沒有人給我這樣捶了。你什麼時候來的？我剛才彷彿打了個盹？」

「是的，我來的時候您彷彿睡着了。」她說着又斜瞟了老頭子一眼。老頭子也報之以微笑。

「曹金標呢？」馬瑞康欠身從茶几上取了一枝香烟。

「出去了。」翠蓮忙給他擦火柴。

他一壁抽烟，一壁讓她繼續揉腿。燈光還是那樣的昏暗。

曹金標從外面回來，手裏拿着一疊賬單，正向馬瑞康這邊來報告近來公館裏收支的情形。他走到養性齋的廊子下就懷疑這兒今天爲什麼這樣清靜，他以爲老頭子又在打坐，便從窗縫往房裏窺視了一眼：只見馬瑞康舒坦坦的躺在美人榻上，口裏噴出縷縷的青烟，自己的老婆笑眯眯的坐在他旁邊給他揉腿，他一股妒恨的火不由得冲上心頭；他本想馬上把她叫出來，可是又一想：『這樣不妙，候她回家才給她算賬吧！』於是曹金標掉頭就走。他剛走到益壽堂的走廊下，碰到春桃氣冲冲地由對面走了過來，一手把他拉住，說：『曹總管，你們曹嫂子真不是東西！她說我姊姊在你們家裏，我趕了過去你們那兒連鬼都沒有！真可惡！害得我白白地跑了一趟！』

曹金標聽了忙陪笑說：『對不住呀，春桃，我停會兒罵你的翠姐姐！你知道她現在到哪兒去了嗎？』

『她正在養性齋給老爺搥腿呢！』

『請你叫她趕快回來！』曹金標說了就含着一口悶氣回家去了。

春桃回到養性齋，見翠蓮還是慇懃地在那裏給馬瑞康捶腿，馬瑞康仍然懶洋洋地閉着眼睛舒坦地躺在美人榻上。她便悄悄地走了進去對着翠蓮的耳朵說：『你這個缺德鬼！快回去吧！曹金標在找你呢！』翠蓮聽說忙站了起來，輕輕地對馬瑞康說：『老爺，我走了！』他却裝假沒有聽見。

翠蓮慌張地走出了養性齋，春桃忙趕出來罵道：『你這個死鬼！爲什麼要騙我？你安着什麼心？我告訴你吧：就是太太死了，老爺也不會討你做姨太太的！』翠蓮被她罵得面紅耳赤，狼狽地往家裏跑。

屋裏的電鈴響了，春桃才又趕了進去。

『給我熬杯咖啡來！』馬瑞康從美人榻上起來，伸了個懶腰。

飲了一盅濃釀的咖啡，覺得精神特別好，馬瑞康拿了一冊曾文正公的家書坐在書桌邊用硃筆細細圈讀。他對於曾氏做人處世的方法本來一向極佩服，他常向朋友們說：『有些人批評曾國藩做人極虛偽，說他是一位假道學，其實我們做人處世能學到他老先生一半的功夫也就夠了！』可是今天，不知爲了什麼，他發覺曾氏的字裏行間充滿着「虛偽」，「做作」，他覺得曾氏的生活方式太拘謹，毫無飄逸灑脫的情趣。於是他讀了一段就厭惡地把它拋到一邊。

他順手從案頭取了一張晚報，他看到上面登着吳佩孚孫傳芳向北敗退，南軍已分路向徐州武勝關同時挺進的消息，不覺皺了皺眉頭，心想：萬一革命軍一氣打到了北京，我馬瑞康不但得不到好處，恐怕還要給他們計算在貪官污吏之列被打倒呢！於是現金，地皮，房產，大女兒要過繼她的麟兒，三女兒鬧着要分家……一齊又湧入了他的腦海。他想他積下來的這些財產都是他幾十年來在政治舞台上翻筋斗掙扎出來的，可以說是血汗錢，若一旦被他們革命黨當着貪官污吏的不義之財拿去充公了，未免太

冤；假使拿出來分給他的兩個女兒，萬一他將來續絃再生了兒女，又用什麼來供養她們呢？況且，在現在這個重視金錢的社會裏，什麼「年輕」與「年老」都沒有關係，只要你腰纏百萬，包管有漂亮的青年女子嫁給你，送上門來嫁給你！——他想到這裏，他覺得對於他的家產他一步也不能放鬆！

可是他又想到「名譽爲第二生命」，萬一瑪琍繼續胡鬧下去，真的聘請律師和他打官司，社會方面是不分青紅皂白的，那些專以黃色新聞誘惑羣衆的小報必然把這事渲染一番，大登而特登！這樣一來，他的名譽豈不要受到重大的打擊？

萬一革命軍在半年之內打入了北京？……

萬一在半年內他續了絃……？

萬一……？

他的腦子裏從來沒有像今晚這樣複雜，紛亂。他每晚靜坐的時間過了，他不能靜坐；全宅的人都睡靜了，他還不想睡覺。他獨自在房裏踱來踱去，思前想後：不知吸



了多少枝烟捲，終想不出一個面面圓到的妥善辦法。於是他啣了一枝雪茄烟，信步走出了房門，徘徊於廊簷下。仰望長空，月明如晝，晚風撥弄着翠竹，刺刺地響，影子疏疏密密地灑落得滿地，印成美麗的圖案。他隨即走出了月亮門，到益壽堂的大院，這裏也是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大約是吸了些新鮮空氣，他覺得他的腦筋頓時清新多了。廊壁上懸着的「惠及災黎」與「平民福音」兩塊大匾觸及了他的眼簾，他似有所感悟，臉上突然浮起一層自得的光輝，他不禁喃喃地向自己說：『好，就是這個主意！將我所有的家產用來創辦一個貧兒教養院，把天下的孤兒與貧民子弟收集起來予以教養！』他想這個辦法妙絕了：一則可以用來紀念他的黃夫人，二則可以消除韻梅瑪剎對於家產的爭執，三則可以沾得一個慈善教育家的美名；還有，即使革命軍將來打入了北京城，這種慈善機關也未嘗不是掩飾他自己過去在政治上劣績的一個極有力的護身符；而且，說不定他還可藉此與張靜華進一步的來往，親密。

他含着滿臉笑容回到寢室，桌上的台燈這時似乎也在爲他慶賀，射出強烈的光

芒，把屋子照得亮如通的。他意味着一切都有了希望。他興奮地走到洗臉架邊對着鏡子自照，彷彿覺得年青了些，臉上的皺紋似乎都被他那歡悅的光澤淹沒了。他的確覺得他年青了。然而他又發現他下巴底下那一撮平日自炫飄飄然的花白長鬚令人討厭，於是他臉上的笑容又逐漸消逝了。『還是剃掉它吧？』他對着鏡子說。但他又想：太剛死不久就剃鬚未免叫親友們笑話，從某種立場看，這鬚鬚也有好處：人家平日恭維他逸飄灑脫，德高望重，慈祥愷悌，這鬚鬚未必不是原因之一？有時且可把它當着烟幕彈；譬如幾年前，他的內親黃某的女兒，芬芬，一個美麗活潑的十三歲的少女，常常到他的養性齋來玩，和他很親近；他做詩或寫畫，芬芬給他研墨，牽紙；看電影，他必帶她同去；——紅顏白髮，同出同進，從來沒有引起親友們半句閒話與私議。她稱他「公公」，他喊她「寶寶」，有時遇着他特別高興的時候，他可以歡樂地把她抱在懷裏，在她帶酒窩蘋果似的小臉上狂吻，狀若祖父於孫女。散步，他必牽着她的手，看電影或乘汽車，他必緊緊地貼着她。直至芬芬十六歲了，黃氏見她和馬瑞康

還是這樣毫不避諱，便以讀書爲名把她送到上海去了。——這都是有鬚鬚的好處。

鬚鬚剃否，這時在馬瑞康的腦經裏居然成了一個決鬥的問題。

街頭已響起了四更，那杯咖啡的力量似乎也消散了。馬瑞康打了兩個呵欠，有倦意，便熄燈上床睡覺了。他剛睡下不久，朦朧中彷彿看見一位年青貌美的女子推門進來，她穿着一件淡灰色的旗袍，嫩白的臉上沒有敷一點脂粉，大大的眼睛，烏黑的髮絲，文秀而端莊，儀態非常大方，進門向馬瑞康微微地一鞠躬。馬瑞康驚異地欠起身子，心想：在這夜闌人靜的時候哪兒來的這麼一位標緻的女郎？他再細看：原來就是張靜華！他又驚，又喜！他想：『我與張靜華交往還甚淺，從未深談心曲，我對她雖有好感，她并不知道，聽說她平日一舉一動都極莊重而有分寸，爲什麼在這深夜裏她獨自闖入我的房裏來呢？也許是她的丈夫被害以後她耐不了青春的寂寞？也許她和我一般女子一樣，表面上裝做一股正經，在背子裏也是水性楊花？』馬瑞康不禁躍下床來，滿臉堆着笑容迎了過去。張靜華見他如此狂放，便忙往後閃，馬瑞康更熱情地逼緊

一步，她又往後退了好幾步，一直把她逼到房門口；他正伸手摟抱她，她急了，便正顏厲色喊道：『馬先生，請別輕薄！您看您的黃夫人來了！』果然黃貞德這時氣沖沖地從外面走了進來，見馬瑞康這樣卑鄙無恥，便放聲大罵『你這個死沒良心的東西，我的骨頭還沒有涼，你就幹出這種無恥的勾當！』說着就跑過去猛烈地打了馬瑞康一個嘴巴！馬瑞康叫了一聲『哎喲』，才從夢中驚醒！滿頭冷汗！

馬瑞康醒來，見自己還是軟綿綿地睡在鋼絲床上，再細看，紅日滿窗，已經是次晨大天亮了。一隻虎似的黑貓蜷伏在窗檻上眈眈地看着他。

他喘了一口氣，擦了擦頭上的汗。

## 第四章

### 一

一連刮了好幾天大風，馬瑞康一直沒有出門，他靜靜地躲在養性齋專心專意地計劃着他心目中的貧兒教養院。除了虛清一度來索取捐款，麻煩了他一陣，沒有任何客人來攪擾他。他草就了各項章則，擬定了種種計劃，並預定以西郊海甸村某遺老之別墅春滿園爲院址，取其風景幽美，交通便利，可以直達汽車。

關於院內主要職員的人選，他頗費了一番思考：他打算自任院長，聘請徐明遠爲副院長，張靜華爲教導主任。他認爲前者是中國教育界的權威，很有號召力，能提高院的社會地位，且和他有世誼，將來在辦事上決不會鬧意見；後者是他欽慕的一位品學兼優的青年女子，在教學上又富有經驗，在他的心靈上早就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將來藉着工作的便利或可進一步與她親近。不過對於總務主任一職他還沒有想到合適的人選。他想：這人非常重要，將來要執掌全院的經費，與他沒有深切關係的人他當然不放心。頭一個闖入他的腦子裏的是他的女婿黃宗賢，可是他覺得親切有餘，而能力不夠，且他精神萎靡，身體脆弱，不像做大事的樣子，將來決不能勝任。其次他想到自己的女兒韻梅，她倒精明能幹，可惜身邊有兩個孩子，同時又要替他料理家務，也不是理想的人選。最後他想到了曹金標。他覺得他倒很合適，跟了自己二十多年，雖是馬弁出身，不認識多少字，可是儀表還不錯，一度做過庶務科長，現在又是公館裏的大管家，裏裏外外的雜務，大大小小的銀錢收支，現在都由他經手，且一向對他忠心耿耿，惟命是從，以這樣一個人出任院方的總務主任是比較合適的，他想。

次日，風停了，旬日不見的太陽已從雲層裏爬出，天氣溫暖多了，馬瑞康的頭腦也隨着天氣的轉變而清朗。他吃過早點，精神煥發地，叫汽車夫把車子開到門口，並且命李忠把早已寫好的施樹仁的墓帖放到車子裏，正預備出去訪徐明遠，不料他的大

女兒韻梅帶着麟子走了進來。

『爸爸要出去嗎？』

『是的，今天天氣很好，我想出去走走，並順便去看看徐先生。』馬瑞康穿了馬褂，拿起帽子和手杖，要往外走。

『是的，外面太陽很好，現在真是春天了。園裏的桃花都滿開了，丁香也有蕊了。』

『那麼你們帶着孩子們搭我的車子到公園去走走吧，難得這樣好的天氣？』

『不，宗賢恐怕不會去的，他這幾天興致又不好。』

『我看他整年地萎靡不振，彷彿抽鴉片烟似的！韻梅，你得好好地勸勸他，叫他打起精神來做人才對呀！』馬瑞康停住脚步，把眉毛略略地皺了一下，正顏厲色地說。

『不，爸爸，您似乎還不了解他。』韻梅說着就垂下頭，兩眼望着地，『他有他

的痛苦！」

『有什麼痛苦，年青青的！不愁吃不愁穿！』馬瑞康用着粗厲而帶教訓的聲調這樣說，順手燃了一枝雪茄煙。

『正是爲了這個，爸，他才痛苦呢！』馬韻梅不覺鼻孔一陣酸，眼圈裏浮泛着淚光，卒至背轉身子去咽咽地啜泣。馬瑞康見了，忙把帽子和手杖放下，索興坐下來問：『怎麼，你們夫婦這兩天又打了噪子嗎？』

『沒有！』韻梅揩着眼淚回答，同時把小鱗子貼緊在身邊。

『那麼你爲什麼憑空……？』

『他說他要走了！他說他不願住在我們家裏吃閒飯，嘔閒氣！』

『嘔閒氣？誰又給他氣受了？』

『爸，您不知道，前幾天妹妹當着那麼些人又臭罵了他一頓，叫他的面子太難堪了！』



『還是爲了那天的事情？唉，你妹妹是個瘋子，難道宗賢不知道嗎？』

馬瑞康說着又站起來，拿起帽子和手杖，『好吧，我要出去了，你回去勸勸宗賢，叫他別胡思亂想！』

『什麼話都說過了，可是他……』

『怎麼樣，』馬瑞康又停住了腳步。

『他說瑪琍在家裏住一天，他就無法在這兒再耽下去！』

『哦？宗賢的意思是叫我馬上把你妹妹攆走？』馬瑞康聽了韻梅的話似乎有些驚異。

『這倒不是的。』韻梅見父親的神色很不好看，便把口氣換軟了。

『那麼宗賢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他說這話？』

『他倒是好意。他怕妹妹老是在家裏這樣胡鬧下去，使爸爸時常生氣，很不好。』

『最好請爸爸給她幾個錢，還是叫她到外國去！』

『這是宗賢的意思呢？還是你的意思？』

『這是宗賢的意思。』

『你呢，有什麼意思？』

『我完全聽爸爸的，爸爸怎說就怎麼好。』

『那就好了。你妹妹的事情你們用不着操心，我自自辦法！』

馬瑞康說着就往外走，可是馬韻梅牽着小麟子還靜靜地站在那裏，彷彿還有什麼話要說似的，這被馬瑞康窺覺了，便又掉頭問：『你還有什麼話給我說嗎？』

馬韻梅把頭略略地低了一下，臉上微微地浮起一層紅雲，說：

『我們那邊又沒有零用錢了，從前總是在媽媽手上拿，現在……』

『你要多少？』

『媽媽從前每次給我們壹萬元，限我們用三個月！』

『好，我現在也照例給你們一萬！』馬瑞康說着就從抽屜裏取出支票簿子，寫了

一張支票給韻梅，『可是你們今後也得儉省一點！』

馬韻梅忙答應了幾個『是』，把支票放在袋裏，跟着馬瑞康一塊兒走出了養性齋。走到益壽堂台階上遠眺，祇見滿園春色，綺麗風光，垂楊已碧綠，桃李正鬥豔，嫩鴨雙雙地在平靜如鏡的池塘中蕩漾，花匠們都在忙着給牡丹鬆去稻草包，給芍藥破土，露出嬌紅的嫩芽馬瑞康立在台階上凝視了良久，不禁喃喃地對自己說：『真是春天了！』他本想和韻梅漫步到池邊多欣賞一會兒園中的春色，不料瑪琍穿着一身睡衣，披着一件薄薄的珠皮短外套，同一位外國武官從對面花徑裏並肩走來，他見了，有些不順眼，就忙向韻梅說：『你進去吧，我要出去了。』

## 一一

北京的學潮也隨着春光暴發了。

自從樊桐做了「軍政府」的教育總長，即將九校改組合併成爲一個京師大學。他

自兼校長，把那些所謂「反動」的教授——其實是富有革命思想的知名學者——一律辭退，並派人監視他們的行動。徐明遠也是其中的一個。學生可對此非常憤慨，認為北京的教育所以較國內其它各地進步，主要的原因是它承繼了五四運動以來的民主教育的精神——在管理方面教授治校，師生合作；在研究方面，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而現在樊桐却仰承了北洋軍閥的鼻息，一反過去民主教育的作風，實行封建專制的壓迫。於是，羣情激昂，號稱文化中心的古城掀起了澎湃的學潮，與南方革命軍的挺進對流，像春潮似地汎濫而不可抵擋！

雖在軍警嚴厲的壓迫下，各校的牆壁上仍滿滿地貼着反對樊桐的標語，那些紅紅綠綠的紙條，醒人心目的字句，就像黑夜裏的星似地閃爍在人們的眼前。教授們反對——開會——，學生們示威遊行，整個的古城的智識圈裏燃燒着「反封建」的火焰！今日學生們又舉着標語，呼着口號，浩浩蕩蕩，列隊到新華門請願，——要求樊

桐收回成命！

樊桐早就得了情報，事先已命軍警嚴密戒備。學生們一到新華門，軍警們就如臨大敵，舉槍阻拒。學生們睹此涵焰，更加激昂了，於是人海中傳來一聲：『往前衝！打了進去！』這聲音異常悲壯，洪亮，尖銳，充滿着憤慨，響入了雲霄，——震動了每個人的心靈；接着就是千萬的『打了進去！』的怒吼，聲如虎嘯，人民像狂風捲起的海潮向前衝襲！

鐵門被衝破了，軍警們一方面以槍柄抵抗，一方面向空中開槍，眼看就要演成大流血的慘劇！正在這千鈞一髮的俄頃，站在鐵欄裏石獅子上的一個武裝大漢忽然叫出一聲：『叫他們推舉四個代表進來！』羣衆聽了，聲勢才略微地和緩。

經過一度爭執的磋商之後，學生們終於當場推舉了四個代表，跟着衛隊長進入了南海。大隊則被驅逐鐵欄外靜候交涉結果。

四代表被引到一間裝璜華麗陳設闊綽的總長辦公室，而樊桐并不在裏面。衛隊長退出之後，門口就來了兩個掛盒子砲的衛兵監視着他們。接着，意外地，有一差役給

他們倒來四盃茶，態度似乎很客氣，這沖淡了屋裏森嚴的空氣。他們想：『外面的軍警雖然像虎狼似的兇橫，這裏面的人倒像人樣，說不定樊桐會接受我們的請求，收回所有的成命？』他們都興奮地準備着如何向樊桐陳詞。

過了二十分鐘，門外傳來一聲『敬禮』，接着一位五十多歲，禿頭，黝黑的矮胖子走進屋裏來。他蓄着兩撇威廉鬚髭，油黃的臉上點綴着幾點雀斑。看神氣，他似乎是軍人，從服飾上判斷，他又像商人，經代表們細細地觀察了一番之後，確定他不是個讀書人。他板起面孔，彷彿誰欠了他的債似的，目不轉睛地筆直往辦公桌前走，後面跟着一個穿軍服的副官，挾着一個公事包。他坐定之後，便向恭謹地立在旁邊的副官說：『拿煙來！』

代表們心裏想：『這人的面貌雖令人討厭，對我們似乎還客氣，剛才叫聽差倒了茶，現在又命副官去取煙，既是這樣，我們倒要誠懇地和他談一下。』

一筒新開的砲台煙拿進來放在他的桌子上了。他一邊抽煙，一邊批閱公文，并不

和代表們談話，讓他們僵坐在那裏彼此覷覷。張國芳，一個比較年紀大一點的代表，這時帶着天真的笑容，恭敬地立了起來說：

『樊總長，我們是來請願的學生代表！』

樊桐似乎沒有聽見，依舊低着頭批閱公文。

『樊總長！』——張國芳的聲音加重了。其他的三個代表也顯着不耐煩，都想起立和他理論，然而樊總長還是若無其事，祇翹首望了望天花板，漫然地噴出兩口青煙。

『樊總長！我們是學生代表！關於九校改組和辭退教授的事情，我們有些意見要和您談一談！』另一個學生見了樊桐那股傲慢的神態，實在忍不住了，便急燥地立了起來，尖銳而單刀直入地這樣說。

樊桐依然不睬，但把手指輕輕地按了一下桌上的鈴，隨着就有一個聽差恭立在門口聽命。

『拿四份紙筆來！』樊總長向聽差發了命令，然而他的眼睛却不望着他。

聽差連聲答應了『是』，便到隔壁總辦公室裏去了。樊桐又噴了幾口煙，飲了兩口茶，沉重地咳了兩聲，一口濃痰就從窗子裏飛了出去，雖有一個江西蠶的痰盂很顯明地放在他的椅子邊。

片刻，聽差取來了四份紙筆，小心翼翼地放在樊桐的桌上。

『分發給他們！』樊桐這時才把他那雙刁猾的眼睛兇橫地向代表們掃射一下。聽差楞了。代表們也莫明其妙。

『混帳東西！叫你分給他們！』他急燥地把手在桌上一拍，兩眼橫盯住他：『每人一張紙，一枝筆！』

聽差有些戰慄，忙把紙筆分給四個代表，之後，便抽身溜了出去。代表們不明白樊桐這種舉動的用意何在，彼此惘然地望了一眼，張國芳忙站了起來問：『樊總長，您是叫我們寫出請願的意見嗎？』樊桐還是不理他。他又接着說：『學生們的意見很



簡單：就是反對九校改組！反對辭退教授！我們希望樊總長能收回成命！九校各有其自身的光榮歷史，是萬萬不容許合併的！被辭退的教授們都是國內聞名的權威學者，更不能隨便辭退！所以我們今天來的目的，很簡單，就是……」

『混帳！』不待張國芳說完，樊桐赫然震怒，拍桌大罵，兩隻鬩王眼睛閃出一股陰森的殺氣，『誰叫你們寫出「烏」的意見！我是叫你們留下遺囑！』他急促地按了幾下桌鈴，緊接着就有一個聽差跑了進來。

『叫庶務科王科長來！』

『是！』聽差鞠躬而退。

片刻，王科長進來了。

『你去預備四副盒子！』

『盒子？』王科長似乎不大明白樊桐的意思，『幹什麼的，總長？』

『棺材！懂了嗎？四口！馬上去買！』樊桐滿面怒容，向王科長叱吼，把胆小的

王科長嚇得挾起屁股就走！

代表們有些慌張，彼此張舌對視了一下，其中比較年青的兩個臉色頓時變成蒼白，張國芳比較鎮靜，便輕輕地向他們說：『別怕！』同時他又立起來向樊桐抗辯：『樊總長，我們并不怕死！不過您得說個明白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請您宣佈！』

『沒有別的！就是要槍斃你們這些無法無天的革命黨！』樊桐吼着又把桌子一拍，倨傲地拂袖走入了隔壁的總辦公室！

樊桐走出之後，李沛，一個年紀最青的代表，臉色慘白，帶着戰慄的聲音說：『這……這怎麼辦！他……他要槍斃咱們？』

『這些吃人的野獸！』另一個叫洪春榮的代表這樣咒罵。

『我本來不願意做代表的，都是他們那些死東西硬要推舉我！』李沛一面埋怨，一面哭泣。張國芳忙阻止他說：『不准哭！我們現在想法子通知外面的大隊！』他說了就站起來向門口走了兩步，四面探望，鵠立在門首的衛兵立時吼他回到原位。

沉靜了片刻。

『難道我們就坐在這兒等死嗎？』李沛又忽然咆哮着跳起來，瘋狂地往門外跑。衛兵將他截住，一掌把他推倒在地。他爬起來又往外撲，衛兵們又舉起槍柄威逼着。張國芳忙把他扶到原凳上坐下。李沛忍不住抱頭放聲大哭！

隔壁總辦公室裏的人被驚動了，有些人推門探身望了望，又退了出去。只有一個錄事樣的青年邁進了總長室。他穿着一件陳舊的藍布衫子，面容略帶菜色，身體很瘦弱，但眉目長得相當的俊秀。他進到屋裏來似乎要尋找什麼東西，其實他是想乘隙和四個代表交談，但苦于衛兵監視太嚴，使他無法啓齒，於是他乘衛兵目光轉移時，立即擲下一個小紙團，同時以他那充滿了智慧的眼睛向代表示意。張國芳會意之後，他才走了出去。

張國芳機警地拾起紙團，偷偷地看，祇見上面寫着：『同志們：別怕！今天不會槍斃你們，他已發令將你們暫時禁閉在這兒。請速向外面伸求有力者的援救，我可負

費給你們傳遞信件。請速準備，五分鐘後我當再來。」張國芳忙將這張紙條遞給其他三人看，從他們愁苦的臉上先後浮起一層興奮的喜色，胆小的李沛看了也馬上停止了啜泣。張國芳便輕輕地向他們說：『先報告徐明遠先生好不好？』大家一致點頭贊成之後，他就以寫遺囑的紙筆這樣寫道：

『朋友：首先讓我們向您致誠懇的謝意。請費神將此條送至太僕寺街三號徐明遠先生。——』明遠師：生等被推舉來此向樊桐請願，彼蠻橫無理，將生等囚禁於南海，并以槍斃為恫赫，務懇吾師從速設法營救！生張國芳、李沛、洪春榮、孔尚之同叩。』

五分鐘以後，果然那個錄事樣的青年又來了。他故意放了一件公事到樊桐的辦公桌上。張國芳即將寫好的那張紙條揉成一團扔到他的腳旁。他乘隙把它拾起，匆忙地又走了出去。

遠遠地傳來幾聲槍聲，代表們聽出這槍聲來自新華門，他們判斷請願大隊又和門

警起了衝突。這時他們反而鎮靜多了。

### 三

學生們請願的事情徐明遠事先雖早有所聞，但決沒有料到會鬧到這麼大。及至那個錄事青年到他家裏報告以後，他才知道一切詳情。他本想立刻出去設法營救被囚的學生，但一時想不出有效的門徑，且時已傍晚，外面又刮着猛烈的狂風。最後還是決定打電話託馬端康，可是不巧，電話線被風吹斷了。

這一夜徐明遠沒有安睡。他想着中國的政權若老是落在這班野獸們的手裏，非亡國不可！他痛恨他自己爲什麼是一個書生！爲什麼不是一個有力的軍人？假使他是一個軍人，他必將這些野獸們殺盡！他又想書生爲什麼不能革命？古今以來的革命運動不都是起於當時幾個有頭腦有勇氣的書生的策動麼？——法國的革命，美國的獨立，中國的推翻滿清，最近俄國的解放運動，不都是如此麼？『這地方實在不能再耽

下去了，我必須到南邊去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惟有實際的行動，才能產生實際的效  
果！』可是他又想着：自己一介寒儒，妻子兒女一大羣，都靠着自己一枝筆一張嘴教  
書維持生活；現在生活雖苦，畢竟還在生活着，比之不足，比下有餘，假使一旦南  
去，他們的生活如何維持呢？帶他們一同南去吧，在此戰時交通如此不便，旅費也無  
法籌集，且自己的身體又這樣瘦弱，能否經歷長途跋涉也是問題。他又怕自己離開了  
這古城以後，這裏的老百姓，——尤其那些知識青年——豈不更要感到寂寞？……

他這樣反覆地思索了一夜最後還是決定不日設法南去。他對自己許願：『爲了自  
由，爲了民主，爲了大多數人的幸福，我必須南去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

次晨，風息了。徐明遠爲了營救被捕的學生正想去訪馬瑞康，王媽却笑嘻嘻地跑  
到上房來報告：『老爺，馬總長來了！』徐明遠聽說就忙笑着迎了出去。『我這會兒  
正要上瑞老府上去，不料您却光臨我這邊了！』

『是麼？那真太巧了！』馬瑞康很飄逸地從汽車裏走下來，滿臉堆着笑容與徐明

遠握手，一同走入了四壁堆滿着中外書籍的廂房。

『我又有要事麻煩您，瑞老？』

『什麼事？只要我做得到的？』馬瑞康坐下之後，從袋內掏出一枝雪茄，徐明遠忙給他遞過洋火，同時老王媽端來了兩碗熱茶。

『唉，還不是些嘔氣的事情！』徐明遠便很憤慨地將九校改組，樊桐自兼校長，辭退教授，學生昨日請願被捕的事情，以及他自己有意南下的意思，一一向馬瑞康詳細地陳述了。馬瑞康聽了便安慰着他說：『明遠先生，一切都沒有問題，關於那四個學生的事情，我馬上信寫給樊桐，要求他即日釋放。我就在你這兒寫。』

『這太麻煩您了。』徐明遠說着就預備紙筆。

『沒有什麼。我這個人就是這樣急性子，說幹就幹！』馬瑞康很爽快地走近桌邊坐下，拿起筆來就寫。

寫畢，把信交給徐明遠看了，他從袋內掏出一個精緻的小牙章，蓋了。然後，又

侃侃而談：

『本來樊桐是一個無知的武人，他哪兒懂得什麼叫教育？這種人是無法理喻的。您不跟他合作，是對的。就是勉強做下去將來也不會有好結果的。不過……』他又摸了摸鬍鬚，更興奮地說：『不跟他合作並非表明我們今後不做事，我們更應該做事，應該做更多的事，應該創造一番新的事業，爲大眾謀幸福的事業！』這是馬瑞康最大的特長，他能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對於徐明遠這派新人物便滿嘴的「奮鬥呀，」「創造呀，」「大眾的幸福呀」之類的新名詞；對於當地的遺老們談話，他又是另外一套——什麼「孔孟之道呀，」「今不如古呀，」「維持風化呀」。——『至於您剛才說……到南邊去，那大可不必，南邊也是做事，北邊也是做事，反正都是給中國老百姓做事，您說對不？』

『可是這邊豺狼當道，沒有做事的環境，奈何？』徐明遠皺着眉頭說，接着一陣咳嗽。



『不，明遠先生，我以為環境的好壞全看我們能否利用！難道我們不能開闢一個新的環境麼？』他把兩隻眼睛睜得偌大，裏面含着無限的希望。

『開闢一個新的環境？』

『是呀，我打算在海甸村附近創辦一個貧兒教養院，專收無父無母的孤兒，或家庭貧寒的子弟加以撫育，教養。您看這辦法如何？』馬瑞康撫鬚昂首期待着徐明遠的回答。

『這工作自然很偉大。』

他噴了兩口煙，又接着說：

『因為我覺得自己在宦海中滾了幾十年，真是一事無成，現在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倘若再不為國家社會做番事業，將來恐怕要抱恨終身！』

『瑞老的確把人生看得很透澈！』

『且兒童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而現在的教育都是為貴族的公子小姐們而設的，

對於一般平民子弟絲毫沒有顧及，這實在不公平！將來我們收集的那些孤兒，貧民子弟，說不定會培養出來幾位華盛頓，拿破崙，俾士麥，瓦特，愛迪生……您信不？」馬瑞康侃侃而談，滿臉浮泛着自信自得的風光。

『是的，是的，也許從中發現幾個孫中山，繼續領導完成中國的革命！』徐明遠也興奮地跟着說，『不過這筆經費可不小呀？』

『經費沒有問題，』馬瑞康又摸了幾下鬍鬚泰然地說，『我打算毀家興學！把我所有的財產通統捐出來，組織一個委員會保管，專作本院的基金！』

徐明遠聽了不禁肅然起敬，忙走過去與馬瑞康熱烈地握手：『瑞老，您這種精神真了不起！真稱得起蓋世的豪舉！』

『那裏！那裏！』兩人隨即又坐下，馬瑞康繼續說：『我自己常這樣想：人生在世幾十年的光陰，應該爲「大我」留下不朽的生命，孜孜於「小我」利益者毫無生命的價值；錢財，身外之物，不足計也！留給子孫吧，假使他們不爭氣，還不是白費？』

況且我自己沒有兒孫，即使有兒孫也不見得他們能爲社會國家做番有益的事業，倒不如把我這點錢財拿出來培育那些無依無靠的貧兒，使他們成爲國家的棟樑，人類的柱石！您說是不是，徐先生？」

「瑞老，您這種看法簡直是世界上最新的人生觀！」徐明遠又熱情地走過去和他握手：「希望您的貧兒教養院趕緊成功！我給那成千成萬的無教無養的貧兒爲您祝福！」徐明遠委實地受了感動。

「不過，」馬瑞康略略地又把眉毛皺了一下，「現在成問題的是主持院務的人材，我打算聘您爲本院的副院長，全權處理院務！」

「這……這……」馬瑞康的話突如其來，徐明遠的臉上似有難色。

「我們是多年的世交，我想您總不至推却吧？」馬瑞康熱忱地期待着徐明遠許諾。徐明遠躊躇了一下，說：

「我一定幫忙，不過副院長一職實在不敢擔任：一則我的身體多病，——近來不

但咳嗽加劇，且常常失眠。再者，行政事務對我也不適宜，我自己知道。』

『不，請你老兄別推却，副院長一職務必請你屈就，我已再三考慮：在這北京城裏除了你，幾乎找不出第二個人可以勝任！』

『那裏！瑞老太看重我了！其實我的脾氣不好，性子剛愎！任何事情，我要做的，我必負責把它做好；做不好，我就根本不做，從不敷衍人，也不敷衍事！現在的社會像我這種人是很不合時宜的！』

『對了，我就佩服您這種負責任，不苟且，不因循的精神，所以副院長一職非請您擔任不可！請您別再推却吧！』馬瑞康說到這裏，燃了洋火又吸了幾口雪茄煙，『我還有一件事要和您商量。』

『瑞老請說吧，只要明遠做得到的，沒有不效勞！』

『您看教導主任一職請什麼人擔任合適？』他噴着青烟，撫弄着鬍鬚，試探徐明遠的口氣。

『對了，這個人倒不容易物色。』

『我的意思是一位女士，因為將來收集的全是十二歲以下的孩子們，女人比較細心些！』

『是的，女人比較的好。』

『而且最好是專門學教育的。您有什麼合適的？』

『這種人一時倒想不起來。』徐明遠想了一想，『我看就請瑞老的大小姐韻梅擔任教導主任好不好！——她又是專門學教育的？』

『不，韻梅不行，她照料自己的兩個孩子就够她忙了。而且她現在還要幫忙我管理家務。』馬瑞康連連搖頭說：『不，她不合適！』

『可是一時想不起合適的人？』徐明遠不禁起身在屋裏來回地踱步，雙手籠在袖口裏，『中國社會就是這樣沒有組織，平常沒有事的時候倒處都是人求事，一旦真正有了事却找不着合適的人！』

『是呀，』馬瑞康也隨着起立在屋裏蕩漾，『我看這個人還要性情溫和，行動活潑，兜小孩子愛！』

『是呀，所以就更難找了！』

『您看您的高足中間有沒有合適的人？』

『一時也想不起，她們現在都有工作。』

『而且這人要與您有相當關係才好，將來辦事方便些。』馬瑞康帶着微笑，又這樣強調了一句。

『那倒不必。只要她是專門學教育的就行了。』徐明遠淡淡地回答，繼續在屋裏

徘徊。

『對了！』馬瑞康突然止步，臉上露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似的喜悅，『您看張靜華怎麼樣？我們剛才倒把她忘了！她是專學教育的，辦過中小學，富有教學經驗，人品又爲大家所敬佩，而且是徐先生的得意高足！她豈不是我們理想中的人選嗎？』

『靜華？』徐明遠思索了一下，『倒是很合適，我剛才也想到她，不過她也有問題。』

『有問題？有什麼問題？她不是正賦閒在家麼？』

『是的，因為她是施樹仁的妻子，一般學校都不敢聘請她，怕惹麻煩！』徐明遠帶着諷刺的口吻說着就走向原座。

『這正好呀，人家不敢請她，我偏要聘她！』馬瑞康也跟着坐下，聲音越來越響亮。

『就怕她不肯。』徐明遠皺了皺眉。

『爲什麼？』

『聽說她最近打算到南邊去。』

『到南邊去？』馬瑞康聽了似乎很詫異。

『是的，她有一位朋友在南京做校長，來了好幾個電報請她去做教務主任。』

『哦？是什麼朋友？』馬瑞康很關切地這樣追問。

『是她的一位同學。』

馬瑞康又忍不住接着問：『是男同學還是女同學？』不待徐明遠回答他又改口笑着說：『我想這回事，不管如何，還得請明遠先生多方幫忙勸駕，我覺得只有張小姐才能勝任！』說時他把目光凝視着徐明遠，彷彿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徐明遠只好接着說：『我們再想想：是不是有比靜華更合適的人？』

『我想過很久了，……想來想去只有她合適，不管從那方面說！』

『瑞老既然這樣器重她，那麼讓我去問問她吧。』

馬瑞康聽了非常高興，馬上又緊接着說：『現在就去好不好？我們一道兒去，我正要給她送樹仁先生的墓誌銘去呢！』馬瑞康說着就站了起來。

『也好，難得瑞老這樣熱心！』徐明遠也跟着立起，拿了帽子和手杖，隨着馬瑞康上了汽車。在車上他們又繼續談些關於貧兒教養院的計畫。



## 四

張靜華自從去冬丈夫殉難以來，除了偶爾到徐家去坐坐，並到馬瑞康那邊去應酬過幾次，平日深居簡出，在家俸母育兒，很少和外面往來。生活雖艱難，但她母女勤儉樸素，所以暫時也勉強地過得去。不過每當孤燈靜坐，不免常常這樣自問：『難道一輩子就這樣蹉跎下去麼？這樣悠閒的歲月是我們革命青年應該享受的麼？』南方的友人也頻頻傳來足以使她興奮的喜訊，——不是報告江南的革命思潮如何澎湃，就是說明那邊的氣象怎樣蓬勃而有生氣！朋友們都希望她能南去。她自己也想南去，只因老母幼兒的牽絆使她躊躇不決。最近她的女同學梁文芬做了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一連又給她來了好幾封電報，叫她去做教務主任。

文芬和靜華是很親密的，她們在中學同學，大學同班，并且同居一間宿舍，從前是形影不離的好友。她們的性格雖不完全相同，甚至是相反的，然而她們的外表有些

相似，當時一般同學們都稱她們是異姓姊妹。

文芬的外貌長得很美，乍眼看去，甚至比靜華還要美；身體苗條，五官端秀，尤其是那雙眼睛透明而有神，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流露着惹人喜愛的嫵媚；她不像靜華那樣文靜，但比靜華活潑，善交際，喜修飾，尤愛穿色彩鮮豔的服裝。她熱情，明快，爽直，喜怒哀樂往往形之於色，心深處不能蘊蓄絲毫曲慥。她喜愛音樂，彈得一手好鋼琴，歌喉也清脆動聽，在校讀書的時候追逐她的少年頗多。然而她却愛上了一位大學教授趙浩，一個中年的音樂家。不幸趙浩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其夫人何蘋又是一位極賢淑的女子，堅拒與趙浩離異，因此文芬與趙浩雖熱戀了三年之久，而終未能結合。且當時一般親友都責備趙浩浪漫、荒唐，不配爲人師表。文芬的父親也嚴禁文芬和他往來。——幾方面傾來的壓迫有如槍彈襲刺着他倆的心。文芬痛苦到幾度想和趙浩斷絕，然而又沒有勇氣那樣做。兩個靈魂膠黏在一起又割不開，而實際上又不能在一起，這樣矛盾着，使他們倆痛苦到萬分。那熱情的音樂家爲此幾乎想自殺。

兩年前，他們終於鼓氣暗暗地離開了這古城，一同到上海。最近他們到了南京。兩人都有了職業：趙浩在某大學任教，文芬做了女師的校長，在革命的新環境裏工作，他們在精神上比較舒暢。然而他們還沒有結婚。

文芬接任校長以後，常來信催促靜華南下，最近又給她來了幾個電報。這次她毫不徬徨，決定南下，藉此與文芬重溫舊雨，以解胸中的愁悶，更可觀光新都的蓬勃氣象。

靜華正想吃過午飯去和徐明遠商議南下的行程，不料馬瑞康和徐明遠却走了進來。馬瑞康一進門就把寫好的墓誌銘交給靜華，她深深地謝了之後，就讓他們坐。徐明遠便將馬瑞康欲創辦貧兒教養院的計畫與擬聘請她為教導主任的意思一併告訴了她。

「瑞老這種愛護貧兒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希望您的貧兒教養院趕緊成立，使那些無養無教的兒童都有養有教。不過抱歉得很，靜華恐怕不能參加這種義舉，我打算

不日南下，所以教導主任一職還是請您另外物色別人擔任。我謝謝瑞老的好意，真是對不住得很！」靜華聽了徐明遠的述說以後，便很客氣地這樣婉詞謝絕。

「我剛才已經把這意思告訴過瑞老，不過瑞老很器重你，非請你擔任不可！」徐明遠不待馬瑞康開口，忙接着說。

「不過文芬那邊我不能不去，她早就叫我去的，今天又給我來了電報，并且把旅費都兌來了！」靜華仍有難色，同時把棹上的電報交給徐明遠看，「您看，這是文芬的電報！」

「張小姐，這貧兒教養院能否辦成功，現在全看您兩位是否肯幫忙；您還不知道吧，徐先生已經是我們的副院長了！」馬瑞康興奮地笑着這樣說。

「副院長？徐先生？」靜華聽了似乎不信，忙以目光注視着徐明遠。

「是的，這也是瑞老的好意，不過我還在考慮。」徐明遠說着就把電報遞還給靜華。

『徐先生沒有問題，不管爲公爲私，他都不能推却！』馬瑞康把聲音提高，特別這樣強調。

『就怕我身體太壞，不能擔任這樣繁重的職責。』

『對了，徐先生應該多多保重。』

『可是，張小姐，現在北京城裏有成千成萬的貧兒無養無教，我們不忍不管，也不能不管呀！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孔子曰「集天下英才而教之，」難道我們就不應該這樣做，張小姐？』馬瑞康搖着腦袋，撫着鬍鬚侃侃而談了。

『這自然是應該的，樹仁生前也常這樣說：假使我們有力量將中國的貧苦的兒童聚集一堂子以教養，真是人生一大樂事！』

『對呀，可是現在機會來了張小姐爲什麼要到南邊去呢？』馬瑞康忙笑着追問。靜華沒有回答，一種難以解釋的苦笑輕輕地從她的臉上掠過。馬瑞康笑了笑，又懇摯地繼續說：『這是不行的，張小姐，現在事實擺在面前：我這個貧兒教養院假使得不

着您兩位的大力支持，那麼就壓根兒不能開辦！」

「老先生太重我了！徐先生或許可以幫助您，靜華事實上不能幫您多少忙，我的能力經驗都很薄弱。」

「張小姐，請別客氣吧，您的能力、品行、學問誰不知道？——您別客氣吧，張小姐，即使您不着我的老面子看，就是爲了北京城裏成千成萬的貧兒的幸福，您也不應該再推却了！我今天到這兒來就是代他們向您請命！」馬瑞康說到這裏，滿臉堆着動人的表情，激情地站了起來向靜華一鞠躬，把靜華弄得非常侷窘，也忙跟着起立答禮，道：「哦，老先生這樣實在不敢當！不敢當！我看這樣好不好：暫時先請我的那位老同學韻梅姐姐做教導主任，反正她也是專門學教育的，也是徐先生的學生？」

「剛才徐先生也這樣提議，不過不行；她不行，給我料理家務就够她忙的了！而且她的經驗能力和您比起來都相差太遠！」他搖了搖手，回到原座。

「那裏，老先生太客氣了！」

徐明遠坐在一旁見馬瑞康這樣真誠懇摯，便忍不住插嘴說：『靜華，我看就這樣吧：我們幫忙瑞老把這個貧兒教養院先成立起來，候他老人家找着了合適的人我們再告退，你看好不好？』

『不過文芬那邊怎麼辦呢？她很迫切地希望我馬上去！』靜華還是做出很爲難的樣子。

『我寫封信給文芬吧。』徐明遠又補充了這麼一句。

『這好極了！』馬瑞康見他們兩位都答應了幫忙，又忙站了起來，『我明天就把聘書送過來！我誠懇地代表北京城裏的貧兒向您兩位致謝！』說着他走過去和徐明遠張靜華分別熱烈地握手。

這時靜華的母親抱着小樹走了進來，馬瑞康見了忙轉身過去向她問好，并慈祥地捏着小樹的手，兜着他玩，張老太太便慫恿着小樹說：『公公！快叫公公，好乖，快叫！』小樹羞怯地把身子一閃，跳躍到靜華的懷裏。馬瑞康又趕了過去逗着他說：

『俟我們的教養院成立了，你也到院裏去做我們的小天使，我天天買糖給你吃，好不好？』靜華忙教小樹說：『好。謝謝公公！快說！』小樹還是不肯叫，又撲到母親的膝上，羞怯地玩弄着母親的衣紐。

他們又談了些家常閒話，約定次日下午在馬公館開籌備會，馬瑞康正起身向靜華母女告辭，老田媽忽從外面走了進來說：『徐老爺，外面有人找您！』

『找我？』徐明遠很詫異地問。

『是的，找您！』

『那麼請他進來坐吧。』靜華接着說。

『他不肯進來，我已經說過。』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田媽？』靜華又追問，

『年青的，瘦瘦個子，穿着一件藍布大褂！』

『奇怪！這是什麼人？會找到你這兒來？』徐明遠皺着眉想了想，『好吧，我去



看看！」

他走到門口一看，原來就是昨天給他送信的那個軍政府的錄事王守謙。

「哦，是您，王先生！」徐明遠忙走過去和他熱烈地握手，「有消息嗎？」

「我特來給您報告一個重要消息！」王守謙把眼睛向四週掃射了一下，然後壓扁了嗓子說：「樊桐他們剛才又開會了，說這一次學潮完全是您和胡大風在背後鼓動的，他們打算逮捕您，請您趕緊避一避吧，徐先生！」

「哦？有這種事情？」徐明遠似乎毫不驚異，冷冷地這樣問，「您怎樣知道我在這兒？」

「我剛才到您公館裏，徐太太說的。我看您還是避一避吧？」王守謙一面擦着額上的汗，一邊懇摯地這樣說。

「朋友，」徐明遠又走過去和他熱烈地握手，「我很感謝您的盛意，來給我報信，不過我沒有做任何違犯中華民國國法的事情，我不怕，我無須躲避，讓他們來逮

『我好了！』他的態度非常平靜，臉上微微地掠過一絲苦笑。

『不，徐先生，您一定要避一下，我們都很敬重您，我們不願意您遭受他們的蹂躪！』

『不過我覺得問題不在躲避，而在如何和他們搏鬥！』徐明遠這時才嚴肅起來，從他那深凹的眼睛裏閃灼着弈弈的光芒。

『可是好漢不吃眼前虧，徐先生！』王守謙依然堅持着。

『好的，我自己的事情我會斟酌，謝謝您的好意。不過關於張國芳那幾位學生今天有什麼消息嗎？』

『他們現在還關在南海，聽說今天下午要把他們移交到警察廳去。看情形，生命大概不致有危險。』

『我已經託人寫信給樊桐了。但願他們不至有什麼危險。您不到裏面坐一會兒？』

『不，我就要走。明天有消息我再來報告您。』

『好的，謝謝你啊！』

王守謙走了，徐明遠又轉身回到屋裏。靜華見他臉色蒼白，心想他必是又遭遇了什麼新的刺激，便忙問：『是誰呀？您怎麼不請他進來坐？』

『是軍政府裏的一個青年朋友。』——他走到靠窗一張椅子上坐下，兩眼呆望着地，雙手撫着膝蓋。

『有事嗎？』靜華又緊追了一句。

『沒有什麼。』他冷淡地回答。他又忽然起立在屋裏蕩漾，彷彿要說什麼又縮了回去，最後吐出這麼幾個字！『瑞老，您說成話不？樊桐又要逮捕我？』

『有這等事情？』馬瑞康聽了也很驚異。

『剛才這個青年朋友特爲送信來，叫我避一避！』

『真是豈有此理！現在又輪到徐先生身上了！我看這城裏真不能住了！』靜華憤憤不平地說。

『反正我也不怕！讓他們來逮捕我好了！』徐明遠不自覺地又坐在一張椅子上。  
『不會的，』馬瑞康忙安慰着他說，『像您這樣全國聞名的學者他們是不敢下手的！』他摸了一下鬍鬚，在屋裏踱了兩步，『萬一有什麼，還有我馬瑞康呢！』

『對了，瑞老，我個人的事情倒無須您操心，』徐明遠又從椅子站起，『不過剛才聽說那四個學生有解到警察廳去的消息，可否請您再寫一封信給侯聲甫，——警察總監？』

『不成問題！無須寫信，我回頭打個電話給他就得了！』

『瑞老對於這些事情真熱心，那些青年不知要怎樣感謝呢！』靜華見馬瑞康那樣豪爽忙接着這樣說，馬瑞康聽了也很自得，便又接着說：『這沒有什麼，只要我能做到的事情我沒有不盡力的，人生本來應該以助人爲樂呢。』

馬瑞康正在和靜華攀談，徐明遠忽說：『瑞老，您坐坐，我先走一步，恐怕有人到我家裏去找我！』

『好，我們還是同走，我把車子送您回去！』

上汽車的時候馬瑞康還再三叮囑靜華：『張小姐，別忘了，明天下午三點鐘在我家裏開貧兒教養院的籌備會呢！』

## 第五章

### 一

經過兩月的積極籌備，馬瑞康的貧兒教養院在北京西郊海甸村附近的「春滿園」開學了。課雖開了，實際上卻還沒有正式舉行開學典禮，原因是院內設備沒有添置齊全，房屋也沒有修繕就緒；馬瑞康是一位極愛面子的人，希望各方面都能籌備得更好一點，使到院參觀開學典禮的人們留下一個好印象。

現在定於五月四日補行開學典禮，馬瑞康已東請北京城裏各界名流在那天來院觀禮參觀，因而這幾天院內的教職員都異常忙碌，尤其是院長馬瑞康自己，日夜奔勞，幾乎睡午覺的時間都犧牲了，——雖如此，然而他每晚「打坐」的時間還是不肯中斷，因為他認為這是他養身之道的法術，數十年來從無一日間斷。

除了行政組織外，全院分幼稚、小學、技藝、師範四科。學生分兩種：一種是免收學膳費的正生，一種是自費的副生；前者僅限於家境清寒的兒童或無倚無靠的孤兒，後者大都是些富貴階級的子弟，他們的父兄大都與馬瑞康有相當的關係。創辦伊始，每科只招新生五十名，男女兼收，年歲最大的有十八歲的青年，最小的有不到三月的嬰兒。

徐明遠除了擔任副院長，還兼任了師範科的主任。靜華擔任教導主任之外，也兼任了幼稚科的主任。他們爲了生活和工作的便利，都從城裏搬入春滿園住了。靜華并把他的樹兒送入本院的幼稚科，他的老母也隨同搬進了春滿園。他們師生倆近來很忙，不但各科的課程編製與學生的訓練目標要他們負責擬定推動，并且還要襄助馬瑞康計劃全院的行政事務。有時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不合自己的主張或違背民主教育的措置，他們還得費盡口舌去爭取，爭取不到使難免不嘔些閒氣。譬如：學生的待遇分爲兩種他們就不贊成，然而馬瑞康在口頭雖承認他們的主張是對的，但實際上他還是漠視他們的建議，一意孤行。靜華畢竟是女子，還能忍耐，心裏不高興的事情卻不

形之於色；明遠則一向梗直成性，心裏一不如意，口裏便要說，甚至罵！

最使徐明遠難過的是：馬瑞康一味在表面上敷衍他，待他非常客氣，客氣得幾乎使他不能忍受，任何事情在口頭上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并向全院師生宣佈把院務交給他全權負責，實際上他一件事情也不能作主推動，事事都得「請示」院長，他近來除了在師範科教幾點鐘課，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他感到事與願違，精神上反加添了另一種壓迫。因而他的咳嗽一天天加劇，身體比在城裏還要衰弱。但他的事業心很強，他還在盡力掙扎，希望能改良馬瑞康。他向靜華表示；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拂袖而去！他說他要學着忍耐。

靜華到春滿園以後，對於馬瑞康也另有感印。從前，她不深知他，只知盲目地尊敬他，把他當着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自到春滿園以後，因為工作的關係，比較和他接近，可是跟他愈接近，愈使她不敢親近他；這，她自己也說不出為什麼。他待她也委實不錯：別人說不通的事情，只要經她去說，他就馬上答允；她向他建議任何事情



也從沒有碰過壁。每逢他從城裏回來總要帶點食物或用品送給她的小孩和她的母親。公餘之暇，有時他還來約她出去散步，或到他的私宅去晚餐。——在這些場合他總是彬彬有禮，從沒有過絲毫不當的言詞或舉動；假使有，也只有過一次，那就是某夜她和他坐着汽車從城裏回到春滿園，他學時髦青年的樣子，不知是有意或是無意地，把手臂輕輕地繞在靜華的頸肩上，靜華感覺之後立即將身子閃避，他也很知趣地忙把手臂縮了回去，僅僅這麼一次而已。這，在她想，似乎并不能證明馬瑞康非禮，不過從此她見着他總有一點閃閃躲躲，似乎在潛意識中對他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存着一種戒心。但爲了院務她又不能不和他接觸。因而她很惆悵她沒有一個親密的女友在身邊，假使她的老同學梁文芬在這兒，她和異性交往，或許會感到方便多了。

對於馬瑞康她雖沒有失去尊敬之心，但對於他創辦這所貧兒教養院的動機和態度，她和徐明遠一樣地表示懷疑。他對於學生的生活與學習似乎都不怎麼重視，專門在某些浮面的事上特別粉飾，譬如他到這春滿園以來，僅注意到三件大事：首先，整理

院內的風景，那一塊地方應該添植花木，那一塊地方應該修補道路，他尤其覺得春滿園的「枯湖」裏沒有水是一件憾事，他堅持要把玉泉山的水源設法引入湖內，使春滿園有湖光山色之美。其次，是修繕房屋，他覺得春滿園的房屋雖多，但都已古舊，有些甚至破爛不堪，必須一一加以改造或粉刷，使它們煥然一新，並且有些房屋應該懸上他親筆題寫的金字匾額或楹聯。再次，是學生們的制服。他認為學生吃壞一點無礙，甚至吃窩窩頭和鹹菜也不至傷害他們的健康，反正他們都是些窮孩子，對於吃苦是有過訓練的，但他們的服裝必須整齊，漂亮，一律。——這些不但有關學院觀瞻，對於他自己的面子也有連帶關係。所以他近兩個月來幾乎日夜都在督促總務主任曹金標忙着這三件大事。

馬瑞康這種做法，靜華和明遠都再三表示過異議，然而他堅持，他不說這與他的面子有關，而說足以影響貧兒教養院將來向外募集基金。

現在雖補行開學典禮的日子沒有幾天了，這春滿園的一切都籌備得差不多了。湖水雖還沒有開始引入，然而正在加緊進行。現在惟一的困難是經費發生了問題。

馬瑞康雖再三向社會方面宣佈毀家興學，報紙上也曾轟轟烈烈刊載過許多譽詞，但實際上他一毛未拔，貧兒教養院過去所用的經費，完全是以空賣空從各方面東拚西湊而來。譬如開辦費十萬元，就是由大興銀行的經理陳大屏墊支的，以之修理房屋，購置設備，已經用得差不多了。現在已屆月底，教職員的薪水還沒有發放，所以這兩天馬瑞康又在各方面打主意，他自己的私產他根本不想動用，別的朋友他又不便開口，以免揭穿他毀家興學的美名。想來想去，他只有再從陳大屏身上去擠。

馬瑞康與陳大屏是老朋友，沒有什麼說不出口的話，他覺得前年某軍閥綁陳大屏的「票」勒索五十萬的時候，假使不是他從中疏解，十萬元決不能了事的，現在爲了

這貧兒教養院的義舉，從陳大屏身上多擠幾個錢也沒有什麼不合理，他這樣想。而且他現在又聘他爲本院基金委員會的主席，他也有爲本院籌劃經費的責任。

陳大屏爲什麼肯墊支那十萬元的開辦費呢？過去馬瑞康幫了他很多忙自然也是原因之一，不過最大的原因不在此，主要的還是由於貪圖馬瑞康現在的勢力，以維持他的銀行。當時任何銀行都有相當的背景，有的是軍閥的背景，有的是劣紳撐後台，沒有背景，根本不能開銀行。馬瑞康現在雖不在朝，是一位下了台的老官僚，但他在中國社會裏還有相當的聲勢，尤其在腐化的軍閥羣裏他的老面子還吃得開。他的內侄黃宗庭是現任軍政府的交通次長，財政總長王天吉，警察總監侯聲甫……也都是他的朋友。陳大屏洞察了這些現實的關係，知道和馬瑞康往來於他自己和銀行都是有百益而無一損的。現在爲馬瑞康墊付了十萬塊錢就猶如花了一筆保險費，在他看來實在算不了什麼。

馬瑞康爲了要再向陳大屏借錢，這天使親自坐了汽車進城去，將陳大屏接到春滿

園來參觀。同來的還有盧清和尚。

猜想汽車還沒有出西直門，曹金標早就率領着差役轎夫等恭候於春滿園的門首。在期待的時候，他吩咐差役們再把門口打掃一次，命令園丁搬了幾盆綉球和甲竹桃之類的花卉點綴在大門口的石塔上。同時他又叫他們在地面上澆了幾桶水，爲的是汽車的輪子不致揚起地面的塵土。

汽車的喇叭響了，曹金標忙從號房裏跑了出去。夫役們也都緊張起來。汽車還沒有停穩，他就恭謹地迎上前去。車停了閘，他就搶着把車門打開，先把馬瑞康帶來的食品接在手中。馬瑞康左手拿着手杖，右手拿着禮帽，飄逸地從車上下來，陳大屏與盧清也依次下了車。曹金標滿臉堆着笑容分別叫了一聲『陳總經理』和『盧清大師』之後，就忙向馬瑞康說：

『報告院長，是先到山頂伴月軒休息嗎？轎子早已預備好了，三乘！』

馬瑞康沒有回答，只略略地點了點頭，筆直向石塔上走去，但走了兩步又站住，

仰首凝望着大門堞上他最近題的斗方匾額，一種頗爲自得的神氣浮泛在他多繡紋的臉上。陳大屏與盧清和尚也站在旁邊讚賞了一番之後，大家才上了轎子，向伴月軒去。

這春滿園本來是建築在一座似山非山的高原上，其地勢的起伏頗類似北京城內的北海公園，一叢叢的古木裏疏密有致地點綴着幾十幢古香古色的屋舍。伴月軒座落在園內的最高處，站在那裏俯瞰，郊外的景色一覽無遺，並且是觀月的勝地，所以馬瑞康選了此處作爲他的住宅。

三乘轎子爬着迂迴曲折的石板小道，穿過幾叢松林，大約走了二十分鐘之久，才達到伴月軒。三人下了轎，馬瑞康忙招待陳大屏盧清和尚往裏面坐。李忠和春桃先後獻上清茶與手巾把子。他們一面飲着茶，一面憑窗遠眺，只見西山全景，玉泉山，萬壽山，昆明湖，圓明園的故址，清華燕京的校園，都歷歷在望，從昆明湖的湖面上幾乎可以隱約地看到西直門城樓的倒影。陳大屏和盧清都連聲稱讚馬瑞康有眼光，選擇了這麼一個風景幽美的地方爲院址。

「好！好地方！這原來是什麼人的別墅，瑞老？」

「不錯吧？——這原來是前清桂王爺的別墅。是當年桂王爺歇夏的故址。」

「這面積不小吧？週圍有好幾里？」

「據曹金標他們測量，週圍有三里多地。大小房屋有五十六棟。」

「房子够用嗎？」

「現在還用不完。不過房屋都太舊，光線不好，有些還沒地板，所以從你那裏取來的十萬塊錢幾乎十之八九是用在修理房屋上面。」馬瑞康說到這兒，就把手向山下不停指着：指明這一棟房子是小學部，那一棟房子是幼稚部，何處是師範部與圖書館，教職員宿舍等，一一指點給陳大屏看。大屏俯瞰整個的春滿園，只見數十棟古屋疏密有致地點綴着全山，并見山下還有一座芳草雜亂無水的澗湖，因而便問：

「山下的那座湖爲什麼沒有水呢？——這似乎是春滿園的美中不足！」

「我也覺得奇怪那湖爲什麼沒有水呢？——假使那湖有了水，像萬壽山的昆明湖

一樣碧澄澄的，再種上一遍荷花，這春滿園可太美了——有山有水，地靜景幽，不但是一個辦學的好地方，就是給我們出家人住住，也是一塊樂園！」虛清也隨聲附和說。

「是呀，這是春滿園惟一的缺陷！不過請你們放心好了，本院開幕的那一天這無水湖一定會變成有水湖了！」馬瑞康忙答道。

「怎麼？您能使這乾涸的泥塘變成有水的湖？」陳大屏聽了似乎有些不信。

「我想這湖從前一定是有水的，否則根本就不會有這麼一個湖，您說對不，瑞老？」

「不，據說這湖從來就沒有過水！」

「哦？有這種事情？請您說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據說當年桂王爺建築這春滿園的時候，首先就開闢這座湖，將挖出來的土堆成了這座山，但是湖開好了，却引不進水來。」



『爲什麼？——這兒離玉泉山不是很近嗎？引水不是很方便嗎？』

『是呀，可是附近的農民反對，說玉泉山的水源有限，平常灌溉莊稼已感覺不夠，那能再把它引來灌湖呢？所以桂王爺沒法，只好讓這座湖乾着，一直乾到現在！』

『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可惜了，這樣美麗的風景，這樣廣闊的湖面，沒有水，這真是一個大大的缺陷！瑞老，還是想想辦法吧，引點水進來，種上一遍荷花！』陳大屏進一步慫恿馬瑞康說。

『我已經叫曹金標想辦法了，據說沒有問題，這幾天就可以進水了。』

『那好極了！』

他們談到這裏，春桃李忠端來了幾樣點心，虛清見養性齋的用人都到這兒來了，便問：『瑞老是不是打算常川住在這春滿園？』

『我今後打算城裏鄉下兩邊住，反正有車子，也很方便。』

『聽說那位張靜華小姐也到這邊來工作了？』盧清一面嚼着點心，一面這樣問。

『是的，她現在是我們的教導主任。』

『這位小姐很能幹吧？』

『這位小姐的確很能幹，我這院裏所有的課程都是她和徐明遠一手擬定的。』

『是的，這位小姐我只見過三次，看樣子就很能幹，希望她能永遠在瑞老的身邊幫忙，使瑞老的事業蒸蒸日上！』盧清說着在他的臉上露出一種含有特殊意味的笑，馬瑞康聽了盧清的話中有話，忙轉移題目說：

『徐明遠這個人也了不起，他的身體本來很瘦弱，可是自從他就任本院副院長以來，幾乎日夜都在忙着。』

『聽說徐先生的人品很高，學問也很好，是嗎？』陳大屏一面接過李忠遞給他的手巾把子揩着嘴，一面這樣問。

『是的，很好，他是國內有名的學者，很得現在一般青年的信仰。』

『瑞老得着這兩位能幹的幫手，將來這貧兒教養院的發展一定是不可限量的！』

『是的，不過今後還得請你們諸位老朋友幫忙。我今後打算不做官了，做官真沒意思整天做些欺人的事，說些騙人的話，害人損己！我今後要把我畢生的精力放在這貧兒教養院上！』馬瑞康說時不覺又撫着他花白的長鬚，似乎很有堅定的決心。

『我看這倒不必，雙方兼顧也可以；有官做的時候無妨做做官，無官做的時候無妨辦辦教育，做點慈善事業。這完全不衝突。』陳大屏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把眼鏡從鼻樑上取下來擦去鏡片上的塵土。

『不，不，官我是決計不做了！』馬瑞康搖着頭，口氣毅然決然。

『說不定國民政府的勢力到了北京，還要把您老先生抬了出來撐撐場面，難道您好意思不出來嗎？』

『不，不，我決不出來，而且他們人材濟濟，不一定要把我這老朽抬出來，說不定他們還要把我當着土豪劣紳來打倒呢！』

『這請瑞老放心好了，不會的。國民黨雖標榜革命，恐怕實際上他們還得和我們這般舊勢力妥協呢？不信您瞧着吧！』陳大屏說着又把眼鏡戴上了。接着他就舉目向屋內張望，看見牆壁上有圖釘按着的一幅筆墨鮮穎的墨蘭，忙走過去細瞧，原來是馬瑞康最近畫給張靜華的。

『瑞老近來雅興還是很濃吧？——這是最近畫的？』——虛清也跟着過去細細地欣賞，並連聲讚道：『好，妙！像瑞老這樣瀟灑的筆墨，只有這位張小姐才配承受，題得也非常恰，——空谷幽香——妙！好！』

『那裏！那裏！這是靜華搬到園裏來住，我見她屋子裏空空洞洞的，就寫了這張畫送給她補壁，可是已經畫好了好幾天還沒有送過去。』

『這位張小姐住在什麼地方？』

『她就住在這附近的「冷香榭」，她那邊風景最好，爲全山之冠，你們來看，』馬瑞康說着就引陳大屏虛清從屋裏邁步到平台，用手指着冷香榭的方向說：『這春滿

園只有她那邊有幾千杆香妃竹，枝葉都很密茂！」

『其實冷香榭，不應該有竹子，而應該有梅花才對呢。』陳大屏笑着說。

『一點兒不錯，聽說當年冷香榭本來有兩株古梅，是桂王爺派人從南方移植來的，大概是因爲天氣太冷，終於沒有種活。』

『我們現在到冷香榭去看看好不好？』盧清興致勃勃地這樣提議。

馬瑞康立即附議說：『好呀，我們索興把全山參觀一週，看看我們那一羣小天使，同時也可以看看我們圖書館，體育場，大禮堂，工廠。』

於是，他們三個人離開了伴月軒，沿着石板小道慢慢地走去，轎夫在後面跟着。他們穿過了一叢楓林，不到一會兒功夫就到了冷香榭，可是籬笆院裏冷清清地沒有一個人。叫了門，張老太太半晌才從廚房裏迎了出來。原來張靜華和徐明遠都到山下辦公去了。馬瑞康這一羣只好在那裏略略地觀賞了一下竹林：便繼續往山下走。

『張小姐的住處離瑞老的伴月軒倒很近，公餘之暇彼此酬往倒也很方便。』邁出

冷香榭的籬笆院，虛清有意無意地這樣笑着說。

『除了接洽院務，我很少有機會和她見面。徐明遠也和她住在一起。』馬瑞康這  
樣解釋。

『徐先生的家眷沒有搬出城來嗎？』

『沒有！』

『爲什麼不搬出來呢？搬出來住不是方便多了嗎？』

『我也這樣勸他，可是他說緩些時候再說吧。』

『他和張小姐是什麼關係？』

『師生關係。她的丈夫施樹仁也是明遠的學生。』

他們邊走邊談不覺已到小學部的碧雲樓。

這樓高大寬暢，建築在一座松林裏。樓下是課室，樓上是孩子們的宿舍。一色的  
白皮松，潔淨，青翠，團團地把這座樓房抱住。最難得的是有兩株三人不能環抱的白

菓樹挺立在樓前，密茂的枝葉展開來就好像是兩把大雨傘，孩子們在這兒游玩非常蔭涼。

孩子們這時正下了課，一齊都聚集在白菓樹下游戲。他們見了馬院長帶着一個和尚走來，都驚奇地圍攏過來，彷彿那和尚攜來了什麼法寶。一位四十多歲的，小腳放大的先生也笑着趕過來打招呼，叫孩子們讓開路，好叫院長和客人們進到室內去。他們那裏肯聽！尤其是那些身體每較健壯的，衣履也每較精潔的孩子們，仍然跟在虛清的後面取鬧。只有極少數的幾個面帶菜色衣履不十分整潔的孩子們，見着老師連連地申責，便都漸漸地退後了。馬瑞康便把那些活潑和衣履精潔的孩子們一一介紹給陳大屏，說：某某是李局長的三少爺，某某是陳二爺的大小姐，某某是吳經理的第四個小弟弟，……因為他們都是自費的副生，他們的家長都是陳大屏的熟人。

陳大屏虛清等參觀了課室，又上樓去參觀孩子們的宿舍。

宿舍男女有別，也是分成兩部，房屋雖然是一樣的，但床被却有顯著的區別。自費

生睡的是小鐵床，上面鋪着潔白鬆軟的被墊；正對生睡的是疊架雙層粗糙的木床，每床上下睡二人，被墊也比較粗陋。不過屋內的空氣陽光都很好，每個宿舍裏設有一位保母，兼負看管之責。當馬瑞康正在樓上參觀的時候，總務主任曹金標也從山下趕到，於是他插入中間爲他們解釋床被是那裏買來的，價錢是如何公道之類的話。

### 三

從碧雲樓出來，爬過一個小山坡，就是師範部的「吟雪堂」。這兒的樹木比較少，可是疏密有致地堆砌着玲瓏奇偉的太湖石。住在這裏的青年都是些中學生，貧富參半，程度比較高。這時徐明遠正在給他們授課，見了馬瑞康引着陳大屏虛清走進課室，他微微地向他們點了點頭，馬瑞康以爲他要過來和陳大屏他們週旋，可是他沒有這樣做，仍然集精會神地繼續講他的課，講台上堆着好幾本參考書，同時還放着一個激口的洋磁罐，他講了幾句，便要咳嗽一陣，咳出來的痰就吐入洋磁罐裏。但是他的



聲音很宏亮，神情亦極飽滿，時時以手式解釋他的言詞。陳大屏他們站在課室裏聽了一陣，聽到徐明遠滿嘴的「德莫克拉西」，「杜威」，「桑戴克」，他們聽着索然無趣，便悄悄地離開了吟雪堂。

轉了兩個灣兒，到了圖書館。這是全院風景最幽靜的清風閣。閣前孤立着一株虬松，枝幹挺勁，蒼翠欲滴。館裏的圖書並不多，大都是從馬公館搬來的幾部裝飾門面的線裝書。一切尚未籌備就緒，馬瑞康題的「圖書館」匾額油漆尙未乾透。徐明遠介紹來的管理員王守謙正忙着在裏面編寫圖書目錄。他本來是在軍政府的教育部充當錄事，因為崇拜徐明遠，便跟他同到這貧兒教養院來工作。這時他見馬瑞康走進屋裏，便忙站起來招呼，並向陳大屏虛清微微地點了點頭，但是他們彷彿沒有看見似的，筆直走入書庫去翻閱那幾部線裝書。

離開圖書館，再往下走就是幼稚部，曹金標不待馬瑞康這一行離開清風閣，就先跑到「倚虹樓」去通知張靜華。她這時正和一位孫韻秋小姐帶着一羣天真爛漫的小朋

友——她自己的樹兒也是其中的一個，——在院子裏遊戲，有的在打鞦韆，有的在跳繩子，有的在堆積木，靜華站在他們中間滿臉堆着慈祥的笑，手脚不停地指導着他們玩。曹金標以一副緊張的神色，忙插了過去說：『院長領着陳總經理和盧清法師來參觀了，就在後面，馬上就要到這兒來！』不料靜華並不十分睬理他，只是淡淡地點了點頭，依然熱心地領着孩子們玩耍。曹金標夾在中間無趣，便退了出去。

三乘轎子早已到了門口。曹金標三步當着兩步地跑到大門去迎接。

『這邊就是幼稚部。是張小姐在這邊兼部主任。』馬瑞康引着陳大屏和盧清大搖大擺地從外面進來，曹金標進一步地趨前向馬瑞康報告：『張主任也在這兒！』

不等靜華過來和他們打招呼，馬瑞康却先把陳大屏盧清介紹給她和站在旁邊的孫韻秋小姐。轉身，馬瑞康又跑過去和小樹握手，逗他玩，並從袋內取出一包糖給他。小樹現在不像從前在城裏時那樣羞怯，他毫不客氣地把糖接在手裏。

『喊我！喊我一聲！』馬瑞康滿臉堆着笑容，握住他的小手。

「公公！」果然小樹很活潑地這樣叫了一聲。

「不，不要叫我「公公」！喊我「伯伯」！」

「媽媽教我這樣喊您的！媽媽說：凡是有鬚子的人全是公公！」小樹說着把身子一扭，又跳入他的伙伴裏去玩了。陳大屏虛清也都笑了，覺得這孩子很活潑，並向靜華讚許了一番。

「真的，大半孩子們都不喜歡鬚鬚」，陳大屏笑着說，「我那個最小的孩子也是這樣。他常常扯着我這幾根鬚鬚玩！」

「您何不把鬚鬚剃去呢？」——馬瑞康笑着問。

「什麼話！五十幾歲的人剃鬚鬚？」

「大屏倒不必那樣做，我看瑞老倒應該！」虛清的話說了一半，一想不妥，便又縮了回去，他不禁望着馬瑞康笑了笑。靜華乘此溜到小孩子羣裏去了。

「是他們吃點心的時候了！」孫韻秋向靜華這樣提醒，靜華忙看了看手錶，「對

了，十點半了。』於是她把掛在胸前的口笛長長地吹了一聲，聲音噪雜的孩子們頓時都安靜下來，自動地排成一長排，之後，靜華向他們宣佈：『現在進去吃點心！』

孩子們依次走入課室了。馬瑞康一行也跟着進去參觀。

孩子們依次圍繞着小桌坐下。孫韻秋給他們每人圍上一條飯巾。兩位保姆端來十幾瓶豆漿和兩大盤餅乾，分發給他們之後，孫老師吹了一聲口笛，大家才同時「開動」。

馬瑞康發見小樹也在那裏喝豆漿，便笑嘻嘻地走過去摸摸他的頭，很慈祥地問：『小樹，你喝的也是豆漿嗎？——我不是每天叫他們送你一瓶牛奶嗎？』

『媽媽說……我應該和大家小朋友吃一樣的！』小樹一邊回答，一邊咕肚咕肚地喝碗裏的豆漿。馬瑞康聽了，忙看了靜華一眼，而靜華正忙着照料別的孩子們吃點心，沒有注意，於是站在旁邊的陳大屏說：『這些窮苦的孩子們吃豆漿是可以的，不過像那些有錢的孩子們似乎應該吃牛奶之類的東西好一點。』

『一點兒不錯，我每逢開院務會議的時候都這樣提議：正生，那些招來的窮苦的

孩子們，吃差一點兒倒無所謂，那些自己花錢的學生們卻不應該吃得這樣壞，可是徐先生和張小姐都堅決地反對。」

「哦？他們爲什麼反對呢？」

「他們說：這不合乎平等教育的原則！」

「噯喲！平等！平等！——這種事情就無法平等！人根本就不能平等！」陳大屏的口氣與神色對於「平等」兩個字似乎表示極端的厭惡。

「啊彌陀佛，在我們佛家看來，陳經理這種看法我們可不敢贊同。」虛清聽了陳大屏的話忙這樣笑着說。

「自然囉，教育是應該平等的，不過問題是：人家自己有錢，而且願意花錢，爲什麼不給他們吃好一点呢？」——陳大屏還是喋喋不休地站在那裏和虛清抬槓。可是，馬瑞康早已溜過去和靜華談話了。

孩子們吃完了點心，馬瑞康又要求靜華帶陳大屏虛清上樓去參觀了一週，然後他

們才離開倚虹樓，打算到山下的春明館去休息。馬瑞康請張靜華一同下山，她先婉辭拒絕，後經馬院長再三邀約，說陳大屏與盧清都想到教導處去看看，希望她能陪着到春明館去解釋一番，靜華沒法，只好隨着他們走了出來。

陳大屏和盧清步出倚虹樓就先上了轎子，直奔春明館，馬瑞康一定要讓靜華坐在他的轎子，她那裏肯依，堅持要獨自走下山去，馬瑞康心想：這樣也好，陪着她走到春明館，一路上可以和她談談。他使命轎夫抬着空轎子先到春明館去等他。靜華雖在心裏不願他陪着，可是又不便拒絕，於是紅顏白髮並肩在迂迴曲折的綠蔭蔽天的石板小道上走着。這時鳥語花香，景色宜人，假使他們是一對青年情侶，倒是一個暢敘情懷的好環境與機會。可惜他們不是。先兩人默默無言，後來馬瑞康打破了沉寂，問靜華入院以來有什麼感想。她淡淡地回答了一聲『很好』。和馬瑞康並肩漫步，她彷彿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壓力，使她神情不安；馬瑞康對此似已有感覺，便掉頭往後看，原來曹金標也蹣跚地跟在後面，馬瑞康馬上轉身立住把眉頭一皺，向曹金標吼道：『

你還不趕快到前面去招呼一下陳總理他們？」曹金標聽了，連聲答應了幾個『是』，便趕着衝上前去了。

張靜華還是默默無言，臉色很不自然，雖經馬瑞康百般套引她說話，但她總離不了『是』或『很好』之類的敷衍字眼。馬瑞康想：爲什麼張靜華老是這樣冷冰冰的使人不敢親近，難道自己有什麼地方得罪了她麼？他一邊七上八下地想着，一邊信步向前走着，不知不覺已到達了春明館。

這是春滿園最高大的一幢廟堂式的古屋，其堂皇不亞於城裏馬公館的「益壽堂」只是它的顏色較爲暗淡而已。館前的六株西府海棠雖已開過，然而濃蔭密茂的枝葉上還掛着零星殘謝的花瓣。側面的兩株玉蘭也是園中的奇卉。據說當年海棠和玉蘭盛開的時候，桂王爺必東邀城裏的名士墨客到這春明館來賞花賦詩，成爲一時的韻事。惟有館前的一座「枯湖」乾巴巴的沒有一滴水，美中不足，削減了這兒的景色。

陳大屏和盧清已先到達春明館，曹金標正陪着他們站在館前的台階上欣賞風景，

他們看見馬瑞康和張靜華姍姍走來，大屏便笑着說：「瑞老，怎麼走得這樣慢呀，我們已經到了半天了，這邊的風景真美，可惜沒有照像機，不然，我們大家可以站在這台塔上照一張像，以留紀念。」

「這很容易，照像機我這邊有。」馬瑞康說着就命曹金標到辦公室裏取自己的小照像機。張靜華便在這時靜悄悄地溜入了自己的辦公室。

照像時，馬瑞康發覺靜華不在身邊，便忙命曹金標去找，可是金標回來報告：「張主任現在正忙着，她說照像請別等她。」

「那麼我們就先照吧！」陳大屏說着就整了整衣襟，掠了掠頭髮，端端正正地立在台塔上，馬瑞康勉強應了一聲「也好」，但在他的臉上卻浮泛着一種不愉快的神色。這，被虛清窺見了，便向馬瑞康說：「我看還是去請張小姐來一同照吧？瑞老，您自己進去請她來吧？」陳大屏見虛清這樣提議，便也慫恿着馬瑞康親自出馬。

馬瑞康趕到教導處的辦公室，不料徐明遠早已下了課，這時正在教導處與靜華同



討教務，馬瑞康見了便忙笑着說：「明遠兄也在這兒，好極了，我們一塊兒到前面去照張像，陳大屏盧清都在那裏，你也可以和他們去談談。」

「我們都很忙呢，瑞老？」

「只需要一會兒功夫！他們都在外面等着啦，走吧！走吧！」

「那麼徐先生就去吧，我一個人在這兒先把這課程表改好！」

「不，不，靜華，你也得去，難得這麼一個機會，我們自從籌辦本院以來，兩個月的日夜辛勞，這還是首次照像呢！走吧，走吧，一同去！」經馬瑞康這樣催促着，靜華沒奈何，只好跟着徐明遠一同到館前和大家拍了照。可是，馬瑞康還未盡興，一定要拉明遠靜華和他自己另拍一張。拍完照，馬瑞康命曹金標即日送進城去沖洗，并再三叮囑把他和明遠靜華同照的那一張特別放大。

之後，他們又談及「枯湖」的水源問題，這顯然已分成了兩派意見：明遠靜華認為湖水的有無對於辦學毫無關係，而馬陳等則認為湖若有了水，可增加春滿園無比的

綺麗風光。最後馬瑞康的結論是責成曹金標於五月四日本院成立典禮前，「枯湖」裏一定要有水。

到春明館各部辦公室參觀了一週，陳大屏虛清又隨馬瑞康上山，到伴月軒去午餐。靜華以老母在冷香榭候着她午飯，委婉地辭謝了。徐明遠只好勉強地和他們一同上山去酬酢。

#### 四

大家坐在伴月軒的飯廳裏吃飯的時候，馬宅的秘書顧新之夾着一個皮包，滿頭大汗，氣喘喘地推門進來。這似出乎馬瑞康的意外，「你怎麼來了，新之？」

「我特來向總長報告幾件事。」

「怎麼不打電話來呢？」

「電話叫不通，而且在電話裏恐怕也說不清楚。」

『好吧，那麼等一會兒再談吧，你先吃飯吧？』

『我已經吃過了。』顧新之還鵠立在門口裏不敢移動。

『那麼你到裏面屋裏去坐吧。』

顧新之向在座的客人們應酬了幾句，才步入了客廳。馬瑞康草草吃完了飯，也隨着走進了客廳。陳大屏虛清這班人卻留在飯廳裏嗽口、剔牙、吃水菓、擦開水。

『新之，有什麼事？又是三小姐在胡鬧嗎？』馬瑞康走進客廳就問，同時拿着一根牙籤在剔牙。

『可不是嗎？公館裏的事情我實在難以對付，我想我還是向總長請長假吧，要不，您調曹金標回公館去，我到這邊院裏來？』顧新之皺着眉頭，彷彿受了極大的委屈似地這樣說。

『你先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您不是叫我給三小姐五千塊錢嗎？今天一早我就親自送過去，可是她堅持要兩

萬，我就說：總長只命我給五千！她便不由分說，馬上把五千塊鈔票往我臉上一摔，吼道：「總長！總長！你們這些狗東西只認識總長！你們以爲這些錢都是總長的嗎？還不是民脂民膏，從老百姓身上刮來的！」她說着就氣沖沖地驟然衝過來打了我一個嘴巴！」

『該死的畜生！該死的畜生！』馬瑞康聽了報告連聲罵道。

『我當時也本來想還擊她一個嘴巴，預備和她對打，可是又怕對您不住！』

『唉，你當時爲什麼不打呢？你若打了她一頓也可以給我出出氣！』

『我看平日總長都不敢……我們那敢和她動手呢？況且當時莫武官也在座，鬧起來怕他們外國人笑話！』

『怎麼得了，這個畜生這樣無法無天地胡鬧下去？』

『我看還是給幾個錢送她到外國去吧？不然，我們也真受不了！』

『是的，我一定要想辦法。我看你還是回城去吧，公館裏那麼多事情，你不在那

裏更不得了。」

『我想我還是跟總長到這院裏來工作吧？或者我和曹金標對調；要不，我就向您告長假！』

『新之，你跟了我這麼多年，難道還不知道我的脾氣嗎？不准胡說！還是趕快進城去！有什麼事等我明天回公館再解決！大小姐她們沒有什麼吧？』

『大小姐她們都很好，就是黃姑少爺老打不起精神。』

馬瑞康正在慨歎着家庭瑣事，陳大屏虛清從飯廳裏推門進來，向他告辭回城，馬瑞康忙起身和他們週旋，挽留他們去參觀院裏的技藝部，他說那邊還有五十多個青年在習作陶器、木工、鐵工、印刷，希望他們也能去指示一番。但陳大屏和虛清都因為下午在城裏還有約會，必須趕回城去，便婉辭謝了。爲了要請陳大屏再墊支五萬元，臨行時，馬瑞康又單獨和他談了一陣。然後馬瑞康才叫李忠備轎子親自送他們下山，並催促顧新之搭他們的汽車一同回去。徐明遠也向馬瑞康道謝，獨自回到冷香棚去了。

當晚，馬瑞康又在春明館召集了一個院務會議，各部主任都已列席，主要的目的是討論如何加緊五月四日開幕典禮的籌備工作。馬瑞康在這個會議上特別強調「枯湖」的引水問題，曹金標便即席報告僱工修理水閘及開闢溝道的經過，並保證在五、四那天湖內必會有水。這會議名雖為「會議」，但實際上只是召集各部門人員聽取馬瑞康的「訓示」而已。關於枯湖引水的問題雖經徐明遠張靜華再三申述理由反對，但馬瑞康堅持已見，命令曹金標加緊實行。

次晨，馬瑞康正要進城去料理家務，經過枯湖的堤邊，忽然發見湖裏已經有潺潺的水源流進，他見了非常高興，認為曹金標做事確實相當能幹，昔日桂王爺沒有辦法的事情如今他都有了辦法。他興奮之餘，又給了曹金標許多獎勵，然後才登車進城。可是就在當日，馬瑞康進城去不久，春滿園的門口麪聚了好幾百穿短衣的農民，要求面見馬院長，院警與號房都說馬院長進城去了，有什麼事情請改日再來。然而農民不答應，說事情太迫急了，決不能延遲，他們硬要求見徐副院長。號房還是不肯傳

報。於是雙方起了衝突，一片噪鬧之聲傳到了春明館的辦公室。徐明遠忙趕了出去，問明了原委，便將農民中比較年長的兩位請到會客廳坐。

『徐副院長，您是明白人，我跟您說說這裏面的經過：玉泉山的水近幾年灌溉這附近的稻田本來就不怎麼够，現在這邊的曹主任還要截它過來灌湖，這怎麼成呢？你想想你是明白人，徐副院長！』其中一個鬚髮皤白的老頭子一走入客廳就憤慨地這樣嘮叨着。

『而且現在正是插秧的時候！』另一個老農又接着這樣補充。

『整個的直隸省，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咱們這附近產點米！假使現在沒有水插秧，我們這附近的老百姓豈不都要活活地餓死嗎？』

這兩位老農滿臉堆着怒容不待徐明遠開口接二連三地這樣訴敘着。

『那麼，這種情形你們告訴曹主任沒有？』徐明遠很溫和地這樣問。

『早已告訴過他了！可是他聽不聽！』

『他說奉了馬院長的命令，非要這樣做不可！』

『這是曹主任騙人的話！我們都不信，馬院長是好人，是一位有名的慈善家，他老人家怎麼會做出這種喪天害理的事情呢？他創辦這個貧兒教養院，聽說也是爲了做好事？』

徐明遠張靜華聽了這兩位老農的話，彼此看了一眼，頓時面紅耳赤，臉上浮起一種苦笑。

『我們今天特爲來看他，求他做好事，趕緊命曹主任別搶劫我們的水源！這水，好幾萬老百姓指着它活命呢！』

『是的，我知道，這水是你們的生命線。我一定把諸位的話傳達給馬院長。』徐明遠很客氣地回答。

『可是聽說曹主任還在僱人築堤截水，要是今晚他不把新築的堤毀了，我們就要自己動手了，到那時候可請你這邊別見怪呢！』一個老農又這麼補充說。



『那麼徐先生是不是可以馬上告訴曹主任叫他別引水了？其實這湖裏沒有水和我們辦學有什麼關係呢？』靜華在旁向徐明遠說。

『是呀，這位小姐也是明白人。』

『是的，她是我們這兒的教導主任，張小姐。』

『哦，張主任，是的，你也是明白人。請你兩位費心吧，我們走了。麻煩你半天了。』兩位老農說着就告辭走了出去，徐明遠親送他們到大門外。

徐明遠回到辦公室，馬上叫聽差把曹金標請了來。

『剛才的事情你知道嗎，曹主任？』

『我早就知道了。可是，徐副院長，叫我有什麼辦法呢？院長再三責成我放水進到湖裏來，這是您曉得的。』曹金標滿臉堆着笑容解釋他的困難。

『可是現在是此間農民插秧的時候，你把水截了進來，老百姓怎樣插秧呢？』

『其實也是他們胡說八道的，玉泉山的水很多，就是我們截了一點灌灌湖也不至

影響他們的耕種呢！」

『你這話不對，曹主任，剛才人家明明說這妨害他們的耕種！』徐明遠的臉色有些不好看，口氣中似乎在責備他。

『那麼副院長的意思是停止放水？』

『是的，我的意思是馬上停止放水！』徐明遠肯定地這樣說，咳嗽了兩聲之後他又補充：『即使要放水，也應該在農民插秧之後。』

『可是那趕不及五月四日的落成典禮？』

『我覺得趕不及也沒有關係。』

『到那時候假使馬院長罵我呢？』曹金標還是喋喋不休。

『曹主任，不要緊的，假使院長罵了你，有我幫忙你負責！』張靜華忍不住這樣插曹。

『那好極了。既然張主任肯負責，那好極了。我馬上叫他們停止放水。既是張主

任這樣說了，我想在院長方面不會有問題的。」曹金標說時滿臉堆着諂媚的笑；他想張靜華近來是馬瑞康面前的紅人，不能不敷衍她，至於徐明遠這種書獃子就是得罪了他也沒有什麼關係。

『那麼請你趕快叫他們停止放水吧。』

『好的，我馬上就去。』曹金標向徐明遠張靜華深深地鞠躬而退。

『曹金標這人鬼頭鬼腦的，我真不喜歡他那副令人討厭的面孔！』靜華見曹金標離開了辦公室，便輕輕地向徐明遠這樣說。

『這還是教育問題。他一向給瑞老充當馬弁，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你看吧，這事他雖滿答應了，但不見得會馬上去做。』

『那可不行！我一定逼着他馬上停止放水！』

『還有一件事，我還沒有報告徐先生呢。』

『什麼事？』

「這院門口近來不是開了一家小飯館嗎？你知道是誰開的嗎？」

「不知道。」

「聽說就是曹金標開的。」

「哦？」

「他開館子倒無所謂，不過聽說他把學校廚房裏的東西常常搬到館子去用。所以近來學生和教職員的伙食越來越壞了。他們都有怨言。」

「竟有這種事情？」徐明遠聽了頗爲驚異。

「而且那些有錢的副生常到他的飯館裏去吃。我想這很不好，你幾時有使，請你把這事和院長說說。」

「好的。我本來不讚成把學生分成兩種，這顯然不是我們理想的教育。爲了這事我和瑞老不知爭論了多少次，可是他還是堅持他的辦法。從前他約我們來幫忙的時候，說得多麼好聽，——說什麼都照我們的辦法，可是現在全滿不是那麼一回事。」

了！」——徐明遠的語氣中洋溢着無限的感慨與失望。

「說的是囉，我近來心裏也煩得很，覺得這不是我們理想的教育，甚至是相反的教育！」

「是呀，這是我們當初沒有想到的。」徐明遠不自主地離開辦公桌在屋裏踱步，彷彿有一塊千斤巨石壓抑着他的心。室內靜寂了片刻，靜華又說：「徐先生，我還想到南邊去！」

「咱們看情形再說吧。萬一這兒不能做點事，我們只好一同到南邊去。」

「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將來是毫無希望的。」靜華的臉上顯出多重失望的神色。

「不過，我幾時還想找瑞老痛痛快快快切切實實地談一下，萬一他不改變作風，我們只好辭職！」

「是的，我們只有這個辦法。」

「不過招來的這些孩子們，我們辭了職，他們的前途當更不堪設想了。」

『正是爲了這個問題，我現在很着急；萬一我們走了，這些孩子們將來不知要受什麼樣的罪！孩子們都是很可愛的。』

徐明遠張靜華正在發牢騷，幼稚部的孫韻秋派人來請靜華趕緊上倚虹樓去，說那邊有孩子患病了。靜華聽說，只好忙着趕到倚虹樓去。

徐明遠對於水的問題仍放心不下，又數度叫人催促曹金標，叫他即刻毀堤，停止進水。下午，果然湖水的來路被切斷了。徐明遠見了倒很高興。

次晨，馬瑞康從城裏回到春滿園見湖水停止了，新築的截水堤也被毀了，駭然震怒，將曹金標叫到辦公室裏去大大地申斥一頓，曹金標只好將一切的責任向徐明遠身上推。盛怒之下，馬瑞康限期即刻恢復水源。曹金標奉命之後，又立即僱工築堤截水。但當地的農民受了另一批農民的警告，無人應徵，曹金標無法，只好將全院的差役調了去截水。這更引起了當地農民的憤恨。

於是情形更尖銳了，兩邊開始了鬥爭。

## 第六章

一

五月四日快到了。

枯湖的水依然沒有放滿。曹金標剛叫人把水堤築好了，而農民們又將它摧毀了，他白天修築，他們夜晚摧毀，——這樣循環地搗了好幾天，這枯湖始終無法圓滿地進入水源。曹金標爲這事傷透了腦經，眼看開幕典禮就要舉行了，他不得不把農民搗亂的情形據實報告馬瑞康。馬瑞康聽了非常震怒，便叫他趕辦了一個公事，拿了他自己的名片，到西郊的警察分局調派了四名警士來日夜看管水堤。在這樣的武裝彈壓之下，枯湖總算順利地進滿了水，達到了馬瑞康的願望——湖水漣漪，足以養游魚，植荷花，月夜泛舟。

然而附近的秧田却有乾涸之虞。因而農民的怨恨更深了，鬥爭也就更尖銳了。

偉大的五月四日到了。今天的天氣特別清朗，馬瑞康的精神也格外煥發。春滿園真是名符其實，充滿了春色，處處洋溢着一番清新的氣象，處處懸燈結彩，熱鬧非凡。兩只新油漆的游艇在馬院長親自督導之下，在晨光曦微中下水了。十幾個園丁天一亮就忙着打掃山路，洗灑庭院。學生們也都穿上了整齊的制服迎接貴賓。

不到上午十時，東邀的客人們就從城裏絡繹不絕地來到春滿園。除了金融界、教育界、新聞界、慈善界、佛教會的各領袖，軍政府的交通次長黃宗庭、北京警察總監侯聲甫也都先後光臨了。陳大屏、虛清法師、顧新之、馬家大小姐韻梅，都從城裏趕來爲馬瑞康招待客人。全院的教職員也都興奮忙碌，曹金標，用不着說，更是活躍非凡，到處蹦蹦跳跳，這兒問他要桌面台布，那兒問他要煙捲茶葉，他真是春滿園的第一等忙人。只有徐明遠和張靜華對於這種熱鬧場面似乎漠然，這時他們反而顯着悠閒自在，他們對於這些客人們似乎也感到格格不入。明遠還比較能遷就環境，偶爾還和



來賓們應酬幾句，而靜華性極孤僻，在任何熱鬧場合一向是沉默寡言，然而今天是本院的成立大典，她身居教導主任又不便閃避，只好孤單單地立在一旁，狀極窘苦，而馮瑞康逢人便給她介紹，說了許多使她難以忍受的肉麻話，更使她窘澀不堪。

好容易搖鈴開會了。全體師生魚貫步入了春明館，把一座大禮堂擠得滿滿的。貴賓們被請到台上，坐成兩排，馮瑞康以主席的地位居中。在他起立正式宣佈開會之前，他向整個的禮堂掃視了一下，發現徐明遠和張靜華悄悄地坐在台下最後一排，便忙向曹金標耳語，叫他去請他們坐到台上來，可是他們堅決地拂却了馮瑞康的盛意。於是，馮瑞康只好宣佈開會。

唱了「青雲曼兮」那時所謂的國歌之後，馮瑞康便開始致詞，照例是說了三點——其實把大意歸納起來祇能算着一點——他創辦這個貧兒教養院的目的是要使「一般窮苦的兒童有養有教。在他的講詞裏夾雜着一串「民主的教育」，「人格的平等」，「教育的平等」。說到這些字眼的時候，他的聲音特別響亮，表情也特別嚴肅，彷彿這些

都是他獨創的真理。在熱烈的掌聲中，他結束了他的堂而皇之的開幕詞。他揩了揩額上的汗珠，喝了兩口事先擺在主席台上的蓋碗茶，照例請各位來賓致詞。一位說完坐下了。另一位相繼而起，所說的話大同小異，都是些陳腐庸俗的爛套。有些有自知之明的來賓，還知趣說了三言兩語便坐下，惟有那些向以自己是演說家的來賓，却不肯放鬆機會，滔滔不絕地說了許多「懶婆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的廢話，使在座的師生們昏昏欲睡，有些小孩子們精神不能支持，實際上早已睡着了。雖然老師們悄悄地把他們推醒了，可是不到一會兒又睡着了。幸虧最後警察總監侯聲甫起來致詞引起了幾個哄堂大笑，使會場的精神為之一振，這並不是因為侯總監的演講有內容，實在是由於他說了許多使人噴飯的笑話，例如「兄弟今天有機會光臨這個盛會感到十二萬分之一的榮幸」，與「兄弟是個老粗，老粗只會扛槍桿，但槍桿裏放不出使你們滿意的屁文章」等等。

好容易來賓的致詞完了。然而馬瑞康還嫌開會的時間不夠綿長，不夠使人興奮，

所以在來賓演說之後，他又囉裏囉嗦地總結了一大段，才宣佈散會。

散會後，照例要照像留念。不料大家正排列在春明館的石塔上攝影師正在對光圈的時候，遠遠地傳來一陣囂噪之聲，接着春滿園的大門口便擁來了好幾百農民。這一次他們不是徒手而來，而是每人都帶一把鋤頭或一根棒棍之類的武器，聲勢凶猛異常，號房門警見了，怕闖出禍來，便忙把大門緊緊地閉住，同時派人到春明館請曹金標趕快出去應付。曹金標聽了報告先楞了一下，似乎有點胆怯，不敢出去，後經門警再三催促，只好硬着頭皮跑了出去應付。

大門幾乎被農民們的鋤頭鎚破了。門警將大門打開，曹金標鼓着勇氣以當年為馬瑞康當馬弁的雄姿出顯於農民之前，大吼一聲：『你們要幹什麼！』『我們要揍死你！』——一羣農民不約而同地這樣怒吼起來，他們接着就像一陣巨風似的向他撲來。曹金標見勢不對，掉頭就往園裏跑，農民們又咆哮地追了進來。一時園內大亂。站在春明館台階上照相的人羣見了，以為出了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嚇得滿園亂竄。有些胆小的

貴賓甚至逃入廁所避難。侯聲甫以爲是南京派來的便衣隊在此起事，因爲這時南北的戰事正在吃緊，北伐軍雖因日本帝國主義造成的蔡公時慘案一度被阻於山東，但他們已經攻佔了濟南，正浩浩蕩蕩向津浦線北段猛進，他早就得了情報，說北京城郊最近潛伏着不少的便衣隊準備起事。他見農民們襲來，便立命他帶來的衛兵開鎗狙擊。鎗聲一起，殺聲震天！黃宗庭陳大屏虛清倉皇地拉着馬瑞康避入春明館背後的石洞。張靜華孫韻秋忙把那些兒童推進了大禮堂。徐明遠奮不顧身地搶過去奪取侯聲甫的衛兵的手鎗，然而太晚了，已經有好幾個農民中彈倒地。曹金標也被農民打得頭破血流，半死不活地倒在水溝裏！

西郊的警察隊聞訊趕到了。侯總監忙下令捕人。結果有三十一個農民被帶到警察局去了。

來賓們見事已平息，便先後急忙登車進城去了。只有陳大屏虛清兩人尙留在春滿園襄助馬瑞康料理善後，顧新之和翠蓮坐着汽車將曹金標送入了城裏的協和醫院。死

者的屍體夜深尙暴露在春滿園沒有人收殮，他們的家屬圍繞在旁邊慘痛地哭泣。他們要求面見慈善家的馬院長爲死者申冤報仇，馬院長却躲在山頂上的伴月軒稱病不見。只有害着肺病的徐明遠忙着上山山下地兩頭跑，幾經磋商，馬院長才答應分發每個死者四十元的撫恤費。死者的家屬在陳大屏虛清這般人的威脅勸導之下，勉強把死者的遺體搬出了春滿園。然而他們的血跡還是很鮮明地印在春明館的土地上，在月光的照耀下，整個的春滿園似乎變成了腥紅色。

這一夜，徐明遠張靜華通宵未能成寐。春滿園到處聽到鬼泣。

## 一一

次晨，陳大屏虛清馬韻梅回城去之後，馬瑞康便在伴月軒私邸招開緊急院務會議，無形中貧兒教養院停課一日。徐明遠在院務會議的席上毫不留情地指責馬瑞康對於枯湖引水的事措置失當，并且對於侯總監指揮衛兵開鎗殺人的事情極端表示憤慨。

張靜華打破了平日的沉默，也起來滔滔不絕地責備馬瑞康，警告他倘不改變作風，這貧兒教養院將來是毫無希望的，更無法與香山慈幼院競爭。在座的各位同事以為馬瑞康聽了徐張兩位的指摘，必有一番聲辯，然而他的態度却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他不但生氣，反而很謙順地接受徐張的指摘和勸告，不過他將昨日慘案的發生，完全歸咎於曹金標的辦事無能。散會後，他又特別約徐明遠和張靜華在他的小客廳裏作長時間的密談，問他們對於這慘案的善後有何建議？徐明遠使很直率地提出：『第一，即日保釋被捕的三十一個農民；第二，死難的農民每人發給一千元的撫恤費——昨晚所發的四十元是不够的，同時還應該發給每個受傷者五百元的醫藥費；第三，枯湖永遠不准再進水，已進入的水應該即日放出，以灌溉附近行將旱澇的秧田；第四，曹金標撤職……瑞老須知道：不如此，不足以平附近農民的公憤；公憤不平，今後我們的貧兒教養院就無法在此辦下去！』徐明遠這樣侃侃而談，詞情異常懇摯，馬瑞康聽了頓頻點頭，連聲稱是。

之後，馬瑞康又把眼睛注視着坐在旁邊一言不發的張靜華，問：『靜華，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只求院長把剛才徐先生提出的幾點建議趕緊認真實行，最迫切地還是去保釋那三十一位被捕的農民！』

『是的，是的，我明天就進城去保釋。』

『不要等到明天吧，最好今天就去！』——靜華與馬瑞康已經共事半年，知道他一向有個「拖」的毛病，所以她又這樣補充了一句。

徐明遠和張靜華正要起身離開伴月軒回到冷香榭去，不料顧新之和曹金標的妻子翠蓮推門進來，翠蓮見着馬瑞康就哭哭啼啼地撒野，而實際上是撒嬌，說：『老爺啊，萬一金標給他們打死了，我今後靠什麼人過活呀！到了那時候我還要求老爺收我回來，到您身邊來侍候您，丫頭生是馬府上的人，死是馬府上的鬼！我再也不嫁別人呀，我一定要回到老爺身邊來！』馬瑞康深怕她把當年在自己身邊暗昧的事情當眾說

出，便馬上把面孔板起來吼道：『你胡說八道些什麼！曹金標死了會餓死你嗎？還不替我滾下去！』這時春桃在下房聽見了，就忙趕進來把翠蓮拉了出去。

翠蓮出去了。馬瑞康申斥顧新之道：『你把她帶到這兒來幹什麼！這個女人向來有神經病的！』

『不是，總長，我沒有帶她來，是她自己跟我上來的！』顧新之忙辯道。

『看起來一個人的教育真是重要，像這種沒有受過教育的女人你給他講道理是講不清楚的！』馬瑞康這話似乎是故意說給徐明遠和張靜華聽的，以掩飾剛才的窘象，然而他們倆沒有答詢，只是在臉上浮泛着一種不自然的笑，他只好又轉過頭去問顧新之：『曹金標究竟怎樣了？——傷重不重？』

『醫生說不要緊，十天八天就可出院，據說都是些無關要害的輕傷！』馬瑞康聽了顧新之的回答也沒有說什麼，略略地點了點頭，『那麼你就暫時不要進城去吧，就在院裏代理曹金標幾天。』——張靜華聽到『代理幾天』，不自主地看了徐明遠一



眼·徐明遠也報之以苦笑。

顧新之答應一聲『是』，馬瑞康又接着說：『徐副院長和張主任都在這兒，你聽着：假使他們倆有什麼事情吩咐你做，你要好好地做，懂嗎？』

顧新之又回答了一聲『是』，立刻轉過身來向徐明遠張靜華打招呼：『今後要請徐副院長和張主任多多指教，您倆位今天有什麼吩咐嗎？』

『顧先生，請不必這樣客氣，您知道，這兒是貧兒教養院，並不是衙門，說話無須過分客氣！』徐明遠很直率地這樣回答，顧新之的臉色馬上變得通紅，張靜華感覺徐老師的話有些使顧新之難堪，雖然她揣猜他的本意也許是藉此而諷刺馬瑞康，便很婉轉地笑着打圓場說：『顧先生一向是很客氣的，不拘待什麼人都是一樣的客氣。倒是好的。』

『對了，剛才徐先生的話很對，這兒是學校，不是衙門！千萬不可把一般衙門裏的那套積習搬到這學校裏來！我最恨這個！』馬瑞康也忙這樣補充。不料顧新之又連

聲應了幾個『是』，這又引起了徐明遠與張靜華的一陣笑，笑得顧新之有些窘。

「總長沒有別的事情吩咐，我就到山下去看看？」顧新之想走，但身體仍鵠立在那裏不敢移動，馬瑞康撫摩着鬚鬚，想了想，彷彿有什麼事情要吩咐，然而躊躇了片刻，終於說出：『好吧，你去叫人把春明館門口的那些血跡鏟除！』顧新之又說了聲『是』，正鞠躬而退，張靜華便輕輕地向徐明遠說：『剛才院長不是答允發給那些死難者每人一千元撫恤費嗎？——那麼是不是就請院長馬上把這筆款子交給顧先生去分發呢？』徐明遠點頭稱是，一面止住顧新之出去，一面向馬瑞康說：『瑞老剛才不是答應發給每個死難者一千元撫恤費嗎？最好就請顧先生馬上去分發！』

『好的，好的，——那麼——新之，你到會計課去，叫方先生準備款子，馬上就發！』馬瑞康說到這裏忽然又猶豫起來，『會計課是否一下子拿出這麼多現款我不敢說？』接着他又向徐明遠問：『明遠昨天究竟死了幾個人，我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啦？』

『傷了七個，死了四個！』

『負傷的是不是也同時應該發點醫藥費？』張靜華緊接着問。

『自然應該同時發！——我的意思是死者發一千，傷者發五百，不知瑞老的意思如何？』

馬瑞康聽了不加可否，口裏喃喃地計數，臉上似有難色，說：『那麼一共要七千五百元，這筆數目確是相當的大，會計課是否有這些現款？』

『會計課不是剛從大興銀行取來了五萬元嗎？』徐明遠怕馬瑞康推諉，馬上又這樣挺了一句。

『是的，可是除了發四月份教職員的薪金，再加上學生們五月份的伙食費，多下來的恐怕亦有限吧？』馬瑞康又唸唸有詞地打起算盤來。徐明遠見了他這股為難的樣子，心裏很不高興，便又站起來說：『瑞老，這筆撫恤費發不發，遲發或早發，都沒有多大關係，不過爲了這件不幸事件早日了結，爲了毫不損害你的慈善家的令譽，我

覺得還是早發爲妙！』徐明遠說到這裏就拿起手杖和皮包，張靜華也忙跟了起來，準備走出去，可是馬瑞康馬上換了一副笑嘻嘻的臉色說：『是的，是的，這筆撫恤費一定要發的！』他說了又馬上向尚站在旁邊還未出去的顧新之發出命令：『新之，你快到會計課去，叫方先生準備款子，今天下午就發，死者一千，傷者五百！』

### 三

徐明遠張靜華回到冷香榭，已有學生自治會的代表白桂生胡中慶坐在客廳裏等着見他們；他們是學生羣中比較年歲大的師範生，張老太太正在和他們談些昨天不幸事件的經過，他們見了徐明遠張靜華推門進來，忙站了起來鞠躬。

『哦，是你們在這兒？——請坐！』徐明遠一邊笑着和白胡兩生週旋，一邊將手中的皮包和手杖遞給靜華，然後檢了一張椅子坐下。

『他們兩位在這兒等候了半天，你們怎麼才回來？』張老太太笑着報告徐明遠和

張靜華之後，便抽身進入廚房去料理開午飯。

『是嗎？真對不住，我和徐副院長都到院長那邊開會去了。』

『是的，我們聽說了。』白桂生說。

『聽說今天的會議主要的目的是討論昨天的慘案？——有什麼議決案嗎？』另一個學生胡中慶很關切地這樣問。

『是的。已經有幾項議決案。』徐明遠回答。

『徐先生可以把這些議決案告訴我們嗎？』

『可以的。主要的是撫恤死傷的家屬，並由馬院長進城去保釋被捕的農民。』

『對於學校內部的行政打算有什麼新的調整嗎？』

『這個還沒有談到，我們打算先辦理這件慘案的善後。』

『我們自治會今早也開了一個大會，也有許多議決案，我們抄了一份送給徐副院長和張主任看看。』白桂生說着就從袋內取出一張紙雙手恭謹地呈給徐明遠，張靜華

也探身過來看，紙上寫的是：『1. 嚴懲開鎗殺害農民的兇手；2. 要求警局即日釋放被捕的農民；3. 以馬院長的名義登報向附近的農民道歉，並賠償附近農民因枯湖進水所受的損失；4. 撫恤死傷；5. 撤換本院的總務主任曹金標；6. 要求本院經濟公開；7. 擁護教員治校；8. 保障學生福利……』

徐明遠和張靜華剛一看完，白胡兩生就忙問：『兩位先生對於同學們的建議有什麼指教？』

『很好！』徐明遠連點頭回答。接着他又將那些議決案重新看了一遍，『應該這樣辦，不然，不足平附近農民之憤，不足慰死者在天之靈；否則，這貧兒教養院也無法办好！』

『料不到你們各位同學會想得這樣週到！』張靜華也連聲讚道，『不過問題是這些議決案在現在這樣的環境下恐怕不能一一付諸實現？』靜華以懷疑的目光期待着徐明遠的回答。

『是的，這的確是問題，不過我們做事總得照着「真理」去做，憑着「良心」去做，能否達到目的我們暫且不管！』

『我們一定要使其實現！這是我們全體同學的公意！』胡中慶很堅決地這樣表示。

『可是你們不知道現在是豺狼當道的世界？你們建議的第一條「懲兇」恐怕就很難做到！』張靜華臉上浮泛着一種悲憤的苦笑，說。同時她又想到她的丈夫施樹仁去年殉難的慘象，眼眶裏不禁浮泛一層淚光。

『是的，是暗無天日的世界！然而終有一天會天亮的！我們一定可以替死者報仇！』徐明遠似乎感覺到張靜華沒入了往事所引起的悲痛，便這樣半安慰着她，半鼓勵着學生們說：『而且，現在一般青年學生們思想的進步，頭腦之清楚，使我們對於下一代抱着無限的希望！』

『全體同學們對於徐老師和張老師都非常敬仰，我們很希望在您兩位老師領導之下創造一個光明的世界！所以我們特爲把早上同學開會的決議案送來給您兩位看，希

望您倆指導，促其實現！」白桂生很熱情地這樣說了之後，胡中慶又補充說：『假使我們所要求的辦不到，我們打算罷課，到城裏去遊行示威！』

『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要罷課，遊行現在更不是時候，那一定會演出更大的慘劇，我希望同學們還是冷靜爲是！我一定把諸位的意見轉陳給馬院長，希望他能領導着大家實現各位的願望。』

兩位同學聽了徐明遠提及馬院長，彼此的目光交視了一下，臉上顯着不自然的笑，然後都把頭低了下去，不說一句話，這形狀被張靜華察覺了，便淡淡地解釋道：『馬院長是個慈善家，而且這個貧兒教養院是他辦的，所以有許多事情徐先生也不使作主，必須請示他。』

『假使馬院長不同意我們的建議呢？』胡中慶懷疑着問。

『那或許不會的，他在院務會議裏已經答應了保釋被捕農民，撫恤死傷！』徐明遠向兩位學生保證，『不過懲辦兇手恐怕他也無力辦到！』



吃飯的鐘聲響了。白胡兩生便起立告辭，徐明遠張靜華親送他們到門口，並一再告誡他們：『一切要鎮靜，不到萬不得已不可罷課！』

回到屋裏，張老太太已經把午飯擺在桌上了，徐明遠張靜華吃了午飯，便分頭去辦公了。——靜華不放心小樹和幼稚園的孩子們，正往倚虹樓的路上走去，不料李忠迎面趕了來說：『院長要進城了，問張主任在城裏有沒有事情？』張靜華冷冷地答道：『請你告訴院長不必勞神，我沒有什麼事情，謝謝。』

李忠走了，張靜華一邊往前走，一邊想：馬瑞康半年來不斷向她表示慇懃，實在使她感到惶惑，莫非此人老心不老，真的在打自己的主意？這事她又不便請教徐明遠，說出去反而不好，然而這事橫梗在她的心裏實在使她懊惱，假使他果真存着這種鬼胎，她在這貧兒教養院就無法耽下去。怪的是：馬瑞康的表示並不十分顯明，若是顯明倒也好了，她可以索興辭職南去。——她一路上這樣絞着腦汁，思前想後，不知不覺已走到了倚虹樓。

孩子們正在午睡，孫韻秋獨自在廊下看小說，她見了張靜華便忙站起來打招呼，「您吃過午飯了嗎，張主任？」

「剛吃過。您呢？」

「我們也剛吃了。孩子們都午睡了，您也來坐坐吧，我有話和您商量。」

「好的，韻秋姊，我馬上就來，我先上樓去看看孩子們。」張靜華說有就往樓上走去。

幾十個孩子都睡熟了。每人一架小床，每人一副睡像，有的彎曲着像一頭小貓，有的直挺挺地仰着像一頭哈八狗，有的把小手含在口裏，有的把小腿蹺在床檻上，有的臉上還浮着甜笑，有的在眼角上掛着一串淚珠。好看極了，好玩極了。靜華看見這些美麗的圖畫，給了她無限的安慰，雖然她發覺她自己的孩子——小樹——自從入院以來不但沒有胖，似乎反而瘦了。她以輕微的脚步靜悄悄地沿着每個小床來回地走了兩週，然後才下樓來和孫韻秋閒話。

「孩子們睡得真好！」

「可不是嗎？他們一向是睡得甜的！」孫韻秋一邊起來讓坐，一邊這樣說：「可是昨天晚上有幾個大一點的孩子可沒有睡好，他們在白天受了驚，到夜晚就說了許多夢話；想起昨天的事情也真可怕，幸虧你當時敏感，來得個快，把孩子們都抱進春明館裏面去了，不然的話，不被打死，也會嚇昏了！」

「昨天也幸虧你呀，韻秋姊，否則，說不定有幾個孩子會被他們踐死了！」靜華說着噓了一口長氣，「總算萬幸，孩子們現在都平平安安的！」

「聽說這事情還沒有完呢？你聽說嗎？」孫韻秋現着一種惶恐的樣子問。

「你聽到了什麼嗎？」

「今天早晨我們這邊李媽回家去了，她回來說：這兒附近的農民還要打進來，他們揚言要放火燒我們這春滿園！」

「哦？有這等事情？我想不會的吧？也許是謠言！」

『不，不見得是謠言！王二今天早晨到海甸去買菜回來也是這樣說！說有許多農民聚集在茶館裏開會！』

『我想這事情不至演變到那樣嚴重吧？』

『這可說不定，張主任。我因爲這兩天家裏有點事情，打算向你請幾天假，明天回城裏去住幾天。』

『不，你不能告假，你走了這邊幼稚部根本就沒有人負責，尤其在夜晚，這些孩子們離不開你！』

『沈先生和周先生不可以代替我幾天嗎？』

『不行，她們都有家眷，晚上不見得肯睡到這倚虹樓來！』

『不管怎麼樣，我明天是要進城去的！』孫韻秋的態度表示着十分堅決。

『其實，這春滿園不會再出亂子的，馬院長現在已經進城去保釋那些被捕的農民了，只要他們一出來，事情就可以了了。』張靜華再三安慰着孫韻秋說：『即使園內

再發生紛擾也不致傷害到你呀，我們這裏人還多着啦，有什麼可怕呢？」

「我倒不是害怕，」孫韻秋沉思了一下接着說，「實在是因為城裏有事，我必須告幾天假，至多五天！」

張靜華見孫韻秋這樣堅持，她也無法阻撓，只好說：「我們再商量吧，這事我得請示徐副院長！」

這時沈周兩位先生也都先後從家裏吃過午飯回到倚虹樓了，見靜華和韻秋在廊下談天，便也笑着走了過來加入她們又談起昨日的慘案，並紛紛向靜華打聽今晨開院務會議的結果，因為院務會議只有各科各部主任才有資格出席，像她們這類「小教師」是無資格參加的，這是馬院長親自規定的條例。靜華把開會的情形略略地向她們報告了一下。已到了孩子們應該起床的時候，大家便分頭去上課了。

一直忙到傍晚，靜華才離開倚虹樓，回家去休息。離冷香榭還有相當的距離，她遠遠地就聽着院裏面有女人的聲音在大哭大鬧，當時她只覺得這聲音很熟習，但一時

想不出是什麼人的，她便加緊脚步往家裏趕去。她一走進院子門，見曹金標的妻子翠蓮以兩手叉着腰，滿臉的橫肉上堆着不可遏止的怒氣在那裏撒野，靜華便笑嘻嘻地走過去問：『曹嫂子，什麼事情這樣生氣呀？——請裏面坐！』

『我不要坐！我要問問他，我的金標究竟是什麼地方得罪了他！他爲什麼今早開會要院長撤他的職？』翠蓮見了靜華進來，聲音越發叫得粗大，然而她並不和靜華打招呼，眼睛也不睬她。靜華聽了，心裏有數，知道她是到這兒來和徐明遠算賬的，便又假裝問道：『是誰要院長撤曹主任的職呀？』

『除了你們這裏的那個姓徐的，還有別的缺德鬼嗎？』翠蓮用手恨恨地向屋裏一指，同時向靜華翻了一下白眼。

『這又是誰造的謠言？徐副院長並沒有向院長說這話，據我所知。請你別信這些閒話吧，曹嫂子！』靜華還是低聲下氣地和她解釋。

『這是馬院長親口告訴我的，還會錯嗎？』

『什麼！』靜華聽了翠蓮的話不覺一楞，『是馬院長親口告訴你的？』

『可不是嗎？』

靜華心想：近來雖偶爾聽到馬宅的舊人說及，說翠蓮從前是馬瑞康的貼身丫頭，當年曾經引起去世的夫人黃貞德的醋意，才把她驅逐出來嫁給曹金標，但馬瑞康何至這樣不知輕重，把早晨開會的情形告訴這麼一個無知的女人？她想這一定有什麼誤會在什麼地方：也許是李忠或春桃之類的僕役上午竊聽了開會的情形，然後在閒談中透露了消息也未可知。於是靜華又走近一步笑着向翠蓮說：『曹嫂子，你一定聽了別人的閒言，馬院長決不會說出這種惹是非的話，我知道。』

『你不信，你可以去問馬院長呀！他還沒有死啦！』

這時徐明遠實在忍不住了，便從屋裏跑了出來，大聲向翠蓮吼道：『是我要求馬院長撤換曹金標的，怎麼樣？』

『你憑什麼要撤換他？他幹錯了什麼事情？你說！你說！你說不出來你就不是人』

養的！」翠蓮見徐明遠出來應話，更不惜施撒一切的野相衝了過去，手揮腳躁地，咬牙切齒地，指着徐明遠的臉上罵去！張靜華覺得實在太不成話了，便板起臉孔來推着翠蓮出去，張老太太也從屋裏趕出幫忙勸解，好容易才把翠蓮勸走了。

靜華和母親進到屋裏時，還很清晰地聽着翠蓮一邊走，一邊罵，一直罵到遼遠的去向。

『我以爲老師不在家啦，你什麼時候回來的？』靜華問，見徐明遠氣得臉色發紫，悶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

『徐老師早就回來了。可是憑空曹金標的老婆發瘋似地竄上門來在這兒鬧了半天，不然徐老師今天倒可以在家裏休息一會兒！』她的母親就搶着這樣回答。

『老師犯不着與她生氣，她是一個無知的女人！你喝點水吧！』靜華見明遠還不開口，便倒了一盃茶送到他面前。明遠並不飲茶，忽然從沙發裏站了起來，很嚴肅地對靜華說：『靜華，現在我真的幹不下去了，我想走了！』



『不要爲她生氣，犯不着，先生！』

『靜華，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根本就沒有把曹金標老婆的話放在心裏！我氣的是馬瑞康，我對他起了懷疑！』徐明遠說着急遽地在房裏踱快步，彷彿有什麼巨風在推捲着他。

『是的，他爲什麼把你早晨的建議告訴曹金標的老婆呢？』

『不止是這個，』他突然止步說：『他上午不是答應了我們馬上發給死傷的農民撫恤費嗎？不是當面叫顧新之去會計課支款嗎？』

『是呀，怎麼這撫恤費還沒有發嗎？』

『發？哼！剛才我到辦公室裏去問方會計，他說院長有話：假使沒有現款，就暫時緩發。我明明知道會計課現在還存着一萬七千多元的現款！然而他不發，這是什麼意思！』說到這裏徐明遠又慢慢地回到沙發邊坐下，皺着眉頭。

『我想這筆撫恤費他根本不想發，早晨的神氣你還看不出來嗎？』

『哼，不發，事情可圓不了台。恐怕還要愈鬧愈大。今天下午我聽學生們說，農民們又在開會，並且燕京清華兩校的學生們也都打算出來聲援他們！』

『這樣一來，事情可不要鬧大嗎？』

『可不是嗎！』

徐明遠又起立在屋內踱步，煩惱與痛苦糾纏着他的心，使他坐立不安。張靜華將下午在倚虹樓孫韻秋告訴她農民要放火燒春滿園的消息及孫韻秋明天要請假回城的事情一併轉告了徐明遠，他聽了又頻頻搖頭，用沙啞疲憊的聲調慨歎道：『國家亂，一切都亂；政治沒有辦法，一切都沒有辦法。辦學校也是一樣。我真想離去！』

『老師不要灰心，你一灰心，我們做後輩的更無勇氣幹下去了！』

『我並不灰心，我要更積極地幹下去，一直幹到死！但這邊的政治環境太壞，實在壓得使我們喘不過氣來。就拿昨天的事情來說吧，假使侯聲甫不開鎗，事情何至鬧得這樣嚴重？假使當初馬瑞老不堅持枯湖引水，根本就不會發生這種慘案！所以歸根

到底，一句話：政治不清明，一切都沒有辦法！」

『我想這種腐敗的局面也許不能持久，北伐軍不是已經過了濟南嗎？平漢線上已攻下了鄭州。我想快了，北方政權的崩潰！』

『當然，我們現在只有把希望寄托於「未來」了，希望「未來」能帶給我們光明與幸福。』徐明遠說到這裏，臉上似乎浮起了一層興奮的神色，然而不到片刻，這興奮的神色又被眼前灰暗的心情而激起的憂鬱氣籠罩了：『不過眼前的困難我們就無法克服，我已漸漸地發覺馬瑞康是一個封建社會裏的十足的「偽善者」，他之創辦這貧兒教養院完全是爲了自私，沽名釣譽，這個教養院，倘他不改變作風，是毫無前途的。』

『是的，你說得很對，不過我們現在最感困難的是不能一撒手就走，若是我們走了，這些孩子們怎麼辦呢？跟他們兩個月的相處，我實在不忍離開他們！他們太可愛了！』靜華完全同意徐明遠對於馬瑞康的剖解，但對於那些苦難的孩子們則一網情

深，未到別時而先已有不勝依戀之感，『至於我個人，我實在不便長久耽在這裏。』這「不便」兩字幸未引起了徐明遠的注意，其實她是恐懼馬瑞康不懷好意的糾纏。

『對了，最困難的就在這裏：我們不忍拋棄這二百多可愛的孩子們！』徐明遠也和張靜華一樣，對於這些剛進院兩月的孩子們的命運予以深切的關注。

『你看這樣好不好？』彷彿有一種新的靈感闖入了靜華的腦海，沉思了一下，她說：『把這個教養院改成官辦如何？』

『官辦？』徐明遠以一種懷疑而厭惡的眼光問。

『自然不是指現在的腐敗的政府！』靜華馬上加以解釋。

『官辦倒是對的。本來所有的學校，尤其像我們這種貧兒教養院，一律都應該政府來辦，但有一個前題：必須那個政府是一個真正能代表全體人民的政府，一個民主的政府！否則，仍然是白費。』

『我想北伐成功以後的國民政府一定是一個爲人民做事的好政府！』靜華對於未

來的一切似乎滿懷着無限的希望。

『但願如此。希望樹仁和一切革命烈士的血都不至白流！』

『所以我們現在還應該忍耐！』

『不是忍耐，而是加緊奮鬥，——與一切的惡勢力奮鬥！』

『那麼我們暫時不辭職了？』

『且看吧！』徐明遠對靜華的話未加可否，但他臉上的憤怒似乎逐漸平息了。

暮色漸漸襲進了屋內，滿簷站着麻雀唧唧咕咕地唱着歸巢的晚歌。他們師生兩人愈談愈興奮，不是張老太太從廚房裏走了進來，開了客廳裏的電燈，把碗筷放在桌上，他們還不知道時間已近了黃昏。於是，靜華忙跑到廚房去，幫忙母親燒火做飯。

飯後，聽差送來了兩份當日城裏帶來的報紙，明遠靜華忙打開來看，最先觸進他們的眼簾的是本市新聞欄內的頭號標題：「共匪潛入西郊：竄擾春滿園」，內容大致是說：昨晨貧兒教養院舉行成立典禮，本京各要人紛紛前往觀禮，不意正在開會之

際，有共匪便衣隊四百餘人，突襲該院，幸西郊全體警憲早有戒備，致未釀成巨變，現正加緊捕勦云云。

明遠看了這條不正確的記載，臉色又頓時變成灰白，良久說不出話來，心想：這事情可真嚴重了，恐怕被捕的農民不但不能保釋，難免還有遭受鎗斃的危險，『真是一個黑白不分的世界！』他說着就把報紙憤憤地往桌上一扔，『怎麼會這樣登載呢？只有天曉得！』他不禁又連聲慨歎起來。

『這些新聞記者怎麼這樣顛倒是非？這與「共匪」有什麼相干呢？真是笑話！』靜華憤慨地說了之後又從桌上把那張報紙拿起來從新細看。

『這自然是侯聲甫發出去的官方報導，以便向張大帥邀功！』

『難怪今天早晨徐師母不放心，打電話來問您好不好呢，——原來城裏的報紙是這樣登載的！』

張老太太這時洗好了碗筷端着一管水煙袋由廚房裏出來，見女兒在看報，便問報

上今天有些什麼新聞，靜華因爲不願激動老人的心情，便隨聲答應『沒有什麼特別的  
新聞』。

屋裏沉默着。徐明遠帶了一副雙目緊閉的苦臉靠在沙發上。只有老人咕嚕咕嚕抽煙的聲音在屋內撩響。

這一夜，樓上徐明遠的寢室裏時時傳出綿長沙啞的咳嗽聲，使靜華母女爲他擔着心。

#### 四

次晨馬瑞康從城裏回來了。不料他剛一下汽車，就被一羣死傷與被捕農民的家屬團團包圍了，一片索夫索子的囂叫，震驚了全院的師生，有的甚至喊出『打死那沒有良心的老頭子！』。院警門房都被羣衆攔阻無法過去解危，馬瑞康見勢不妙，忙抽身退入車內，急命司機開車衝逃。但不待「馬達」發動，羣衆又將他從車廂裏拖了出

來。大家正在你一拳我一脚向他痛揍的時候，徐明遠帶着一羣中學部的學生從春明館聞訊趕到，他跳到石塔的最高處向羣衆大聲叫道：『請各位停手！我叫徐明遠，是本院的副院長，關於前日的不幸的事件我願意負責解決！』

徐明遠的呼號馬上發生了效果，日前爲了排解引水事到春滿園來會晤徐明遠的一位老者便從人叢裏擠了出來嚷道：『請大家住手，聽徐副院長說！』於是大家才住了手。徐明遠帶着一羣學生乘隙挺身擠了過去，把馬瑞康救了出來。但剛走到石塔上，另一股羣衆們又衝了過去把馬瑞康截住，不讓他進入春滿園，聲言一定要馬瑞康立刻交出被捕的三十一個農民，發給死傷的撫恤費。老於世故的馬瑞康不肯吃眼前虧，便都一一允諾了。但羣衆要求立即兌現。這可把馬瑞康難住了，他便顫抖了一下身上的泥土，整理了一下被羣衆撕破的衣紐，盡力抑制自己的激動，憤怒，驚恐，依然擺出大慈善家的架子，很鎮靜地向羣衆發表演說：『諸位，前天的不幸事件兄弟願意完全負責辦理善後。何況這件事情是發生於本院，即使是發生於別的地方，倘蒙諸位找



着我，我也義不容辭地出來幫忙各位解決。我現在要向諸位申明的有三點：第一，關於被捕的三十一位朋友，我已見到侯總監，據謂待他查明真象，一兩天內就可以釋放；『馬瑞康說到這裏，那些被捕農民的家屬們馬上齊聲吼叫：『不行！不行！我們要求馬上釋放！不然，我們今天要跟你拚命！』

一陣雷動的怒吼，使馬瑞康無法繼續他的「演說」！

『請諸位冷靜一點，聽馬院長說完他的話！』站在旁邊護衛馬瑞康的徐明遠又這樣叫了出來，制止羣衆的騷動。

『第二，』馬瑞康繼續說：『撫恤金我們已經決定分發給各位死傷者的家屬，不過今天院內沒有現款，明天一定分發，死者一千元，傷者五百元！』

羣衆們又騷動了，『我們要求馬上發放！我們等着錢買棺材啦！買丸藥啦！……』

『第三，枯湖的水馬上可以放了出來，這次引水的事情實在豈有此理，這完全是出於我的本意，我用人不當，我應該向各位道歉……第四……』馬瑞康剛要開始說

他的第四點，不料羣衆中有人捏了一把泥土猛然朝着他的臉上撒去，幸他閃避得快，僅濺着他滿身。接着羣衆又罵叫着，『我們不聽他這一套！我們要立刻放人，立刻放水，立刻發給撫恤費，立刻放鞭爆向我們道歉！不然我們要這老頭兒拚命，我們要……我們要……』人羣隨着吼聲像海潮似地向右塔上湧了過來，雖經徐明遠和學生們猛力攔阻，然而馬瑞康終於又被羣衆包圍着脫不了身。徐明遠眼看要釀成巨變，深懼馬瑞康要遭羣衆的毒打，便不待和馬瑞康商議，自行作主向羣衆宣佈：『各位！各位！我馬上負責發放撫恤費，馬上叫人開閘放水；至於捕去的人我保證三天內放了出來！』

『你說的話能算數嗎？假使三天內不放出來呢？』羣衆中又有人大聲問。

『到了那時不放出來，你們可以找我！我決不逃走！』徐明遠激於義憤地這樣回答。

『好，好，好，徐副院長是好人；既是他答應了，一定是可以算數的！』那個年長農

民見徐明遠的言詞態度是那樣的懇摯，便向羣衆這樣呼喊。

於是徐明遠叫顧新之趕緊把方會計叫了出來，發撫恤費，一共發了七千五百元。同時并命顧新之督導園丁立刻把枯湖的低流水閘打開，頓時湖水滔滔地往低窪的稻田裏湧流。

再經徐明遠和學生們連連勸解，羣衆們才陸續地散去。馬瑞康至此才算解了圍，噓了一口長氣，昂然邁入了春滿園。但剛一踏進春滿園的大門，他就聲色俱厲地向顧新之發脾氣，跳腳，罵他爲什麼不趕快打電話報告西郊的警局派人來彈壓？『這種地方你就遠不如曹金標來得機靈！』顧新之一面低聲下氣地挨着他的罵，一面忙叫轎夫備轎，把馬瑞康抬到伴月軒去休息。臨上轎，本院學生自治會的代表白桂生和胡中慶趕了過去遞給他一封信，他沒有看，隨手把他放入口袋裏，學生們希望他對於函內的要求馬上有所答復，但他知道信裏一定沒有什麼好事，便怒目向他們說：『有事明天再說！』白胡兩生只好悵然而退。

馬瑞康到了伴月軒，第一件事就是命李忠把從城裏帶來的水菓餅乾之類的食品送去給張靜華和徐明遠，并叫他轉告他們下午到伴月軒來一談。食品送給張靜華是出於馬瑞康的真意，而送給徐明遠僅是一種煙幕而已，因為張徐住在一起，他不能不這樣做得週到。吩咐完畢，他自己便進寢室去換衣服，洗臉。雖然有好幾位職員聽說他在大門口被農民包圍飽受了虛驚，這時都跑來慰問他，然而他一概拒見，僅叫顧新之坐在客廳裏和他們週旋。他在換衣的時候發現剛才學生自治會的代表遞給他的那封信，他便拆開來看，原來裏面所寫的完全與昨天他們面呈給徐明遠張靜華的內容相同，他看了憤憤地往旁邊一扔。春桃送進一杯人參湯，他喝了兩口，便懶洋洋地向床上躺，顯着非常疲乏的樣子。春桃便問他是否要搥腿，他搖了搖頭，叫她出去。片刻，翠蓮又悄悄推門進來，打算向他獻殷勤，也被他吼了出去。馬瑞康這時真是心煩意亂，一肚皮的不高興。他認為剛才的被圍是他一生的奇恥大辱！最使他傷心的是他數十年的慈善家的面具已算被附近的羣衆揭穿了。徐明遠在他被圍困的時候雖然挺了出

去替他解危，但揣測他的同情心似乎落在農民方面，從昨天他在院務會議的提案判斷就有這種跡象，今天他向農民所表示的一切更顯然證明了他不以其自己所採取的措置爲然。從前在城裏的時候常聽人說徐明遠的思想有問題，難道他的思想真有問題麼？

——他這樣想。看情形，徐明遠不但接近一般青年學生，似乎還接近一般農民，『你看』，他躺在床上對自己說：『徐明遠僅僅到學校裏來了兩個多月，而本院全體學生對於他都有好感，而這種好感似乎已經超過了學生們對於我的敬仰。這對於我自己是不是很危險？而且，學生們對於這次農民的「爆動」也站在同情的地位，完全和徐明遠一致，他們剛才遞來的書而要求幾乎完全和徐明遠昨天在院務會議所提議的一樣。學生們的這種行動是不是也受了徐明遠的暗示？』——馬瑞康更進一步地這樣多方猜測。

『我爲什麼要找這麼一個人來和我自己爲難呢？』馬瑞康忽然從床上爬了起來問自己，開始分析他自己當時的心理：他創辦這貧兒教養院爲的是要滿足某種私慾，達

到某種目的，換句話說，主要的還是爲了要爭取張靜華的歡心；徐明遠和張靜華的師生關係是那樣的密切，假使聘請了張靜華而不同時聘請徐明遠，張靜華是決不肯就聘的。這一切都是爲了靜華。然而半年來，她還是那樣冷若冰霜，使人愛，可是叫人不  
敢親近，因而他自己也不便向她有所表示。他以半年來靜華對他的反應來印證，他感  
覺自己失敗了，而且將要永遠地失敗下去。——馬瑞康想到這裏又很懊喪地倒到床上  
閉目靜思：

『是不是學校停辦？停辦了是否影響自己過去的地位與聲譽？』

『是不是先把徐明遠解聘，以除後患？』

『徐明遠一旦被解聘，自然張靜華也留不住了，是不是也讓她同走呢？』

『靜華走了，我自己是不是會感到悲哀？』

——這幾個問題在馬瑞康的腦海裏激起了猛烈的衝擊，來回起伏不斷地衝擊。幾  
乎使他的腦筋完全破裂！在床上反覆地輾轉，他似乎很清晰地聽到自己的心在撲撲地

跳動，他用手盡力壓制他的胸膛，使他趨於「打坐」的寧靜，然而他辦不到，腦筋裏依然是亂紛紛的一團糟。剎那間，一個美人的麗影突然浮現在他的眼前，她是那樣的年青溫柔，淡雅，吸引着他不但不摒除了眼前一切現實的煩惱。他的臉上馬上泛着熱情的笑容，一骨鹿從床上爬了起來，屈膝在她的面前說：『靜華，我的一切都是爲了你，只要你知道只要你肯……肯，我願意爲你犧牲一切！』

他完全忘記了他是一個六十一歲的鬚髮花白的老翁！

直至麻了頭春桃敲門進來報告『午飯開好了。徐副院長已經在客廳裏等了您好半天！』他才驟然清醒過來，發覺剛才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幻想。

然而他願意繼續追求這種幻想的實現。

他恢復了一向飄逸灑脫寧靜的風度，興致勃勃地走出了寢室。

## 五

馬瑞康踏進客廳的門，見徐明遠單獨坐在那裏看報，便問：『怎麼？靜華沒有同來嗎？』

『因為幼稚部孫韻秋小姐進城去了，靜華一早就到幼稚部去代理孫先生的工作了。』徐明遠站起來這樣回答。

馬瑞康見張靜華沒有來似乎頗為失望，又接着問：『孫先生為什麼要在這個大家忙亂的時候進城呢？她為什麼事先不向我告假？』

『聽說她昨天向靜華告了假。』

『靜華為什麼准她的假呢？』

『不能不准她的假，因為她害怕！』

『害怕？』馬瑞康以一種奇異的目光追問徐明遠：『怕什麼？』

『自然是這次慘案發生以後，附近的農民傳出許多無稽的謠言。』

『她聽到了些什麼謠言，使她這樣不安？』



『這就不必去管它吧。瑞老找我來有什麼事情嗎？』徐明遠似乎不耐煩，『停一會兒我就要去上課呢！』

『是的，可是外面有些什麼謠言我也應該知道，你何妨告訴我？』

『孫韻秋小姐聽說：假使這次的慘案不得着合理的解決，附近的農民打算放火燒燬咱們的春滿園！』

『有這種事情？』馬瑞康似乎也吃了一驚，繼而又鎮靜地說：『那未免太沒有王法了，諒他們不敢吧？』

『這自然也很難說，羣衆的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凡是侵犯他們的生活或危害他們的生命而到他們難以忍受的時候，他們往往是不顧一切的起來反抗！您看，當年法國的革命，美國的獨立，以及最近俄國的革命都還不是由於這個緣故而激起的嗎？』徐明遠說到這裏似乎感覺這段話太嚴重，馬瑞康聽了或許會懷疑自己在他面前故意製造『危言聳聽』，便又忙放鬆口氣說：『自然，我們院裏這次的慘案是件小事，何況今

大早晨瑞老已經發給死傷農民的家屬撫恤費了，引入枯湖的水又重新放了出去，這當然不會再有什麼事情發生。」

『是的，我想也不應該再有什麼事情發生，』馬瑞康以手撫摩着鬍鬚連連點頭，但他想起今天早晨在大門口被羣衆包圍受侮的事情，不禁又憤憤地說：『今天早晨的事情他們就大大不應該，我馬瑞康平日對於任何人都很寬厚，總是施捨，從不苛求，今天他們待我那種無理的樣子實在叫我寒心！』

『這也是他們爲一時的感情所激動，希望瑞老不必介意，不必把這事放在心裏。』徐明連忙這樣安慰他。

『院外一般無知的農民這樣誤會我，還猶可說，爲什麼本院的學生們似乎對於我也不了解呢？』

『學生們沒有什麼地方不了解瑞老呀？』

『你知道他們剛才遞給我一封信嗎？』

『我知道。他們在昨天也有一封同樣的信遞給我和靜華。』

『他們這是什麼意思？信裏面所臚列的彷彿是「二十一條」式的哀的美敦書！難道他們要干與我的院務行政嗎？』

『瑞老也不必想得這麼嚴重，他們是年青人，都有正義感！所以他們要求懲兇！他們覺得前天侯總監不應該命人開鎗！假使侯先生不開鎗，問題何致鬧得這樣嚴重呢？』

『懲兇？我告訴你實話吧，是根本辦不到的！就是釋放那三十一個被捕的農民也大成問題了！』馬瑞康這時站了起來，在屋裏搖幌着邁方步，頻頻皺眉，連連噓了幾口長氣，同時也以一種猜疑的目光注視着徐明遠。

『怎麼樣，瑞老？你昨天看見了侯總監嗎？』

『看是看見了，可是……』

『他怎麼說？』徐明遠也不自主地立了起來，逼近馬瑞康追問。

『他說這事與共產黨有關！他說前天的暴動是共產黨預定的計劃！』馬瑞康回頭向窗外掃視了一下，然後走近徐明遠把聲音放得很低沉地說。

『這真是見鬼！這件事情明明是由於引水而起的！與什麼黨根本沒有關係！這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侯聲甫開鎗殺了人，還要這樣胡說八道，真是太沒有良心了！』徐明遠聽了馬瑞康的報告非常憤慨。

『是呀，我也覺得他這話有些過分，不過他說他得的情報是如此！』馬瑞康沉思了一下，又帶着幾分神祕的表情向徐明遠輕輕地說：『聽說燕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教授和學生中間有不少的是共產黨！』

『真是笑話！凡是痛惡現在腐敗政治的人們，他們那些軍閥們都一律目為共產黨！真是笑話！』

沉默了一陣之後，徐明遠又說：『那麼據瑞老看：那三十一個被捕的農民最近是否釋放的希望？』

『這我也沒有把握。』馬瑞康沉思了一下這樣回答。

『假使在三天之內那三十一個農民不能釋放出來，那麼我只好先行滾蛋！』徐明遠聽了馬瑞康模稜的語氣，忍不住這樣叫了出來。

『我看這事似乎無須明遠兄這樣着急，容我慢慢地想辦法吧！』

『瑞老早晨被包圍的時候我不是向大眾保證：三天之內準把他們保了出來嗎？』

『我當時就覺得你老兄這話說得未免太冒失了！』馬瑞康說着臉上浮出一種輕蔑的鄙笑。

『太冒失了？——是不是瑞老覺得在當時羣情激憤之下，除了只有這樣的保證之外，還有別的法子可以解瑞老的危？』徐明遠說着就氣憤地站起來，拿起手杖和皮包急欲往外走，馬瑞康覺得剛才自己說他「太冒失」未免言詞過重，便忙笑着趨前勸阻道：『明遠兄，請你別誤會，今天早晨承你解危，我是十分感謝的，不過你老兄須明白：這次逮捕那三十一個農民是地方警察局幹的，現在要釋放他們，也權在警局，而

不在我們呀？」

『但是他們的被捕是由於我們引水而起的糾紛！所以我們有保釋他們的責任！』

『你這話是不錯的。我剛才不是告訴過你嗎：侯聲甫一口咬定這案情非常複雜，與目前的政治極有關係，非澈查清楚不能釋放！你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那麼瑞老的意思是不是讓這三十一個無辜的農民糊裏糊塗地被那些殺人不眨眼的野獸們拉到天橋去鎗斃？把他們當着共產黨，像靜華的丈夫施樹仁一樣？』徐明遠把兩隻悲憤的眼睛盯着馬瑞康問。馬瑞康沒有回答。徐明遠終於在他的眼裏浮出絲絲的淚光。馬瑞康見了似有所感，便垂頭撫鬚，慢慢地走近窗子，仰首向天長歎了一聲：『唉，這事真難辦！』

徐明遠擦乾了眼淚，驟然跑了出去，待馬瑞康回頭追趕出去，徐明遠已經走下了山坡。

當馬瑞康回到客廳時，麻丫頭春桃便恭謹地報告：『老爺，飯開在桌上好半天，已經涼了！』

## 第七章

### 一

徐明遠懷着憤怒的心情回到冷香榭，一進門就直奔樓上寢室去收拾行李。他的行李極簡單：一床舖蓋，幾本舊書，如是而已。他應聘來此工作，原係試探性質，所以當時馬瑞康再三要他把家眷遷入春滿園。而他始終未允，原因即在此。他似早已料到隨時有捲舖蓋捲兒離開這兒的可能。張老太太見他忙着整理行李極爲驚異，便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淡淡地說了一聲『我要進城去』。然而他的行動卻非常急促，彷彿發生了什麼緊迫的事體，臉上浮泛着沉重的憂鬱，汗珠一滴滴往下流。張老太太知道是出了什麼事，便悄悄地跑下樓，意欲去通知此時尚在倚虹樓工作的靜華。可是她剛一推院門要出去，徐明遠就從樓上跑下來，聽說老人要去通知靜華，他便堅決勸阻，



說山路崎嶇，路途遙遠，不必勞老人的駕去驚動靜華。從冷香欄到倚虹樓確有相當一段距離，要爬過兩道山坡，走過一段幽長的石子小道，才能到達，小脚的老年人走一趟必然相當的吃力；且張老太太自從城裏搬到這春滿園半年以來，一心在家裏爲女兒料理家務，從未出過冷香榭的門，對於這春滿園的路徑當然不熟悉。經徐明遠這樣懇切地勸阻，她只好作罷，折回屋裏。她一邊埋怨着靜華這時爲什麼還不回來，一邊又堅留着徐明遠。他那裏肯依，急匆匆地戴了帽子，拿了手杖，提着皮包就往外走。張老太太怎麼留也留不住。可是他走到院子裏忽又想起：雖不必和靜華話別，卻不能不留幾個字給她。於是，他又折回屋裏，找了筆墨，寫了一張便條請張老太太轉交給靜華。

徐明遠向張老太太說了一聲『再會』，直向山下走去。張老太太悵然站在院門口，直等着徐明遠的背影隱逝了才慢慢地若有所失地回到屋裏。她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不自在，心想：徐先生今天爲什麼突然進城去呢？——而且臉色是那樣的難看？是

不是又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她在屋裏坐立忐忑不安，一心盼望着她的女兒趕快回來。她開始懊惱着家裏爲什麼沒有一個用人，不然也可以遣她去送一個信。她回憶剛搬進春滿園的時候女兒曾爲她僱了一位傭婦，但她嫌她太浪費：買東西要賺錢，煮飯要偷米，洗衣服要偷肥皂，因而將她辭退了。從此一切家務便由她自己操勞。可是遇着今天這樣的事情，她又巴不得有一個傭婦在身邊給她送個信什麼的。她又想到：自從女婿施樹仁遇難以後，多虧徐明遠多方照料靜華，這春滿園的工作也是他介紹的，且女兒到此以後，生活也極安定，馬院長對她似乎也很器重，不但畀以教導主任的重要職務，且在人情的往來上也特別殷厚，時時以貴重的物品相贈，譬如她自己手上戴的一對玉鐲子，就是馬瑞康送的壽禮，——飲水思源，這一切都是因徐明遠的關係而來。現在他走了，靜華能否在這兒繼續幹下去也不無問題。她想到這兒，恨不能把冷香榭的院門鎖上，自己跑到倚虹樓去通知靜華，叫她快把徐明遠追了回來。老人不自主地由屋裏走到院門口，倚門而望；她正在出神切盼着女兒回來，不料馬瑞康

坐着轎子迎面而來。她遠遠地瞧見張老太太站在門口，便立命轎夫站住，自己下了轎子忙朝這邊走來。離冷香榭的院門還有相當的距離，他就滿臉堆着笑容向張老太太拱手請安。

『老太太好呀？好久就想來看您老人家！』

『托您福，好；您也好呀，馬院長？請裏面坐，請裏面坐！』張老太太殷勤地招待着馬瑞康走入客廳，忙着倒茶獻菓。然而馬瑞康對於張老太太的酬應似未怎麼注意，他一走進客廳就把眼睛向四面牆壁上溜視，彷彿要尋找什麼東西似地，張老太太似有所察覺，便忙笑着說：『我們這屋子真不成樣子，亂糟糟的，牆上那幾張照片還是徐老師從城裏帶來的！』

這句話似乎射中了馬瑞康的心隱，『對了，這客廳似乎應該有幾張像樣的字畫掛掛，』馬瑞康沒有發現自己贈給靜華的那幅墨蘭，頗爲失望，便坐下來這樣說：『我前些日子送給靜華的那幅「空谷幽蘭」她爲什麼不拿出來掛呢？』

『是嗎？我還不知道呢！』張老太太笑着回答。

『裝裱得很好的一張畫，是我特爲靜華畫的，是叫李忠送過來的，問問靜華就知道。她現在在家嗎？』

『她現在不在家，今天一早她就到倚虹樓去了，連午飯也沒有回來吃！』

『您的這位小姐做事真負責，真好，您好福氣啊，老太太！』爲了討取張老太太的歡心，馬瑞康一邊飲茶，一邊這樣說，臉上浮起一層諂媚的笑。

『那裏，是馬院長您說得好。靜華年紀輕，不懂事，還得您多指導。』張老太太也笑着這樣答謝。

『張老太太，我有幾句話要和徐副院長談談，他在家嗎？』

『馬院長還不知道嗎？』張老太太以驚異的目光看着馬瑞康問：『我以爲您早知道了呢，他剛進城去了！』

『什麼？進城去了？』馬瑞康聽了也不覺楞了一下，『他剛才還在我那邊呢，什

麼時候走的？」

『剛下山去不久！也許還沒有走出春滿園的大門！我正要去通知靜華去呢，徐老師走的時候臉色很不好看，彷彿出了什麼意外的事情似的？把樓上的舖蓋捲兒也網了起來！究竟出了什麼事呀，馬院長？』張老太太殷切地這樣追問。

『把舖蓋也網了起來？』馬瑞康頓時嚴肅起來，語氣裏表示着無限的驚異。

『是的，可是還放在樓上沒有搬走！』

『那也許還沒有走，我得馬上趕到山下去看看！』馬瑞康說着就站了起來，匆匆往外走，說：『少陪您了，老太太！』

張老太太又將徐明遠的人品向馬瑞康讚許了一番，送他上了轎，才回到屋裏。

馬瑞康心裏很明白徐明遠爲什麼突然要進城去，他坐在轎上自己反省，深覺今天在伴月軒和徐明遠的談話措詞未免過分，以致激動了徐明遠的情感，一怒而要進城，但願他現在還沒有離開春滿園，見了面向他道歉一番或可挽回亦未可知。於是他催促

着轎夫把脚步放長向前跑。

兩個轎夫趕得滿頭大汗，不到一刻鐘的工夫就將馬瑞康抬到了春明館。他下了轎，忙向辦公室裏去探聽徐明遠的踪跡。問遍了各位職員，都說徐副院長今天下午沒有到辦公室。他思量了一下，便叫顧新之趕快到號房去問：是否看見徐明遠走出了大門？假使他已走出了大門，最好能將他追回來。

顧新之奉命之後，忙趕到號房探詢，號房的回答是：『徐副院長剛走不久，僱了一輛洋車！』顧新之聽說，使命正在號房撩開天的信差老王騎着自行車去追趕，并且再三囑咐老王，叫他一定將副院長截回來，說院長有重要事情請他。老王跨上自行車，像飛似地向進城的馬路上趕去。顧新之則先回到院長室覆命。

過了半個鐘頭，信差老王回到了院長室，雙手呈給馬瑞康一張徐明遠的名片，上面有鉛筆寫的這麼兩句話：『承邀返院，本應遵命，惟三十一位農命未釋放前，弟實無顏再見春滿園附近之諸父老，蓋弟於今晨先生被包圍時已當衆許下諾言，不應失信』

於諸父老。有違雅命，敬希宥諒。」馬瑞康看了，皺着眉頭，楞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還是站在旁邊的顧新之將信差老王仔細盤問了幾句，才知道老王在半路上趕到了徐明遠，但他無論如何不肯折回春滿園，後來還是老王再三懇求，他才勉強寫了這張名片帶回。

聽取了顧新之報告了幾件瑣事之後，馬瑞康正預備起身回到伴月軒去午睡，不料學生會的代表白桂生胡中慶又來求見。他們聽說徐明遠突然進城去了，也有些驚異，特來向馬院長探聽究竟。在心緒不寧，又正碰到是他想去午睡的時候，馬瑞康往日那種對於青年人的慈祥愷悌的神情這時完全消失了。他一副陰沉沉的面龐，急濁的語調，很不耐煩地向他們說了幾句話，就離開了辦公室。在他上轎的時候，白胡二生還不肯罷休，天真地趕過去問徐副院長爲什麼突然進城去？他猝然厲聲吼道：「這不關你們的事！你們的職責是好好地唸書！」

馬瑞康離開春明館，又繞道到冷香榭去了一趟。但張靜華還沒有回去。他只好快

快地回到作月軒去午睡。

一一

黃昏籠罩着春滿園，夜幕逐漸地垂下，皎潔的月兒在山頭上出現了。張靜華將那一羣小天使安置睡覺之後，才從倚虹樓暮色蒼茫中回到冷香榭；一到家，母親就將徐明遠進城去的事情告訴了她，並將他留下的便條交給她看。那紙條寫的是：『瑞老完全是官僚作風，以官僚作風來辦教育沒有不失敗的。對於保釋那三十一位農民他似乎毫無誠意，我曾向他們的家屬保證三天內釋放，但眼看我要失信了，事與願違，良心極感不安。農民不釋。我決不再回本院。希望你不必與我同進退，以免影響二百餘青年的學業。行李捲暫存樓上，有便車請煩帶城。』靜華深知徐明遠耿直負責的脾氣，所以她看了這張紙條絲毫不感到驚異，只覺得徐先生離開了春滿園，貧兒教養院根本無前途，自己留在這兒苦撐也毫無意義。她想到這些貧苦孩子們的命運不禁臉上頓時



浮起一層憂悒，心裏一酸，眼眶也就有些濕潤，母親以爲她是爲了徐老師的離開而傷感，便盡力安慰她，慫恿她去請馬瑞康進城去挽留徐明遠，同時將馬瑞康下午到冷香榭的情形縷述了一番。

靜華聽了母親的話毫無表示，在心裏卻這樣想：那三十一個農民倘不釋放，徐明遠決無回院的可能；即使他回來了，馬瑞康如不改變作風這貧兒教養院也毫無希望，與其將來陷入這泥淖裏誤人子弟，倒不如現在和徐明遠一同撤退，落得個乾淨。然而在她心裏又湧起了一個難題：離開了這春滿園到那裏去呢？北京城裏她是不願意去的，即使自己願意去，那些學校當局未必肯聘請她。她的丈夫是被軍政府目爲共產黨的，因而他自己也被人列爲共產黨的嫌疑份子，而使人不敢親近。昔日那般親密的朋友如今也都疏遠了，彷彿自己身上生了刺，不敢往來。這，從今年春天丈夫的追悼會上那種冷落的情形就可以證明。想到這裏她似不能不感謝馬瑞康當時的仗義；他不僅慨助自己安葬了丈夫，還聘請了未亡人到這貧兒教養院來任職，使她們母子三人

在這世態炎涼的社會裏能得着暫時的棲息。但馬瑞康這種慷慨仗義是否別有用意，她又不無懷疑。半年來馬氏對她那種過分的殷勤使她生出了一種說不出的畏縮與恐懼。一個六十以上的老翁對於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子追求，在她想，事實上雖有這種現象，她認為是不合理的。馬瑞康決不會做這種不合理的事情，她想。她希望這是她自己的疑心病，是自己多餘的恐懼與揣測。這時一個德高望重忠厚長者的影子在她的腦海裏又從新浮起。她毫不猶豫地採納了她母親的建議，明天一早去慫恿馬瑞康進城去挽留徐明遠。

半年來時時縈繞在她心裏的悒悶這時豁然開朗了，她彷彿從一個陰雲密佈的天氣中忽然投到了雨過天青的原野裏，這對於她疲憊的精神無異是一種有力的興奮劑。晚飯後，她欣然接見了白胡兩個學生代表，他們都是爲了探聽徐明遠的事情而來。她勸勉他們安心上課，不要因徐先生的暫時離開而影響到他們的學業，只要那三十一個農民釋放出來，徐副院長一定可以回院。最後，她還叮叮訓導他們：『一個學校要辦

好，必須師生通力合作，親愛精誠，大家融融和和，實行民主精神。」他們的談話間或對於馬院長有所誤會，她也力為解釋。

兩個學生走了，她又接見了圖書館的管理員王守謙。他也是徐明遠的崇拜者，聽說徐先生突然進城去了，不放心，特來打聽經過的情形。他今天也如往日一樣，還是穿着一件藍布長衫，布底鞋，胸前掛着一枝自來水筆，領口圍着一條潔白的手巾——這是當時一般青年最喜悅的裝飾。他雖沒有正式進過什麼學校，因努力自學，知識與思想均不比一般學校青年差。他曾一度為生活所驅使而淪入軍政府的教育部充當錄事，卻毫無一般窮書記的寒酸氣。任何名流學者的講演總脫不了他這麼一位忠實的聽者，徐明遠在他的心目中簡直是一位時代聖人。他常到這冷香榭來向徐明遠求教，因而也和靜華比較接近。別的職員常在學生們面前擺出一副『先生』的架子，但是他永遠是個學生樣子。平日除了負責管理圖書，把一座小小的圖書館管理得有條有理，他還喜歡和學生們交往，和他們打得火熱。所以他又是深悉本院學生情形的一人。今夜

來會晤靜華，除了探聽徐明遠的進城原因，還向她透露了學生們對於馬瑞康不滿的情形。然而他并不挑撥是非，不憑情感的激動而任加批評。靜華喜悅他的樸實，好學，熱忱。

靜華正和王守謙在客廳裏閒話，李忠忽從外面推門進來，說：「馬院長請她到伴月軒去一趟。靜華看了一下手錶，覺得時間太晚，便毫不猶豫地向來人說：『你回去向院長說：今天太晚了，我明天去吧！』」

「報告張主任，院長說有緊急事情。轎子已經在門口等着！」李忠帶笑說，兩腳還並立在門口沒有移動。

「院長既是有緊急事情，那麼你就去一趟吧？」張老太太也從旁這麼慫恿着。

「是的，說不定是討論挽留徐先生的事情啦，我看還是請張主任去一趟吧？」王守謙也站在旁邊這樣幫腔。

靜華見母親和王守謙都這樣慫恿着，便對李忠說：「好吧，你先回去，我一會兒

就去！」

『可是轎子？』

『用不着轎子。我停會兒走去。』

『可是院長再三叮囑，請您坐轎子去，說夜晚路不好走。』

『不必了。請你叫轎夫回去。你在門口等一等我好了。』

李忠見張靜華堅不肯坐轎子，只好答應了一聲『是』，退到門外去了。王守謙便站起來告辭，靜華送他到院子裏，驟見半輪明月掛在中天，清光皎潔如洗，她不禁信口說出『今晚月亮很好』，王守謙仰頭向天空凝望了一下，便也笑着附和說：『很美麗，可惜還沒有圓！』

『圓了也許就不美了！』靜華又笑着說，接着她又解釋：『世人都喜歡看月圓，其實不圓也另有一種情趣！』

『圓了也許更美，更有情趣！』王守謙又這樣搭訕着。

『誰曉得？也許月圓時正是烏雲漫天的時候呢！』

『也許正是碧海澄清，萬里無雲！』

他們都笑了。靜華把王守謙送到院外，向他說了一聲『再會』，他獨自踏着月色回到清風閣去了。

王守謙走後，靜華還倚門攬月，她低徊意味着剛才王守謙的那句話——『圓了也許更美』，大學時代的施樹仁的影子立即浮現在她的眼前，一股說不出的情懷勾起了她甜蜜的記憶。她浸入了往事，呆呆地望着天空的半輪明月。

『可以走了吧，張主任？』李忠的這句話驚斷了她夢似的往事的記憶。

### 三

靜華還沒有走到伴月軒，遠遠地就聽到馬瑞康在坪台上大聲怒罵，譴責轎夫爲什麼偷懶不將張主任抬來，馬瑞康的語氣裏似乎表達着叫他們明天『滾蛋』，轎夫們正

在那裏窳着有理無法申辯。靜華在坡下聽着實在不過意，便加速脚步趕上坡去，一走到石塔上就用尖銳的嗓音嚷道：『不能錯怪轎夫們呀，是我自己不要坐轎子，瑞老！』

馬瑞康聽到靜華的聲音，彷彿苦渴獲甘露，忙親自趕下梯塔來迎接。『真是，您這位小姐，有轎子爲什麼不坐呢？』他一面這樣殷勤地嘮叨着，一面仿效一般時髦青年侍衛女性的姿勢跑過去攙扶靜華，然而他的右手還沒有觸及她的左臂的時候，靜華就很輕巧地將身子一扭，笑着說了一聲『謝謝，我自己能走。』

『怎麼不坐轎子呢，小姐？』

『轎子是爲您這樣的長者預備的，我們這些年輕的小伙子應該走路。』

『可是夜晚路不好走。』

『有月亮！在這樣好的月亮下走走，倒是頂有趣的。』

他們倆這樣搭訕着慢慢地款步走上石塔，李忠則搶往前去通知春桃備茶。不料李

忠走進屋裏一看，一切都早已準備妥了：在三面鑲着鐵紗的涼台上，早已佈置了幾張舒適的沙發，水菓糕餅之類的食品很有規律地陳放在紅木的小圓桌上，茶煙俱備，樣樣現成，根本用不着他再張羅。李忠便笑着對正在泡茶的春桃說：「春姐，今天可偏勞您了！」

「那裏，李爺，全是老爺自己佈置的！」春桃笑着，在她的麻臉上露出一種猙獰的笑。

馬瑞康陪着靜華走進了涼台，李忠和春桃便知趣地退了出去。他先遞給她一碗茶，次爲她剖開一個從城裏帶來的花旗橘子。然後走到電燈的開關處把涼台上的電燈滅了，屋內頓時變成一片昏暗，靜華驟然見此，不覺吃了一驚，便忙從沙發上立了起來，馬瑞康似有所感，忙解釋說：「熄了電燈，可以讓月亮進來，你不是頂歡喜月亮嗎？」他說着就將三面紗窗統統推開，皎潔的月光像水銀似的傾瀉進來，照耀着滿屋子亮光光的，清澈如晝。「你看美不美，靜華？」他很飄逸地這樣問。靜華沒有回



答，還是靜悄悄地站在沙發旁邊不敢移動。馬瑞康瀟灑地走近窗檻指着窗外說：『你來看，靜華，今晚這春滿園簡直變成了一個銀色的世界，多麼美啊！』靜華依然沉默着沒有反應。他忍不住欣然走到她的身邊，頗思伸手去握住她的手而又有些期期艾艾，一雙多情的眼球痴痴地凝視着她，似乎在激賞月下梅花，又冷又豔，使他陶醉着。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然而靜華卻感到四面襲來的一種凜冽的寒氣，使她顫慄，她從沙發旁乘馬瑞康沒有提防着抽冷子跑到開關處把電燈打開了，『還是這樣好，瑞老！』她的聲音有點兒戰抖。

『你不喜歡月光麼？』

『我卻更愛太陽！』她說，臉上浮着苦笑。

『那麼也好，也好，請坐，請坐，咱們談談！』慣於觀顏察色的馬瑞康頓時見風轉舵，掏出手巾擦了擦臉上的汗，順手從几上取了一枝雪茄煙，但剛擦燃了火柴，他又把它放回原處，『對了，彷彿聽你說過你不喜歡聞這雪茄煙的氣味！』

『不，瑞老，我從未這樣說過！您請吸！』

『不，我這會兒不想抽。』他見靜華還是像一隻驚弓之鳥似的鶴立在那裏，自己感到很不過意，使又滿臉堆着笑容說：『你請坐呀，靜華！』

靜華低着頭，玩弄着自己的手指，慢慢地走到另一張靠椅上坐下。這時春桃拿着一個暖水壺進來給他們沏茶，走到靜華的身邊，不知有意或無意地瞟視了靜華一眼，靜華的臉色立時漲得通紅。

『給你們說過多次：有客人在這兒的時候，沒有叫你們，你們不要進來擾撓，懂嗎？』馬瑞康吼着說，嚇得癱了頭，夾起屁股就往外走。

他喝了一口茶，又笑瞇瞇地向靜華說：『我看你今天好像非常不快樂似的？是爲了徐先生的事情嗎？』

『是的。我今天也是特來向您請長假的。』靜華仍然垂着頭，兩眼望着地，聲音略略地有點兒沙啞。

靜華的這句話對於馬瑞康彷彿是青天一聲劈雷。「什麼！你也要辭職麼？」他突然從椅子上躍了起來，臉上表示無限的驚異。他向靜華面前走了兩步，又斤轉身來很沉痛地說：「假使你也要辭職，那麼我這個貧兒教養院只好關門！」

「請您別說笑話，瑞老？」她嚴肅地說。

「一點兒不假，除了關門別無他法！」馬瑞康背着手在屋子裏來回地踱步，脚步急匆而沉重，眼眉皺着成了一條線，彷彿遭受着他有生以來最大的煩惱。最後，他噓出一口長氣，懶洋洋地走到沙發上坐下，把身子靠在沙發背上，頹喪地閉目喘息。

「我想事情不至這樣嚴重吧？我跟徐先生走了，您可以聘請更高明的人呀！」靜華這時才抬起頭來向馬瑞康看了眼說。

「靜華，請你坐過來，我想跟你澈底地談一談，我覺得你還不了解我！」他睜開了眼睛，突然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跑過去，乘靜華來不及抗拒，把她像一陣風似地捲到一張靠窗的長沙發上并肩坐下。「好，現在我們來談一談！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創辦

「這個貧兒教養院嗎？」

「自然是爲了要造福一般孤苦的貧兒。」靜華把身子扭轉，與他斜背着面，低着頭回答。

「還有呢？」他又問，同時把眼睛注視着她。

「難道此外您還有別的目的嗎？」她這話又似抗議，又似誠心地發問。

「說實話，有的！」他點了點頭，撫了一下鬚鬚，臉上浮出一種神秘。

「那麼我就知道了！」

「果真不知道麼？」他的臉上又顯出一種猙獰的笑。

「自然不知道！」

「我的心，我的一番苦心，到現在我想你……你應該知道吧，靜華？」他把身子移近她，目光中閃灼着千言萬語無法表達的情意，聲音微微地有些顫抖。

「爲什麼我應該知道呢？」靜華反問的聲音異乎尋常的勁厲，臉色亦端莊冷酷；

她說了就站起來往門邊走，『我要走了，再會！』

馬瑞康忙跑過去截住她的去路，『慢點，靜華，我還有話和你說！』

『有話請您明天說，今天時候不早了！』

『那麼你是不是不辭職？』

『徐先生既然離開了，我也不能幹下去。』

『我有意請你做副院長，如何？』馬瑞康沉思了一下，這樣問。

『不，不，不，我決不能做，也決不願做！』靜華聽了馬瑞康的話，益發急躁了，滿臉漲得通紅，幾乎忍不住要哭出來。

『請你別害怕，靜華，我沒有別的意思，也請你別誤會！』馬瑞康見她這樣困憊，忙以一種最溫沉的調子，和顏悅色地向她解釋：『你是不是覺得我今晚的態度有些……有些……假使是，那麼要請你原諒。』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摸了摸鬍鬚，『其實我也沒有別的意思，請勿誤會。』

『是的，我知道瑞老沒有別的意思，我永遠是把您看成我的長輩！』靜華說到這裏似乎又流下淚來，然而她盡力壓制自己的感情不使它流露，『不過我年輕，不懂事，在這兒也不能幫您做出什麼事，所以還是希望您讓我請長假。』

『那是絕對不行的，靜華！我決不能讓你辭職。』馬瑞康懇切地這樣說，又在屋裏邁起方步來，『并且，明天一早我就要趕進城去把徐先生拉回來！』他滿臉顯着誠懇的樣子，以圖博取靜華的歡心。

『在這樣情形之下，徐先生是不會回來的。我深知道他的脾氣。』

『那麼，據你看，徐先生要怎樣才能回來呢？』他撫摩着長鬚，目不轉睛地期待着她的回答。靜華沉思了一下，略微把嘴唇動了動，但話終未從口裏流出。『是否他有特別的困難，希望你能直率地告訴我！』馬瑞康又接着這樣補充。

『其實也很簡單，只要……』靜華正開口要提出她的意見。

『我看咱們還是坐下談吧，站得太久了有些疲乏，來，來，你吃水菓，喝點茶，

請坐，請坐。」馬瑞康說着又忙着張羅給靜華沏茶，剖水果。她在這種殷勤的壓迫下只好勉強地回到原坐。當他遞給她茶時，她輕輕地說了一聲『不敢當，謝謝。』他自己也順手取了一枝雪茄，『你真的不討厭我吸雪茄嗎，靜華？』

『不，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抽雪茄煙的。您請抽！』靜華笑着這樣回答。這時她已逐漸恢復了平日寧靜大方的儀態。馬瑞康帶着苦笑擦了一根洋火。

『那麼請你接着說：要如何徐先生才能回來？』他噴了兩口煙，很安閒地坐在沙發上問。

『這很簡單，只要您能負責保釋那三十一位被捕的農民！』

『我已經在想法保釋呀？』

『可是徐先生向來是很守信用的，他今天早晨當您被圍的時候曾向農民保證過三天之內一定把他們保釋出來，然而他觀察您的情形似乎三天之內毫無保釋他們的希望，他怕三天之後失信於農民，不得已只好引咎辭職！』

『你不要着急呀，中國的事情總得慢慢地來，空着急是沒有用的，何況釋放農民的事并非他和我能够作主的，這權柄全操在侯總監這班人的手裏呢！』

『瑞老可以用面子去壓他們呀？』

『面子？哼！如今面子不值錢了，還是錢重要！小姐！昨天我已經親自見到了侯  
聲甫……』

『他怎麼說？』

『他說事情很複雜，說這是共產黨預定的暴動計劃！他言詞間似乎表示這事還與  
徐先生有相當關係呢！』

『什麼！與徐先生有關係？』靜華聽了馬瑞康的話不勝驚奇與憤慨，不禁這樣叫  
了出來，『真是豈有此理！他們什麼罪惡的事情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他們要捕人，要  
殺人，要敲竹槓，就說人家是共產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就是用這種卑  
劣無恥的手段屠殺了施樹仁，陷害了無數的愛國青年！真是無恥至極，太不成世界



了！」

『小姐，你用不着爲這事生氣，我明天一早就進城去，花一筆錢運動他們，一定可以把那三十一個農民保釋出來，什麼共產黨不共產黨，都是狗屁！還是錢才是真的！有錢能使鬼推磨！』他說到這裏不禁又在屋裏踱起方步來，做出一股看透了人世間一切滄桑的神氣。他噴了兩口雪茄煙，又轉過身子笑謎謎地向靜華說：『可是，靜華，我這筆錢是朝着你花的！』

『爲什麼朝着我花的？』靜華不懂，驚異地這樣問。

『我不花錢運動侯聲甫，那三十一個農民怎能釋放出來？農民既不能釋放，你的徐先生當然不肯回院；徐先生既不肯回院，我的靜華小姐豈不也要跟着辭職了嗎？』他帶着一種神秘的笑逼近靜華一步，『所以，我這筆錢是朝着你花的。你能說不是嗎，靜華？』

馬瑞康說完，就好像吃醉酒似的，打了一連串的『哈哈』，平日那股道貌岸然的

君子風度早已粉化飛到九霄雲外了。靜華見了他這種醜態，真是啼笑皆非，這時她才深深地體味着現在一般社會所尊重的「君子前輩」「所謂大人物也者」的另一面。不禁她也笑了起來。可是她又深恐馬瑞康更要進一步做出於己不利的非禮舉動，便忙站了起來，說，「我現在真要走了！」

「那麼你答應了我不辭職？」

「我今晚還不能這樣說。不過……」

「不過？」

「我可以重加考慮。」

「那就行了，只要你肯重新考慮，那我就感激不盡了！那麼明天見！」他伸手去和靜華熱烈地握手，「今晚倘有得罪，請小姐特別海涵，我並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我們的這個貧兒教養院，你我的共同事業！」

不待馬瑞康說完，靜華早已走出了涼台，馬瑞康忙按了一下電鈴，李忠從睡夢中

趕了進來，『快備轎子，送張主任回冷香榭！』

靜華那裏肯等轎子，一口氣跑下了山坡，累得李忠在後面喊着：『張主任，轎子已經準備好了，轎子已經準備好了！』

回到冷香榭，月兒已斜西，已經是午夜了。她回想剛才的一切彷彿是做了一場惡夢！

#### 四

次晨，靜華頭腦感覺昏眩，四肢也軟綿綿地無力，精神顯着有些萎靡，她母親見了頗想留她在家裏休息一天，但她爲了責任心的驅使，仍然一早就到倚虹樓去照料那些孩子們，因爲孫韻秋在城裏還沒有回來，沈周兩位先生又不肯多負責任。

孩子們也委實歡喜她，一見她進門，就一窩蜂地蹦蹦跳跳地圍了攏來，這個問她要糖菓，那個問她要玩具，這個要她摟抱，那個跑來和她牽手，或要她吻他們蘋果似

的小臉。她熱烈地和他們一一週旋，東叫一聲『小乖乖』，西叫一聲『小寶寶』。孩子們見了她真是無異見了他們自己的慈母，靜華給與他們的也的確是一付慈母的熱愛。這些孩子們大都是孤兒，他們需要母親的「愛」。即使有生母，他們也得不到着母親的愛，——因為有的母親流落在天涯，想見她們而不可能，有的母親在貧困中，在疾病中，想盡母親的責任而無力；有的甚至在紙醉金迷中，早已忘記了她們有兒女。於是，靜華變成了他們惟一的母親。

在這種集體的教養生活中，孩子似乎也無須每人獨佔一分母親的愛。小樹從前在城裏對於靜華和外祖母是寸步難離的，自從入了這春滿園的幼稚部，天天生活在這個團體生活裏，已逐漸養成了獨立生活的習慣，所以見了靜華他並無超越他的小夥伴們表出的依戀，同時靜華對他也沒有給予異乎別的孩子們的膩愛。惟一的不同僅是在名分上或稱呼上的差異，譬如小樹叫她爲『媽媽』，別的孩子們則稱她爲『張老師』。他們那種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形態，使她忘却了一切的憂慮。昨夜的惱怒早已被

他們的活躍沖散了；她的頭腦也不昏眩了，四肢也有力了。她自己不懂這些小孩子對於她，她對於這些小孩子們，爲什麼有這樣大的吸力？她想到昨晚一怒而要辭職的事，不覺在心裏好笑；假使馬瑞康真的讓她離開這春滿園，她不知要如何的惆悵啊！孩子們也不知要如何地悲傷啊！她這樣想。

她領導着他們在嬌陽曬着的草坪上玩了一陣，就帶他們到飯廳裏去用早點。這時馬瑞康滿臉堆着笑容突然出現在靜華的身旁，他輕輕地對她說：『昨晚對不住，請你原諒，我現在進城去，一定想法將徐先生接回來！』她對於他的話似乎毫無反應，只是專心專意地爲孩子們分發食物。馬瑞康握了握小樹的手，便匆忙地走了。

靜華在幼稚部忙碌了一陣之後，便抽身到教導處去料理些瑣事，因爲昨天一整天沒有到那裏去辦公，深恐教務有所延誤。她剛一邁進春明館的門，代理總務主任顧新之便慌慌張張地迎頭趕了過來，『張主任，您來了，好極了，我正要派人上山去請您呢！』

『怎麼？有事嗎？』

『是的，』顧新之壓住喉嚨說，同時把眼睛向四週掃視了一下：『最好我們到您辦公室裏去談！』

到了辦公室坐下之後，靜華便問：『究竟出了什麼事呀，顧主任？』

『那兩個老頭子又來了，現在在客廳裏坐着！』

『哪兩個老頭子？』靜華似乎有點摸不着頭腦。

『就是那一次爲了枯湖引水的事情他們來看您和徐副院長的那兩個老頭子！』

『哦，是的，我見過他們。他們兩位老先生又是爲了要釋放那三十一位農民的事情來的吧？』

『一點兒不錯，正是爲了這個！』

『你會了他們沒有？』

『會了。』

『他們怎麼說？』

『他們今天的態度非常強硬，他們說徐副院長昨天當衆保證三天之內一定把被捕的農民釋放出來，他們問這話靠不靠得住？他們希望徐副院長再有一個確切的表示！假使沒有確切的保證，這春滿園若再發生了什麼意外他們可不能負責！』

『您告訴過他們沒有，說院長又爲這事進城去了？』

『我已對他們說過了，可是他們說：春滿園的人都是不守信義的，說話不算話！』

『那麼我去見他們，再和他們解釋一番。』靜華忙從辦公椅上站了起來往外走，可是顧新之又忙插嘴說：『慢點，張主任，我還報告你兩件事情！』

『請說。』靜華忙又止步，靜聽顧新之的報告。

『有人說，假使這問題不解決，他們打算今天晚上放火燒這春滿園！』他把嗓子壓得極低，聲音小到幾乎使人聽不清楚，臉上表現着惶惑。

「前天孫韻秋小姐早已把這話告訴過我了。我想這是謠言。」

「恐怕不見得完全是謠言吧？因為今天在溇甸的街面上已經發現了他們的標語！」

「哦？這個我倒不知道。發現些什麼標語？」

「其中有「打倒沾名釣譽的偽君子馬瑞康」，「驅逐破壞農民利益的貧兒教養院」等等！咱們這春滿園的大門口也貼了好幾張，我一早就叫人撕毀了！」

「這事您報告過院長嗎？」

「沒有。」

「他還不知道這標語的事情？」

「不知道。」

「您爲什麼不報告院長？」

「我怕他發脾氣。」

「其實這種事情倒應該讓他知道。您現在去報告院長吧！」



「院長一早就進城去了。您還不知道嗎？」

「我倒聽他這樣說過。好吧，我現在去接見那兩位老先生。」

「他們在會客室裏。」

靜華走進會客室，兩位老人忙站了起來。彼此客套了一番之後，他們就問及徐副院長爲什麼不出來見他們？「是他昨天當衆保證的，說三天之內一定釋放被捕的農民，我們特來問問他這話能不能算數？」其中的一位劈頭就這樣問，聲色相當的嚴厲。靜華就將種種的現實困難向他們解釋，仍希望他們寬以時日，被捕的農民在幾天之內一定可以釋放出來。徐副院長是好人，事先他是反對枯湖引水最力的一人，事後他是最同情農民不幸遭遇的一人，他才當衆挺出來保證釋放被捕農民，完全是激於義憤，請大家不必對他誤會。靜華娓娓向兩位老人這樣不厭其煩地細細解釋，聲音態度都非常溫靜，臉上頻頻流露着歉意與笑容。兩位老人原懷着滿腹憤懣而來，經靜華這樣一番懇摯的剖說之後，怒氣似已消逝了八九分。最後她又鄭重地向他們表示：假使

被捕的農民日內不能釋放，不但徐先生不願在這貧兒教養院服務下去，就是她本人也要辭職不幹了。這樣，兩位老人才滿意而去。

但焚燬春滿園的謠言并未因此止息，且越播越廣。當兩位農民代表走出春明館以後，接着就有好幾位教職員向靜華告假，他們並不說是怕火燒春滿園恐遭不幸，他們都說因私事要進城。雖經靜華再三慰留，依然無效，她只好准許他們的假，但請他們兩天之內無論如何要回來。

靜華在表面上對於這種謠言雖處之鎮靜，但在心裏也不能不有所疑懼。羣衆的感情一旦被激怒起來是無法遏止的，尤其是危害了他們的生命和權益的時候，他們將不顧一切地去和他們的敵人鬥爭；爲了要洗雪這次慘案的仇恨，附近的農民也難免不作規外的行動，她這樣想。她覺得放火燒春滿園的事并不是不可能的。萬一這事果如謠言所傳而不幸發生了，怎麼辦呢！——這種憂慮她雖未使形之於色，但在她的心裏也委實有些惶惑。她忽想起圖書管理員王守謙平日和學生們以及附近的農民們都很接

近，也許他知道這謠言的來路和真象。她便馬上離開春明館向清風閣走去。

她獨自在狹小的石板小道上慢慢地走着，沿路綠樹成蔭，羣鳥飛躍，對於這幽靜的環境她似發生了無限的喜愛。不料走到中途，忽來一羣雅雀從她頭頂上呱呱地掠過，停棲在前面一株枯樹上噪鬧不休，似乎在阻止她的去路。她先還未及注意，只一味地在欣賞沿途的景色。但她剛越過那株枯樹不久的時候，那一羣雅雀又撲撲飛過她的頭頂上在前面另一株蒼松上落下，且越聚越多，把一株蒼松點成了一片黑色，且仍不斷地呱呱地朝着她叫噪。這不禁引起了她的厭惡。她憶起幼時母親常對她說，烏鴉是一種不祥之物，牠們對你狂叫亂鳴，必有凶事來臨。她雖明知這是一種無稽的迷信之談，一個像她這樣的現代女性不應信此，然而她把這種景象與近日的謠言湊合在一起，潛意識中不免有些激動：難道今晚真要發生不祥事件麼？『這決不會有的事！』她默默地回答她自己。

是圖書館快要停止閱覽的一候了，十二點鐘還差五分。學生們都陸續從裏面出

來，正向飯廳裏走去，雖然這時還沒打鐘吃午飯。他們見了靜華都鞠躬致敬，有的還毫無目的地叫一聲『張老師』，她也一一報之以愉快的微笑與點頭。當她跨進圖書館的閱覽室，王守謙正在收拾辦公室上的零星卡片及借書證，他一瞅見靜華，就忙笑着從櫃欄裏走出來打招呼，『張主任，您是要借書嗎？』

『是的，我想借羅素著的「到自由之路」。』

『這書有的，還是徐先生捐給圖書館的，您請到裏邊去看吧。』

他們便一同走入書庫，一邊找着書，一邊閒談着。當他把「自由之路」遞給她的時候，他不由輕輕地對她說，『這本書張主任看了可別轉借給別人，聽說城裏這兩天又在搜查禁書。』

『怎麼這「自由之路」也成了禁書嗎？』

『這書裏有幾段談及了俄國的過激主義！』

『這真是笑話！』靜華不禁感憤地這樣叫了出來。

『笑話的事情在中國實在太多了，而且像臭蟲一樣的繁殖，越來越多！說不定秦始皇袁世凱都會復活呢，您信不？』王守謙很幽默地這樣說。

『您最近還聽到什麼消息嗎？』

『所聽到的昨天晚上不是都已告訴過了您嗎？』

『今天早晨您聽到什麼謠言嗎？』

『今天早晨？』王守謙以奇異的口氣問：『難道張主任一早就聽到了什麼謠言嗎？』

『是的，外面謠傳今晚附近的農民要來放火焚燬咱們這春濶園！』她把目光向四邊掃射了一下，輕輕地向他說。

『我倒沒有聽說這個？』王守謙皺着眉頭思索了一下，最後肯定地說：『我想不會吧？』

『您可不可以下午到海甸街上去探聽一下？』

『這倒可以的，不過下午我想進城去看徐先生，不知道他進城去了怎麼樣了？』

『是的，這也是應該的，我也很惦着他。不過，我想，您還是明天進城去吧，今天到外面去探聽消息。』

『這也可以』，他把眼睛向她看了一下，『怎麼張主任害怕麼？』

『我倒無所謂，我所擔心的是幼稚部的那些小孩子們，他們再經不起五月四日那樣的恐怕！所以我必須把這事探聽清楚，以便有所準備！』

『這倒是應該的。我吃過午飯就去。』王守謙很熱忱地允諾了靜華的要求，但他躊躇了一下又說：『不過這事不能從海甸街上去探聽，必須從燕京清華兩個大學裏去探聽。』

『怎麼要從他們那裏去探聽呢？』靜華似乎感到詫異。

『張主任還不知道嗎？自從咱們這邊慘案發生以後，燕京清華的同學們都非常憤慨，他們現在已出面聲援農民。昨夜在海甸街而上和咱們這春滿園的門牆上已經貼上

了許多反對馬院長的標語，聽說都是出於他們的手筆！」

『哦？是否我們本院的學生也有關係？』

『不是全體有關係，據我所知，師範部有幾個學生曾經預聞這件事情。』

『這麼看起來這件事情豈不越來越複雜了？』

『是的，所以被捕的那三十一個農民必須火速保釋，否則恐怕不久還會釀成巨變！』

王守謙很嚴肅地這樣說了，吃午飯的鐘聲接着響起來。靜華知道他在大飯廳裏包伙食，便說『你們開飯了，我要走了。』

『張主任是不是也到大飯廳裏去吃一頓，嚐嚐我們大鍋菜的滋味？』王守謙的這個提議將靜華提醒了：她老早就聽着教職員學生們都埋怨現在大飯廳裏的伙食越來越糟，幾乎糟刊不堪入口了，倒不如趁這個機會去吃一頓，看看究竟糟到了什麼程度。『對了，我真是慚愧得很，因為家母和徐先生都在這裏，不能不單獨開伙，因而很少

到大飯廳裏去吃飯。也好，今天我去吃一頓試試。」

他們走進了大飯廳，學生教職員正在吃飯，除了幼稚部單獨在倚虹樓有廚房外，各科的學生以及那些沒有眷屬的教職員都在這裏包飯，一共有十多桌。人雖多，但飯廳裏還保持着相當的靜穆與秩序，并不像一般公共食堂那裏的紊亂與噪雜，這自然應該歸功於訓導員兼童軍教員李大風管理得法。靜華走進飯廳，當然引起了全體學生們的注視。她并不立即坐下來用飯，先繞着各員生的桌子走了一週，視察他們的食物，只見每個桌上放着兩碟鹹菜，一碗清湯，清湯上浮着幾點菜葉，除了少數教職員和那些自費生有白麵饅首吃，其他的貧兒一概吃的是『窩頭』。她非常驚異爲什麼大家吃得這樣苦？據她所知學校當局規定各貧兒的伙食費每月四元五角，照當時的物價計算照理人人應該吃到白麵與葷素，然而他們現在吃的卻是鹹菜與窩頭，這無疑地是總務主任曹金標從中措了油。她一方面譴責自己爲什麼這樣疏忽，早不到飯廳來巡視，一方面馬上叫顧新之前來詢問。



顧新之便將伙食的情形向她報告。原來現在的伙食并不是由教職員和學生自己經辦，而是由春滿園附近的一家飯館「小林春」承包；伙食分甲乙兩類，甲種每人每月付費七元整，乙種四元五角，煤水與人工概由學校負擔。『照這種代價，伙食應該相當的好呀，爲什麼現在這樣糟？弄得學生與先生們都這樣臉黃肌瘦？』靜華聽了顧新之的報告憤憤地這樣問。

『是呀，現在的伙食的確太壞，我自己也吃不來！』顧新之也附和着這樣嚷了出來。

『那麼是不是請顧先生費心和「小林春」的老板交涉一下？不然，我們就收回自辦！』

『我曾經和他們交涉了好幾次，但是他們總是說要改善，實際上大家的伙食越來越壞了！』

『請您再和他們交涉吧，不然我們一定收回自辦，叫學生自治會主持，自己採

買，我相信他們一定能辦得很好的。」靜華再三這樣囑咐，顧新之的臉上雖有難色，但終於連聲答應了幾個『是』。

顧新之走了以後，靜華就隨手揀了一個饅頭，撕成一塊塊塞入口裏，並笑着對王守謙說：『今天可要您請客了！』

『這個客我還請得起，只要一角二分錢。我叫廚房炒兩個鷄子兒來？』

『可以加菜嗎？』

『只怕沒有錢，有錢什麼都可以加，辣子鷄，鱸子肉，溜黃菜，隨您要。這是咱們曹主任定的。這裏沒有的材料可以到小林春去取。』王守謙很幽默地這樣說：『您喜歡吃什麼？——荷包蛋？還是溜黃菜？或者……？』

『我什麼都不要，謝謝，我吃兩個饅頭就行了。』

靜華用鹹菜嚙着饅頭，一面細嚼，一面和王守謙閒談，王守謙見其他的人都已先後吃完離去了，飯廳裏只剩下他們兩人，便以一種神秘的口氣問：『張主任知道春滿

園外邊的那個小飯館是誰開的嗎？」

靜華故意搖了搖頭，其實關於這事她早有所聞了。

『就是咱們的總務主任曹金標開的！』他輕輕地說，『現在那般有錢的自費生在校裏吃不飽，便都跑到小林春去大吃。據說曹主任已經相當的「肥」了，而且，聽說他小林春燒的煤球兒都是從咱們這大飯廳裏運去的！』

『真該死！』她輕輕地呼了出來，『難怪本院的教員和學生都吃得這樣壞！』

『他一人肥了，我們卻都瘦了！』王守謙說完大笑。

『黑了良心的死鬼！』靜華也不禁這樣罵了出來。

『不知馬院長是否知道這些事情？』

『他當然不知道。恐怕徐副院長早已知道了，因為我有一次似乎曾和他提及過這件事，但我當初也沒有知道這樣詳細。』

『我看這事還是請張主任幾時和馬院長提一提吧，這事據我看相當的重要，俗云

「民以食爲天」，關係二百個員生的健康，可不是小事呢！」王守謙懇切地這樣說，彷彿代表所有在大飯廳吃飯的人請願似的。

「自然我要請馬院長澈查這件事，不過我奇怪的是：顧新之既然接替了總務主任爲什麼他不改革呢？」

「您要知道顧新之還是暫時代理性質，有許多事情他不使下手。說老實話，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飯喫的朋友，誰也不願得罪誰，曹金標和他又是多年的老同事。曹金標本人現在雖在醫院裏養病，可是他的那位「夫人」還在這兒。她相當的討厭，傳說她還是馬院長身邊的紅人，顧新之又何必去得罪她呢？」

「真看您不出，王先生，您雖到這兒來僅僅兩個多月，可是這春滿園的事情似乎知道得很清楚？」

「將來我可以寫一部「春滿園外史」，把張主任寫成這裏面的女英雄！」

「那我可不夠格。」靜華笑着說，在她的臉上慢慢浮起一層紅雲。

廚師把碗筷收走了，他們才笑着走出了大飯廳。

## 五

馬瑞康傍晚，還沒有從城裏回來。由於謠言廣闊地傳播，春滿園的空氣愈來愈緊張了，彷彿恐怖的事件馬上就要發生，學生們和教職員都在紛紛議論，無形起了恐慌。院長和副院長都不在院裏，他們只好一羣一羣地到冷香榭來向張靜華探聽究竟。王守謙雖一度出去向各方面偵詢，但也沒有得着可靠的結果，而外面的風聲卻越來越緊，春滿園頓時入了風聲鶴唳的狀態，一向鎮靜的靜華這時也有些惶惑了。

顧新之主張打電話到西郊警察局去請求派人來保護，但靜華鑒於日前慘案的教訓，便堅決反對，她認為激起了羣衆感情的憤怒時，當事人只有用冷靜的理智去開導，去勸解，決不能採取武力的彈壓，羣衆的力量是無比的大，決非武力所能抵拒的。『即使咱們今晚藉着武裝的彈壓而獲取了勝利，難免明晚他們不再來，誤會與怨

恨宜解不宜結，所以武力的彈壓是絕對靠不住的！」她向顧新之這樣解釋。他在表面上雖沒有反對她的意見，但在心裏卻認爲這是她的偏見，「假使今晚發生了什麼不幸事件，我可擔不起這份責任，張主任？」顧新之特別強調他總務主任的責任，說，臉上充滿着惶惑。

「老實說，顧主任，這責任誰也無法負起，豈止您？可是調派軍警來彈壓萬一又發生日前同樣的甚至更大的慘案，死傷幾十個人，這責任又歸誰負呢？」靜華便這樣駁斥顧新之的看法，「預防是應該的，不過我們不應該憑藉武力，武力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東西。而且我們是到這春滿園來辦教育，不是到這兒來與附近的人民爲敵！」頓了頓，她又坦白懇摯地這樣補充。

「那麼張主任打算怎麼預防呢？」顧新之又忙問，似乎不再堅持調派軍警來院彈壓的提議。

「現在要請您費心去通知各科的主任，以及李大風先生，王守謙先生，還有白桂

生胡中慶兩個學生，請他們立刻到我這兒來一趟，我有緊急的事情和他們商議。」

『是要舉行會議嗎？』

『倒不是舉行會議，我想和他們交換意見。有關大家安全的事情是要大家來分負責任的。』

『好的，我馬上就去，可是有些先生們已經告假進城去了？』

『進城去了的自然無法請到，可是那兩個學生一定要他們來！』

顧新之走後，她的母親便端來晚飯，她似無心喫，僅草草地敷衍了幾筷子，就獨自跑到院子裏去散步。在她想，散步或許能幫助她將紛亂的思維清出一個頭緒來。這時月亮已從樹尖上湧出，但并不像昨夜那樣的明亮，因為黃昏還沒有和黑夜交替，天邊還殘餘着幾片絢爛的彩霞。逐漸暮色已開始侵入了大地，黃昏已慢慢地消逝。靜華漫無目的地在院裏走着，想着。微風吹拂着她的臉頰，使她頭腦特別感到清醒，她想：即使農民來放火燒這春滿園，只要我們不抵抗，不傷人，其損失也是有限的，這

裏面的房屋都是一幢幢孤立地散落在各方，決不可能一氣都燒光。……也許他們的目的在焚燬春明館？因為他們的血曾經洒在春明館的平場上。……也許他們根本不會來放火？放火有什麼用呢？他們的目的是要求釋放那三十一個農民。即使這春滿園燒光了，除了出氣洩恨，能有什麼好處呢？——於是，她想來想去，覺得謠言並不如所傳那樣的可怕。這時她殷切地盼望着馬瑞康今晚從城裏趕回來，帶着那三十一個農民趕回來；倘能如此，則一切的風雨都可從此止息了。

然而她又覺得這是她個人的一種奢望。焦愁終沒有離開她的心。

所邀約的教職員和學生都先後到齊了。靜華首先向他們表白放火的事情大半是謠言，請大家鎮靜；萬一不幸的事件真如所傳不可避免時，希望大家別慌亂，決不可和農民發生衝突，保護生命的安全為第一要著。大家對這事也都先後發言，有的頗贊同顧新之調派軍警保護的建議，靜華和王守謙兩個學生自治會的代表卻始終堅決反對。這，曾經引起一度熱烈的爭辯，但最後的勝利還是屬於主張和平防範的一面。靜華特



別請李大風和白桂生胡中慶把年齡比較大的師範生預先組織起來，萬一事情發生時，請他們負責保護小學部與幼稚部諸生的安全。他們都無異地允諾了。她更囑咐顧新之準備救火器，以防萬一；并叫他轉告號房門警，今夜要特別驚醒，一時有事，即鳴亂鐘。她這樣詳細地佈置了一番之後，大家便陸續散去了。她和母親匆匆地說了幾句話，便也離開了冷香榭而到倚虹樓去了。

她到達倚虹樓時孩子們都已熟睡了。他們不知什麼是愁苦，什麼是危難，所以「謠言」對於他們毫不發生作用。今夜春滿園雖處處飄溢着恐怖的氣息，但這些小天使在兩位傭婦似的保姆的護衛下，依然按時帶着甜蜜的笑容入睡了。靜華悄悄地跨進了他們的寢室，只見窗外一片銀色世界，微風吹弄着松枝搖拽，習習作響，滿屋的翠影婆娑，映在牆壁上，灑在地板上，印成了各種圖案。月兒的清輝照耀着每個小臉，益顯得他們的美麗，可愛。小樹和其他比較大一點的孩子們還時時發生輕微的鼾聲，與窗外的松濤節奏着。這美麗的景色使靜華忘却所有的煩惱與「謠言」。她圍繞着他

們的小床循迴地走了好幾週，在她的臉上浮泛着欣慰的笑。她不禁對自己說：『這就是辛勞的報酬吧。』

夜已深沉了。她還徘徊在這寢室的走廊上，不忍離去。她俯瞰春滿園的裏裏外外，都如平日一般的寧靜沉寂，絲毫看不出有何異象。玉泉山的塔影，昆明湖的湖光，都迷朦隱約可見，遠遠地從附近村落裏偶爾傳來幾聲犬吠。她悔恨她自己爲什麼不是詩人！

她看到月兒升到中天，她看到月兒移到西邊，她看到月兒在遼遠的西山隱遁。黑暗了一陣之後，她看到東方吐出一片乳白色。

一夜平靜無事。

次晨她得到惟一的報告是：總務主任曹金標已於昨夜從城裏醫院回到春滿園了，今午預備在「小林春」大宴賓客。

## 第八章

## 一

一夜未眠，又接着忙碌了一上午，直到正午靜華才抽身離開倚虹樓回到冷香榭休息。一到家她的母親就將曹金標的請帖交給她，說是曹嫂子親自送來的，請她十二點鐘到小林春去午飯。靜華將帖子看了一下，隨手扔在一旁。母親問她去不去，她顯着不耐煩的神氣說：『我沒有這麼閒工夫！』她的聲音帶着嘶啞，一連打了兩個呵欠，眼睛也疲乏得有些睜不開。母親見她這樣困倦，臉上浮現着一片憐愛的神情說：『那麼我去開飯來給你吃？』

『不，媽，我想先睡一會兒，口裏苦澀得很！』

『你別累病了，孩子，我真爲你擔心！』老人說着就給她沏了一杯茶。

她喝了幾口茶，便懶洋洋地走進屋裏去休息，母親輕輕地爲她掩攏了房門。不料在剛一躺下，學生自治會的代表白桂生胡中慶就在院外敲門求見。張老太太不願驚擾靜華，忙開門趕了出去說：『張先生剛休息，請你們下午兩點以後來吧！』

『我們一點鐘就要開會，在開會以前有點兒要緊的事情向張主任報告一下。』兩個學生站在客廳門口，其中一個首先這樣說。

『張先生昨晚在倚虹樓通宵沒有睡，今早又忙了一上午，剛回來，連飯也沒有吃！』張老太太很婉轉地這樣說。還是堅持着不肯進去通報。

靜華在寢室裏聽見了白胡兩生的聲音，使從牀上爬起推門出來，請兩位學生到客廳裏坐。『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嗎？』她鼓起精神笑着問。

『張主任知道嗎，曹金標昨晚回來了？』

『我今早在倚虹樓就聽說了。』

『張主任對於這事有什麼意見？』

『我麼？』靜華躊躇了一下，似不便表示什麼意見，然而她卻苦笑著反問：『你們同學們有什麼意見呢？』

『同學們都非常憤慨！打算把他攆了出去！下午一時自治會就要開會討論這件事！』胡中慶很天真地這樣叫了出來，滿臉堆着忿恨，同時用手巾揩了揩額上的汗。

『同學們始終認爲此人是學校的禍根！譬如這次的慘案都是由他而起！白桂生又接着說，『假使此禍不除，我們這貧兒教養院是無法辦好的！』

『你們話固然不錯，不過事情恐怕不見得像你們想像那樣簡單吧？據我看這是一個制度問題。』在兩個學生激昂的談話中靜華卻很冷靜地這樣解釋。

『制度問題？』兩個學生似乎不十分明白靜華的意思。

『是的，倘使教育制度不改變，除掉了一個曹金標還有第二個曹金標要來，學校依舊是辦不好的。』

他們似乎還未深切地了解靜華所謂的「制度」，胡中慶接着又說：『曹金標太可

惡了！他到處揩油！連我們的伙食費他都吃！所以我們的伙食現在這樣壞！這，張主任昨天也到飯廳裏看見的！我們非把他攆走不可！這是同學們的公意！」

『是的，並且我們打算伙食收回自辦，由學生自治會主持。』白桂生又這樣補充。

『你們的伙食收回自辦我是贊成的。不過你們要攆走曹主任，我希望你們還應鄭重考慮，因為院長和副院長這時都在城裏，假使出了什麼意外我負不起這個責任。』

『那麼張主任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指示？』

我的意思是這樣：一切都等院長回來再說。反正院長明天總要回來的。曹主任的行為不檢點是事實，不但同學們對他很不滿，就是教職員各位先生們對他也頗有煩言，所以在上次院務會議的時候，徐副院長就公開要求院長解他的聘。』

『院長答應了沒有呢？』

『當時院長倒滿口答應了，可是幾時能實行我也不敢說。』

『假使我們同學們不起來有所表示，恐怕院長永遠不會解除曹金標的聘，聽說他和院長的關係很深，從前曾經做過他的馬弁？』

『表示自然可以的，不過我希望同學們不要急躁，一切都靜待院長回來再說。』

『假使院長不答應我們的要求呢？』

『那麼……』靜華說到這裏臉上似有難色，『那麼……』

『那麼我們只好直接行動，把這個傢伙撵走！』比較性子急躁的胡中慶連忙這樣下了結論。

## 二

案頭的小鐘敲了兩下。

靜華似醒非醒地躺在牀上，朦朧聽到了上課的鐘聲，她想爬起來，但她的身體始終不聽使喚，彷彿有一隻巨大的魔掌沉重地壓在她的胸脯上。她掙扎，掙扎，想一躍

而坐起，然終未如願。她喃喃地發出嚙語，母親靜坐在隔壁客廳裏似有所聞，便機警地推門進去，見她還在呼呼地喘息，便忙將她喚醒。靜華睜開惺忪的睡眼，只見一片昏暗環繞在她的週圍，她看不見自己，看不見她的母親，看不見眼前的一切。在感覺上，她甚至懷疑自身飄忽在何處：彷彿在深山的古廟裏，聽不到一點人間的聲息；彷彿在古戰場上衝鋒，鏘聲鏦鏦地響，旛旗迎風而招展，她騎在一匹雄壯的戰馬上奔騰；又彷彿在空中飄，四面八方毫無附驥，只覺得身子在空中飄，飄，有一種說不出的輕快；又彷彿睡在一副棺材裏，自己還沒有死，想爬出來而又無氣力，她掙扎，掙扎；母親知道她還沒有清醒過來，便從洗臉架上打了一個毛巾把子遞給她。

『什麼時候了，媽？』靜華經過了濕淋淋的手巾浸潤，頓時清醒了，一邊擦着臉，一邊這樣問。

『兩點半了。』

『我以爲是夜晚了！』靜華看了看手錶，一骨碌從牀上爬了起來，把手巾把子遞



還給母親。

「你剛才才是做夢嗎，孩子？」

「我自己也不知道，彷彿什麼東西壓住了我的胸口，使我喘不過氣來。」

「你實在太疲乏了，孩子，我真怕你累出病來？」

「不會的，媽，我自己知道保護。」

「那麼現在開飯給你吃吧？」

「好的，吃了飯我還得到教務處去辦公。」

母親走入了廚房。靜華對鏡攏了攏髮絲，薄薄地在臉上敷上了少許雪花，整理了一下衣襟，她發覺了自己的形容近來的確消瘦多了，然而她絲毫沒有顧影自憐的感傷。

吃過飯，她匆匆地趕到春明館。她走入總辦公室，看見各位的職員的臉都是紅通通的，滿屋子飄溢着濃郁的酒味。曹金標和顧新之也在那裏，見着靜華，曹金標忙走過

來打招呼：『您好呀，張主任？』他依然是從前那副油頭滑腦的樣子，滿臉堆着諂媚的笑，『您今天中午爲什麼不肯賞光呀，張主任？』

『對不住，我接着帖子太晚了，一時實在分不開身來，心領了您的盛意，是一樣的。您的身體完全復原了嗎？』靜華也忙笑着和他這樣週旋。

『完全好了，謝謝。金標這些日子不在院裏，多少應做的事情都麻煩您了！』

『我，我一點事情也沒有做，一切都是顧先生在這兒負責推動！』

『那裏？您說得太好了！現在曹主任既然回來了，我想我這份差事也應該交卸吧，張主任？』顧新之也忙走過來這樣搭訕着。

『不，顧主任，這不是我份內應管的事。假使你們要移交的話，希望你們去向院長交代。』

『現在院長不在，副院長又辭職了，實際上您不就等於院長嗎？』曹金標這樣說，話裏帶着無限的諷刺與醋意。

『其實，即使院長在這兒，有許多事情也得先徵求我們張主任的同意，不是嗎，張主任？』顧新之似乎有些醉意，也跟着曹金標這樣七言八語地附和着，靜華聽了，知道他們是有意在奚落她，便抽身溜進自己辦公室裏去了。

她坐在辦公室裏處理公事，遠遠地傳來一陣陣的鞭炮聲，像機關槍裏瀉出來的子彈似地接二連三地響個不絕，由遠而近，在鞭炮聲中還隱約地夾雜羣衆的歡呼聲。她有些驚異，便起身推窗外望，這時正打了下課鐘，只見學生們一羣羣地往春滿園門外跑。靜華憑窗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回答是：『聽說那被捕的三十一位農民回來了！我們到門口去歡迎他們！』

靜華聽說，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高興，並且聯想到徐明遠也許要跟着那些農民一同回來，便也離開春明館跑到大門口去歡迎。

春滿園的大門口擠着滿滿的人羣，教職員和學生。王守謙，李大風，顧新之，白桂生，胡中慶……也都在這裏，只沒有看見曹金標。鞭炮聲越來越密，春滿園附近的

居民也都興奮拿着一串串的鞭炮立在門口等候。

那三十一位農民來了。鞭炮一時齊鳴，夾雜着陣陣的人羣歡呼，聲響激了雲霄！被捕的農民兩個一排，列成了一字長蛇陣，前前後後還擁護着好幾千人羣，兩位白髮長者在前面領隊開導，從春滿園口浩浩蕩蕩地走過。這場面充分地表現了人民的威力，人民的團結。站在台塔上的學生們也隨着羣衆們不斷地歡呼，鼓掌。不料他們正在熱烈狂歡的時候，被捕的農民羣忽然吼出一聲「打倒貧兒教養院的曹金標」！接着又來一聲「擁護貧兒教養院的徐明遠先生」！屬於這貧兒教養院的人羣這時不約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每人的臉上都浮顯着一種欣快的表情。靜華見了這種情形不禁在心裏說：『畢竟農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恩怨分明！』但她深怕被釋放的農民在這春滿園——他們或他們的弟兄曾經流過血的地方——施行報復，便忙叫學生們往門裏退，但是他們那裏肯依？他們只顧一味地鼓掌，狂呼，看着農民一排排像潮水似地湧了過去。這人潮足足流了半個鐘頭才流完。鞭炮聲却在人們的耳朵中繚繞着永遠沒有止息啊！

靜華和王守謙以及一般學生們都滿以為徐明遠在這時要和農民們一同回來，失望得很，農民都走完了還沒有看見他的踪影。然而他們堅信，徐先生今天一定會回來的，因為他曾表示過：只要被捕的農民釋放了，他一定返院。於是，在王守謙的提議下，白桂生胡中慶都跑到海甸街上去購買鞭炮，以便歡迎徐明遠。

大家立在大門口等候了相當的時間，始終沒有見徐明遠回來。靜華便勸學生們進去上課。正在大家紛紛散去的時候，遠遠地看見一輛洋車朝春滿園這邊跑來，靜華猜想，車上坐的或許是徐明遠，不料車子走近了，一看，原來是孫韻秋。靜華樂得做個順風人情，當車子還沒有停住，她就笑着跑過去迎接她。還有別的幾位女同事也圍了過去，把孫韻秋從車上接了下來。『怎麼，靜華，你們都站在門口啦？』孫韻秋也忙着向她打招呼。

『我們在這兒歡迎我們的孫小姐！』靜華笑着回答，『這一趟到城裏玩得舒服嗎？』

『見鬼，一到城裏就忙，整天地忙得要死，連公園也沒有去一趟！』孫韻秋一邊付着車錢，一邊撇嘴這樣回答。

『那麼你整天的在城裏忙點什麼呢？』

『停會兒再仔細告訴你吧！』孫韻秋向別的同事們應酬了一陣，便提着兩筐子從城裏帶來的食物和靜華並肩姍姍地走進了大門，直接向倚虹樓走去。她們邊走邊談。

『你看見徐副院長嗎，在城裏？』

『我曾到他家裏去看過他一次。他老人家也忙得很。』

『忙得很？忙些什麼呢？』

『還不是爲了三十一個農民的事情！』

『不是馬院長在城裏忙這些事情嗎？』靜華聽了有些奇怪，『爲什麼徐副院長忙呢？』

『你還不知道嗎？馬院長這幾天正在城裏和他的三小姐瑪琍打架呢？』

『和他的三小姐打架？』

『可不是？——聽說他的三小姐鬧着要分家，打算分一筆錢到外國去！』

『那麼被捕的三十一位農民是誰保釋了出來的呢？』

『自然是徐副院長囉！可憐這位老先生一進城就爲這件事情到處奔忙，後來探聽出來當局要錢，他就去和馬院長商議，可是馬院長一時又拿不出錢來，所以徐副院長又到處籌錢，大傷腦筋！』

『花了多少錢，你聽說嗎？』

『聽說一千塊錢一個，有一個算一個，一共花了三萬一千元！』

『可了不得！花了這麼多錢？這筆款子完全是徐副院長籌的嗎？』

『這倒不是的，他一個窮教書匠到那裏去籌這麼大的一筆款子，你想？聽說其中二萬元是徐院長找大興銀行的經理陳大屏墊借的，另外的一萬一千元是徐先生經手東拉西湊的。爲了這事他把他惟一的產業現在太僕寺街的那座住宅也押了出去，聽說

押了七千塊錢！」

「徐先生真是一位熱心腸的人！」

靜華和韻秋一邊走一邊談，不覺已到了倚虹樓。孩子們見着她進去，又像一窩蜂似地圍了過來。韻秋稍稍和他們週旋了一下，便回到自己房裏去洗臉換衣服了。靜華雖然被孩子們糾纏在草坪上和他們遊戲，可是她聽了孫韻秋的報告以後，心裏不免又有些悵悵不安。她想着馬瑞康這人真夠利害的了：他自己闖下了大禍，他可以一毛不拔，害得徐明遠到處奔跑，甚至把自己靠粉筆生涯賺來的一座小房子也押了出去，這未免太叫人寒心。她自己雖打算將畢生的精力寄托於這個貧兒教養院的事業上，可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這完全是一種夢想。

她想着自己的前途，不免有些茫茫或飄零之感，離開這教養院的意念這時又難以抗拒地撞入了她的腦海。但眼前這一羣天真可愛的小面龐圍繞着她，喊喊叫叫，蹦蹦跳跳，迷醉着她，拖戀着她，使她的意念不能堅強。



她這樣矛盾着好幾個月了。她爲這事苦腦，失眠，消瘦。『還是等徐先生回來再說吧！』她終於忍不住安慰着自己這樣說。

### 三

王守謙買了許多鞭炮來了，可是他已得着確實消息：徐明遠將在明天上午九點鐘才能和馬瑞康一同回來。

次晨，全院的師生都在熱烈地期待着徐明遠回院。幾掛一丈多長的鞭炮用竹竿子懸在春滿園的大門口，學生自治會的代表一早就鵠立在大門口恭候。張靜華王守謙李大風顧新之和一些沒有課的教職員也都聚集在春明館，大家都約好，只要聽到鞭炮一響，就分頭跑到大門口去歡迎。曹金標雖然早已從翠蓮的口裏知道徐明遠對他不滿，但他還是和別人一樣熱心，今天一早就督導着工役門灑水澆地，打掃門徑。幾個學生會的代表自桂生胡中慶雖都討厭他在門口幌着，然而也把他莫可奈何，大家只好報之

於冷酷的鄙笑。

在九點鐘的前後馬院長的汽車果然按時抵達了春兩園，曹金標見了照例是帶着詔媚的笑首先搶過去拉開車門。白桂生胡中慶也忙將鞭炮燃着，於是鞭炮劈劈拍拍地響了起來，一時煙焰瀰漫，聲震遐邇，歡迎的人員冒着鞭炮的煙焰湧到車前去歡迎，聚集在春明館的教職員圍聲也都趕了出來。可是車門一開，裏面走出來的只有馬瑞康一人，而不見徐明遠，大家不禁怔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惟有曹金標毫無異樣，一如往日的老套，照例向前鞠躬，請安，一連說了好幾聲『您回來了，院長！』

馬瑞康一下車，見這樣熱烈的場面也有些驚異，便笑嘻嘻地走過去首先和張靜華握手，『靜華，今天幹嗎這樣費事，準備了這麼些鞭炮？』

『我們大家是在這兒歡迎徐副院長的。怎麼，他沒有和您一道兒回來嗎？』靜華失望之餘依然很殷切地這樣問。

『啊，原來你們這樣熱鬧是歡迎徐先生的，我以爲你們是歡迎我呢！』馬瑞康帶

笑說，而且他畢竟有涵養，臉上的表情沒有流露着絲毫的醋意。『是的，徐先生的確值得大家這樣給他安慰，他已經答應回院了。』他一邊說着一邊走上台級，懸在大門額的橫布條上的大字『歡迎我們敬愛的徐副院長返院』早已觸及他的眼簾。他看了這條標語，臉上似乎有些不自然，他想：『徐明遠是可敬愛的？難道我馬瑞康就不可敬愛嗎？』於是他向站在旁邊的顧新之淡淡地問了一聲：『這標語是誰寫的？』顧新之一時回答不出，便把眼睛向靜華注視，意思是要她回答。靜華會意，便說：『這是學生們寫的。』接着她又補充了一句：『我覺得他們寫得很好。』

『還好，就是腕力稍嫌弱一點兒！』馬瑞康聽着張靜華稱讚，只好這樣敷衍。他大模大樣邁着方步走進了春滿園。學生們和教職員們這時一個個乘機靜悄悄地溜走了，只有曹金標忙着跑到前面去爲他張羅轎子。

靜華爲了徐明遠究竟什麼時候回來，便又接着問：『徐先生究竟那一天回來，您聽說嗎？』

『他原答應和我今天一道兒回來的，可是他臨時打電話通知我說他在城裏還有點事情，倘今天下午不回來，明天一早準可回來！』

『那麼我們再去買鞭炮吧？』跟在後面的白桂生向別的同学這樣提議。

『不必！』靜華忙掉轉頭止住他們說，『我知道徐先生並不喜歡這一套，今天大家有了這種表示已經夠了。』

『可是我們這種表示徐先生並沒有看見呀？』胡中慶從旁邊這樣插嘴。

『何必要他看見呢，我們做事只是盡心焉而已！』靜華又趕忙補充。

馬瑞康聽了靜華的話，亦頻頻點頭稱是。

『你們快去上課吧！』靜華催促着學生們散去。之後，他們才分頭走進了各自的課室。

轎子雖然準備好了，可是馬瑞康並沒有使用。他陪着張靜華慢慢走入了春明館的辦公室。他之走入辦公室原有許多話想向靜華說，不料曹金標顧新之方會計這時也都

先後跟了進去報告或請示。靜華知趣，知道他們中間或許有些私語要說，便乘馬瑞康沒有注意的時候悄悄地溜了出去。然而她剛一啓步，馬瑞康就發覺了，便忙止住說：

『靜華，你到那裏去？請在這兒坐一會兒，我有要緊的事情和你商量！』

『好，我一會兒就來，我到隔壁辦點事情去！』靜華說着仍然抽身走出了去。

『怎麼樣？曹金標？你的傷完全好了嗎？』馬瑞康莊嚴地坐在辦公椅上向恭恭敬敬立在旁邊的曹金標這樣問。

『托總長的宏福，完全好了。』

『你幾時出院的呀？』馬瑞康一邊拆閱多日積壓在案頭的函件，一邊繼續問。

『前天出院的，當天就回到春滿園來了。』

『那麼你今後還是願意在院裏工作呢，還是回公館裏去？』

『報告總長』，顧新之在曹金標以眼示意之後，忙從旁插嘴說：『還是請曹兄在這教養院工作吧，我願意回公館去！』

『金標本人倒無所謂，在公館或在教養院，反正都是一樣，給總長做事。不過，我聽說有人在總長面前告發我，說我辦事無能？既是這樣，那麼我打算向總長請長假？』

『你聽這些閒話幹什麼？你又不是吃他們的飯！你好好地安心做你的事好了！懂嗎？』馬瑞康故意把聲音壓得沉重，一眼一板地慢慢地吐了出來，那一副神氣恰似主人訓斥奴才。

『是！是！』曹金標連忙鞠了幾個躬，往後退了兩步。

『那麼我不是明天就回城去，總長？』顧新之又這樣插問。

『對了，你能提早回去也好，這兩天三小姐又在鬧整扭，你回去和我照料一下吧！』馬瑞康掏出一枝雪茄，曹金標忙趕了過去給他擦火。

『可是報告總長，三小姐的事情我實在不敢管了！』

『你用不着管她，只要不付給她錢就行了。』

『可是她老是來問我要錢？』

『你不會不給嗎！』馬瑞康皺了皺眉頭，盯了顧新之一眼。

『可是……』顧新之仍有難色，頗想繼續說下去，可是馬瑞康忙阻止道：『你少嚼噓吧，最好今晚就進城去，公館裏亂得一團糟，各處的房租利息也沒有人去收，賬房裏根本沒有人負責！』

『今天恐怕來不及，這邊還有許多經手的雜事未了，而且還有些賬目要向金標移交。至少我還得在這兒耽三天！』

『好吧好吧，你們瞧着辦吧！』馬瑞康的語調和神氣都表現異常急躁，似乎在他的心裏還有別的更緊迫的事情在催促着他。曹金標最能看顏觀色，洞察他的心事，知道他正惦着隔壁房裏的張靜華，便忙向顧新之說：『那麼我們走吧，總長剛從城裏回來，應該休息！』

於是顧新之與曹金標鞠躬而退了。這時馬瑞康把手上的雪茄擲入了痰盂，收拾了

一下案頭的信件，似乎要出去，但看見方會計還鵠立在門口沒有移動，『啊，你有什麼事嗎，方會計？』

『沒有別的事情，我只要報告院長一下：會計課的現款不多了，至多只夠維持三天的伙食。』

『怎樣錢用得這麼快呀？』馬瑞康又皺起眉頭，臉色很不好看，『你一定把我的錢胡花一氣？』

『分文也沒有浪費，有賬在此，院長可以查！』方會計把手裏的賬簿雙手遞了過去，然而馬瑞康搖了搖頭而不受，『好吧，款子我想法子，我現在沒有功夫看你的賬！』

方會計離開之後，馬瑞康匆匆地走出辦公室到隔壁教導處去找張靜華，但這時教導處除了管註冊的劉子剛和童軍教官李大風以及兩個寫鋼板的書記外，並沒有別人。他們看見馬瑞康走進來，都忙站起打招呼，馬瑞康也很客氣地和他們點了點頭，連聲



說了幾個『請坐』。這種待人和藹客氣的風度贏得了多數教職員的稱道，他們常在背後說：『我們的院長雖然做了多年的官，但是毫無官僚習氣！』但是馬瑞康對着那些跟了他多年的屬員例如曹金標和顧新之之流的態度，他們似乎很少有機會見到；即使他們偶爾看見，其印象也並不深刻，因為這無損於他們自己的尊嚴。

『張主任不在這兒嗎？』馬瑞康帶着微笑問。

『她剛出去不久。』李大風答道。

『李先生知道張主任到那裏去了嗎？』

『大概是上倚虹樓去了吧？院長要找她嗎？——我去請她來。』

『不用，謝謝。』

馬瑞康剛離開教導處正預備趕到倚虹樓去，不料在春明館的門口遇着十幾位學生將他包圍請願。他們都是學生自治會的理事，其中包括白桂生胡中慶。白桂生首先恭敬地呈給他一封信，他拆開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謹呈者：本院總務主任曹金標

不學無術，行爲卑鄙，且有榨取學生伙食費之嫌疑，倘仍留院工作，必將貽禍匪淺，敬懇鈞座即將該員停職，以除禍根，而平公憤。謹呈院長馬。全體學生叩。」馬瑞康閱後，不禁駭然震怒，連聲吼道：「怎麼，你們學生也要干涉我的院政麼？」

「請院長別誤會，不是學生們要干涉院政，實在是此人太無恥！」白桂生又首先開了第一炮。

「什麼話？閉住你的嘴！」馬瑞康這時的態度不像忠厚的長者，不像慈善家，不像官僚，更絲毫沒有教育者的風度，臉上筋肉的表情活像一位十足的軍人，把一雙威風凜凜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白桂生，使其他的學生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他張牙露齒地罵道：「年青青的，說話就這樣沒有禮貌？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白桂生。」

「在那一科？」

「師範科。」

「這封信是你寫的嗎？」

「不是。」

「是誰寫的？說！」

「是我們全體同學公決的！」

「我問是誰寫的？」馬瑞康將「寫」字說得特別響亮。胡中慶實在忍不住了，便也高聲叫道：「報告院長，是我寫的！」

「你爲什麼要寫這封信？」

「因爲曹金標太卑鄙！」

「而且他吃我們的伙食費！」學生羣中的另外一個也接着這樣喊了出來。

「你們說曹金標吃了你們的伙食費有什麼憑據？」

「我們這樣瘦，曹金標吃得那樣肥，不就是很好的憑據嗎？」

「胡說！」馬瑞康的聲音越來越大，兩隻眼睛鼓得像一對燈籠，額上的青筋漲得

像蚯蚓似的。辦公室的職員聞聲這時都跑了出來看熱鬧，童軍教官李大風更進一步地跑過來觀望。白桂生雖然已受到了馬瑞康的一陣威嚇，然而並沒有把他嚇倒，他見大家僵立在那裏沒有說話，便繼續說：『請院長別生氣，我們學生都還年青，說話有不週到的地方要請您原諒。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們是您的學生，您儘可教訓我們。可是曹金標這人實在不是「東西」，您把他留在院裏，將來一定會闖大禍！我們向您建議開除他，這完全是一片好意，爲了愛學校，爲了愛您，所以才有這種直率陳辭的舉動。希望院長無論如何要答應我們的請求！』

『那麼你們是不是要威脅我開除曹金標？』馬瑞康聽了白桂生這番懇摯的陳辭，怒氣似乎稍微平息了些，而語氣却還是很堅硬：『照你們現在的舉動看來，將來你們一旦嫌我不好，豈不也要罵我老混蛋，把我攆出這教養院？』

『院長，這是不會有的事！』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職責是讀書，讀書之外沒有別的事！人家曹金標是好是

壞，與你們有什麼關係呢？」

「院長這話可說得不對，曹金標的好壞與我們的關係大着哩；他好，我們的身體會健壯些；他壞，我們却要骨瘦如柴了！請院長到飯廳裏去看看我們現在吃的是什麼伙食！」另一個比較年少而面帶病容的學生很沉痛地這樣說，說完他背轉身去抽咽，并用袖口擦眼淚。馬瑞康見了，似有所感，便以比較和緩的口吻說：「伙食不好，可以改良，但用人行政你們學生決不能過問！你們要知道：這個教養院是我馬瑞康拿錢辦的，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的行政！」馬瑞康說完就將他手上的那份學生請願書撕成粉碎，擲在地下，拂袖離開了春明館。曹金標也忙從辦公室裏趕了出來跟去。學生們還想追着馬瑞康繼續有所陳述，但是李大風忙趕過來勸阻。

學生們眼看所要求的未能達到目的，有的失望，有的氣憤，有幾個激烈的學生甚至破口大罵！大家正在紛紛議論憤憤不平的時候，不料曹金標將馬瑞康送上轎之後，又趾高氣揚地走了回來，彷彿故意地嚷着給學生們聽：「李教官！院長有命令，請你

把剛才在這兒鬧事的學生開一張名單給院長送去！』李大風聽了，沒有十分熱心地理會他，只唯唯地「嗯」了一聲。然而曹金標認爲不滿足，似乎要故意和學生們挑釁，又把剛才說過的那句話重複地嘆了一遍，聲音比頭一次更巖峻響亮，這對於學生們的憤怒無異是一種火上加油。他們便激情地蜂湧過去將他團團圍住，東一句西一句地質問他：『什麼！開名單！要開除我們嗎？我們才不怕這一套啦！』接着就是一陣『揍死他！揍死他！』的怒吼！

李大風站在旁邊深怕再闖出禍來，便忙擠進去排解，費了許多唇舌，好不容易才把學生們勸開，同時把曹金標推出了重圍。曹金標走出春明館的時候口裏還憤憤地嘆着：『像這一羣流氓學生非開除不可！像這一羣流氓學生非開除不可！』

#### 四

下午，在春明館的佈告牌上，果然有十個學生被宣佈開除了學籍，白桂生胡中慶

兩生列爲首名，理由是他們違犯院規，侮辱師長。這佈告是出於馬瑞康的親筆。於是全院騷然。

學生自治會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除了倚虹樓的那些尚不知人間有愁苦的幼嬰外，各科的學生們都已出席。他們一致議決了自即日起開始罷課，作爲被開除學籍者的聲援。他們分頭在院內院外發表宣言，公佈事實，請求公道。他們在院內貼了許多紅綠紙條的標語，歸納起來可以分爲三種：一，要求教育民主化；二，驅逐不學無術行爲鄙卑的曹金標；三，恢復被開除同學的學籍。

全院的教職員也都在紛紛議論，有的同情學生們的舉動，有的認爲這是學生們的自殺政策，有些是中間派，認爲院方當局和學生方面都有錯，有的是「不管派」，什麼都不管，只求每月一日能領到薪水。

但當被開除學籍的白桂生、胡中慶這一羣跑去冷香榭見張靜華希望她予以有力的援助的時候，她的同情是完全站在學生方面的，她堅決地表示：假使馬瑞康不恢復他們

的學籍，她打算辭職，並且她忿怒地說：『我既是教導主任，這樣重大的事情爲什麼事先不讓我預聞？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如何能繼續幹下去？』

她正在憤憤不平地和學生們講話，院子外面悄悄地走進來了一個人，不是別人，就是靜華和學生們天天盼望的徐明遠。靜華驟然見着他進來，真是喜出望外，就好像女兒見着一位遠別了多年的慈父重新回到家裏一樣，熱情地衝過去和他握手：『您什麼時候到的？怎麼不預先給我們一個信？』

『我存心要給你們一個 Surprise！』徐明遠帶着幽默的笑回答。靜華將他手上的皮包手杖帽子接了過去，忙着去給他沖茶打洗臉水。這時張老太太聞聲也從廚房裏趕了出來和徐明遠週旋，他和她應酬了一陣之後，便轉身來和在座的學生們一一握手，滿臉堆着笑容問：『你們都好呀，這幾天？』

『我們都好，您也好呀，徐先生，我們天天在這兒眼巴巴地期待着您回院，今天早晨我們聽說您要 and 馬院長一同回來，我們就買了許多鞭炮，排着隊在大門口歡迎



您，可是您沒有來，我們很失望！不料您這會兒悄悄地回來了！」學生羣中的白桂生首先這樣興奮地說。

『是呀，』徐明遠接過靜華給他的茶，『我在大門口已經看見你們歡迎我的標語。我本來打算在上午和馬院長一同回院的，可是臨時發生了一點事情，所以沒有回來。你們各位同學的好意我很感謝，』他喝了兩口茶又笑着說，『不過前幾天我是悄悄地離開這兒的，所以今日我也應該悄悄地回來，你們說不是嗎？』說得大家都笑了。

『這倒也是真的，徐先生一向不喜歡形式上的熱鬧！』靜華一邊遞給徐明遠手巾把子擦臉，『您太辛苦了，這幾天在城裏？』

『也沒有什麼，』他擦了擦臉與手，將手巾遞回給靜華，『總算辦了一件事，這次在城裏，把那三十一位農民保釋出來了。』

『聽說這裏面經過的情形相當的複雜曲折？』靜華問。

『也沒有什麼，中國的事情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只要有錢，什麼都好辦。先，他們說這次的事情有共產黨在裏面策動，後來他們又從側面透露消息，說他們要錢，於是我們就湊了三萬塊錢給他們送去，他們一見了錢，馬上就把人釋放了！』

『真是，有錢能使得鬼推磨！』

『是呀，我現在真後悔，去年樹仁的事情我們沒有對付好，假使能夠多給他們錢，也許他們不至下那種毒手！』

『唉，』靜華聽到明遠提及往事，深深地慨歎了一聲，臉上的神色不禁黯然，眼鬢兒也立時泛出紅潮。

『我當時怎麼沒有想起我那幢小洋房子呢？我真後悔！』

『聽說您這次把太僕寺街的住宅也押了出去，爲的是援救那三十一位農長？』靜華用手帕揩了揩眼睛，抑止自己的感傷，這樣問。

『這事你怎麼知道的？』明遠似乎感到詫異。

『是孫韻秋小姐昨天告訴我的。』

『啊，不錯，她在城裏的時候曾到我家裏去過一次，正碰到我在寫押契。』

『徐老師這種愛護農民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佩服！』在座的一個學生說。

『不，不，這算不了什麼！房子是身外之物，算不了什麼。只要我們這貧兒教養

院今後真能上軌道，好好地爲國家培植人才，我那幢小房子算得了什麼呢？』

『可是學校裏又出了事，您知道嗎？』

『啊？又出了什麼事？』徐明遠忙問，眼裏閃出驚奇的光芒。

靜華使將這幾天院裏的經過，特別強調曹金標的返院及今天馬瑞康親筆佈告開除白桂生胡中慶等生的學籍的事情，作了一番詳細的報告。

『有這種事情？豈有此理！』徐明遠聽了靜華的報告不禁這樣激情地叫了出來，

忿怒的火燃燒着他每一根神經，他不自主地站了起來，把手中的茶杯放到桌上，拿了帽子和手杖就往院外走。

『您到那兒去，先生？』靜華忙問。

我去找馬院長交涉，非請他恢復這十位同學的學籍不可，而且一定要他下條子叫曹金標即日離開本院。』

『媽已經在給您做飯，快好了，您吃了再去吧？』靜華忙阻攔着他說，在座的學生們也圍了過來勸他，請他吃過飯歇一會兒再去，但他無論如何不肯聽，還是拖起脚步往外走。靜華深知他說做就做的急脾氣，所以也不便強止他。可是靜華送他出門的時候，忽又對他說：『萬一馬瑞康不答應我們的要求，您打算怎麼辦？』

『反正我的舖蓋捲在樓上還沒有打開呢！』徐明遠掉轉頭來很乾脆地回答。

『假使您這一次離開，我得跟您一塊兒走，我也不願再敷衍下去，這個老頭子實在討厭！』

『你也不必預存這種觀念吧。我們到這春滿園來的目的主要地還是做事，不是對人。』

『可是人與事往往有連帶的關係！』

『話是不錯的，馬瑞康固然不是辦教育的人，而我却是辦教育的人，所以今後我們應該爭取主動的地位。回頭再談吧。』徐明遠說着就匆匆地往伴月軒走去。那十個被開除學籍的學生仍留在冷香榭靜候徐明遠交涉的結果。

過了半個鐘頭，徐明遠很興奮地回到了冷香榭，向大家報告今日出乎意外的順利，馬瑞康滿口答應了開除曹金標，同時恢復那十位同學的學籍。同學們聽了都非常高興，只是靜華表示懷疑，『不見得有這麼爽快吧？我想一定還有問題，您怎麼和他說的，徐先生？』

『他一開始似乎很憤怒，他說同學們今天在春明館侮辱了他。我便向他再三解釋：一個好的學校是不應該開除學生的，因為愈調皮的學生愈需要教育；學生調皮，我們應該研究其原因，不應該胡裏胡塗地把他們開除，而且學生不好，我們做教員的做院長的人都不能辭其責任！——他聽了我這番話，似乎頗受感動。於是我便要求他

收回成命……』

『他怎麼說？』靜華緊逼着問，在座的學生們也都聚精會神地聽。

『不過他堅持要你們這十個學生寫悔過書！』徐明遠報告到這裏稍作停頓，把眼睛向每個學生看了一下，『你們願意寫悔過書嗎？』

這時屋子裏沉靜了片刻，在座的學生們交頭接耳，似乎在交換意見。

『我們沒有錯兒，爲什麼要寫悔過書？』白桂生首先提出反抗了，接着好幾個學生都起來表示異議。『對了，他們沒有錯，他們不能寫悔過書。』靜華也跟着這樣附和。

『不過，你們不肯寫悔過書，馬院長可沒有法子下台，你們都知道馬院長是一位極愛面子的人，你們不寫悔過書他就無法轉環，因爲開除的佈告是他自己寫的！』

『誰叫他自己這樣冒失。面子！面子！我看中國將來亡國就亡在這面子上！』靜華憤憤不平地這樣嘮叨着。

『那麼副院長的意思是叫我們寫悔過書？』白桂生見徐明遠的臉上頗有難色，便又這樣問。

『我的意思是請你們委屈一下吧，假使你們不寫悔過書，問題就會鬧僵，說不定這貧兒教養院就要因這點小事而停辦了。所以爲了這教養院的前途，爲了大多數同學的利益，我希望你們這十位同學就委屈一下吧！』徐明遠思索了一下，懇摯而又慈祥地這樣說。

『倘使這委屈真正有價值，能成全我們的教養院，我們願意服從您的命令，因爲我們知道您是愛護我們的！』白桂生代表十個同學熱情地回答。

『既是這樣，那很好。』徐明遠見同學們答應了寫悔過書，表示無限的欣慰。

『不過，徐副院長，我們還得問一句：假使我們寫了悔過書，曹金標不能再留在本院了？』

『院長已經答了辭退曹金標，我想不會有問題的。』

這時張老太太把早已準備好了的飯菜端上桌來，十個學生才向徐明遠張靜華鞠躬告辭了。

學生們剛走不久，徐明遠正在吃飯，李忠推門進來說：「張主任，院長請您到伴月軒去一趟。」

「請我？」靜華似乎感到意外，把眼睛向徐明遠看了一下，「是請徐副院長吧？」

「不，是請您。院長請您就去。」李忠又重複地說了一遍。

「請我幹什麼呀？」靜華有些躊躇，臉上流露着難色。

「是的，馬院長剛才曾向我說及，他說關於曹金標舞弊的事情還想和你談一次。」

徐明遠一邊吃着飯一邊說。

「這真奇怪，曹金標侵吞伙食費，是全院教職員和學生們皆知的事情，何必問我呢？」

「他一定還有別的事情和你談。」



『別的事情？』靜華沉重地望着徐明遠，以爲他是有所指而言，但徐明遠忙又接着回答，『還不是關於學校的瑣碎事情嗎。』這樣，靜華才知道他的話是毫無所指的。

『張主任，您究竟去不去呀？我好去回院長的話。』鶴立在門口候回話的李忠又這樣催促着。

『您告訴院長，說我現在沒有空兒！』

『不，靜華，我想你應該去一趟。馬瑞老近來對你很有信仰，他說你很能幹，辦事也週到，他這一次在城裏和我談得很多，他很想把這貧兒教養院交給你負責！』

『什麼！他有這種打算？』靜華聽了徐明遠的話不但不覺高興，反而感到極度的惶恐。徐明遠這時便對李忠說：『你回去告訴院長，說張主任就去！』

李忠退出了客廳。徐明遠又繼續地說：『譬如今天的事情吧，他就首先問我：『這些事情靜華都同意嗎？』我說你全都同意了，於是他便說：『只要她同意了，我無有不可，開除曹金標也可以，恢復十個學生的學籍也可以！』但他堅持着一點：要

你同意！」

『先生，我恐怕他懷着別的鬼胎！』靜華慢慢離開飯桌，走到一張椅子邊坐下，把頭沉了下去，雙手掩着臉，似乎在啜泣。徐明遠見到這種情形，知道其中一定另有文章，便放下筷子忙趕過來問她：『靜華，你想馬老頭子懷着什麼鬼胎，你照直告訴我吧？』

## 第九章

### 一

由於徐明遠和張靜華的堅持，那十個被開除的學生寫過悔過書之後終於恢復學籍了。這羣少年們雖然認為在良心上受了一次侮辱，他們沒有犯錯兒爲什麼要寫悔過書呢？——但爲了大多數同學的幸福，——不要把事態鬧僵而影響到二百多同學的失學，——他們在徐明遠張靜華殷切的勸導之下，終於勇敢地承負了這份侮辱。

馬瑞康也總算給了徐明遠和張靜華的面子，不好意思不把曹金標解了聘，調他回到城裏公館裏去了。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馬瑞康尊重了徐明遠的意見，其實在骨子裏，學生之恢復學籍與乎曹金標之解聘，還是由於張靜華在馬瑞康的心裏存着牢不可拔的魔力，馬瑞康以此換取靜華的歡心。他這種賣弄，在靜華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她不

肯道破。

馬瑞康對於靜華懷着野心，徐明遠至今還埋在鼓裏，絲毫不知道，他們雖係多年的師生，平日可以說無話不談，但對於這種男女關係的事情她始終是隱瞞着他。她覺得這事太醜，而且是她個人的私事，無須去擾攘他沉重的心情。這貧兒教養院接二連三發生的不幸事件已夠使他操心了，爲什麼還要把這種私人的瓜葛去糾纏他呢？在她想，她自己的痛苦應該她自己忍受啊。

這貧兒教養院，自開辦至今，糾紛層出不窮，始終沒有平平靜靜地上過幾天課。好容易一件一件的糾紛都解決了，學子們正可安心讀幾天書，可是炎夏逼人，他們不能不放暑假。除了那些自費的副生各自回到城裏的公館去歇夏，享受天倫之樂，而大部份無家可歸的孤兒祇好仍然留在院裏，他們一面從事自修，一面請徐明遠張靜華以及其他住在春滿園歇夏的老師們爲他們講些功課，做些課外活動。

雖在暑假期間，這春滿園并不寧靜，照樣多是非。從前的糾紛之起，完全發生於

院方當局處置事情不當，以致引起院內院外的風潮。如今的是非可不同了，一切集中於張靜華與馬瑞康兩人的關係上。到處都散播着「馬張」行將結婚的流言。這流言的廣佈有如春天裏的魚卵的繁殖，夏天裏的虎疫的流行，廣而且速，先從園內的差役們傳出，再蔓延到教職員與學生們之間。整個春滿園的人羣最近無不以此爲話題，并且都說得有憑有據，有聲有色。只有徐明遠還沒有受着這種感染。這大概是由於他平日一本正經，只談公事，不扯閒天，所以沒有人敢將這種閒事傳入他的耳邊。

有些人爲他們慶幸，說這是「幸福的一對」；有些人說這是「白髮紅顏」，未免太不相襯；有些人却在暗暗地咒罵，說這是社會的畸形，道德的破產。更有人傳出驚人的消息，說馬瑞康行將剃鬚，準備做新郎。還有人深深地在體察張靜華的裝扮，說她近月喜穿鮮艷色調的衣服。他們甚至編出一套電影似的故事，說某月某日在某地馬瑞康曾跪在地下向張靜華求愛，張當時拒絕了馬的要求，後經馬再三哀求，張便提出了三個條件：一，在未結婚前，馬瑞康應先繳出一百萬元保證金；二，結婚三個月以

後，張靜華到美國去留學而馬瑞康不得同去；三，結婚後馬瑞康要絕對服從她的命令，更不能阻礙她在交際方面的自由。據說馬瑞康對於這三個條件都一一承認了，所以他們現在準備結婚。

一天，當靜華走進倚虹樓的時候，孫韻秋就忍不住叫出一聲『未來的院長夫人來了』，引得站在旁邊的同事們都哄堂大笑，弄得靜華面紅耳赤，奇窘不堪。接着孫韻秋又嬉皮笑臉地說：『靜華姊近來紅光滿面，一定有什麼喜事吧？』另一位姓沈的同事也口直心快地笑着插嘴說：『張主任快要請我們吃喜酒了吧？聽說三個條件都已經答應了？』靜華明知她們是在奚落她，便故意把話扯開，『你們說的是誰呀？三個條件四個條件的？是不是我們的孫小姐最近有什麼新的發展？要請我們吃喜酒？』一向不肯饒人的孫韻秋更毫無顧忌地幽默地說：『可不是嗎？我結婚的地點已經擬定了歐美同學會，我的那位呀……我的那位人兒很有錢，也很有地位，只可惜呀他是一個老頭子！』說到這裏她像小孩子似的拍着手跳起來格格地大笑不止。沈先生又逗趣地

說：『老頭子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有錢有勢，反正如今的婚姻還不是那麼一回事！萬一老頭子遭遇着什麼病一命嗚呼哀哉了，你年紀青青的得着一大筆遺產，豈不樂得過一輩子舒服日子嗎？』

靜華感覺她們越說越不成話，便憤憤地走入了課室。當她走進課室的時候，孫沈兩位一個吐着舌頭，一個指着她的背影，彼此做了一個鬼臉，接着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這一天，靜華悒悒不樂，天還沒有晚，她就從倚虹樓回到家中。

夜晚，天氣突變，狂風暴雨襲擊着春滿園。這種突變的天氣激增了靜華對於生命的恐懼，她感到現在真正到了有生以來最危困的時期，她不能睡，靜靜地躺在床上意味着孫韻秋白天的話，她想這話決不是空穴來音，必有所本。孫韻秋所謂的一院長夫人」明明是指她而言，難道馬瑞康真的昏憤到了這般程度：爲了滿足自己的偏面私慾而發動這種荒唐的謠言攻勢以便造成既成事實？假使真是如此，這真是一個人面獸心

的世界了！『可怕啊，可怕啊，』他睜着一雙偌大的眼睛向着黑茫茫的屋子裏這樣呼喊。這聲音傳到睡在隔壁房裏的母親的耳鼓，也不覺起了一驚，便隔着板壁問道：『怎麼啦，靜兒？你怎麼還沒有睡着？』靜華聽了忙掩飾着回答，『沒有什麼，媽，我剛才做了一個惡夢，驚醒了。』雨繼續滴滴瀝瀝地下着。風吹過屋簷，吹過院內的樹梢。從窗外閃進的電光與使人心驚的雷鳴，使靜華仍不能入睡。任她怎樣箝制自己的感情，終不能割斷她的苦惱的思緒。孫韻秋的話好似鋒銳的刺，始終在她的耳邊像針一般地扎着，扎着。她羞愧，憤怒，心痛。她想哭。『人言可畏呀！可畏的人言呀！』她喃喃地這樣呼喊。可是她又轉想：馬瑞康何至壞到這種地步？這謠言於她固不利，於他又有什麼好處呢？不錯，他對她懷着野心，但他是一個偽善者，在他的願望未有把握實現以前他決不肯自己去揭穿他的假面具。這謠言的製造者必另有其人，她想。這人不是爲了雪恨，就是另有更毒狠的目的。她苦思了一陣之後，不由得不能聯想到曹金標身上去，她毫不猶豫地下了結論：『一切的謠言都是來自曹金標這個壞



蛋！』

靜華的揣測沒有錯。曹金標離開這貧兒教養院原非出於自動，——這麼一個到處可以揩油的總務主任的「肥缺」他怎麼甘心拋棄呢？——而是由於徐明遠和張靜華威迫着馬瑞康把他趕走的。這事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於是他對於徐明遠和張靜華恨入骨髓。他時時都在找機會出這份怨氣，對於徐明遠他還有些畏懼，一時也找不着報復的題目，只好把這仇恨通盤地結在靜華身上；而且，他想，靜華是女人，一切都好欺侮，造出來的謠言別人也容易相信。自此他使和他的妻子翠蓮到處散佈於靜華不利的謠言，說她如何如何地無恥，在某日夜深獨日一人跑到伴月軒去勾搭馬瑞康，編了許多污穢的故事，舉了許多有聲有色的例證，把整個的春滿園弄得滿園桃色。甚至這種謠言已經傳到住在城內的馬家大小姐韻梅，三小姐瑪琍的耳鼓裏去了。

靜華最痛苦的是她無法闢謠，因為任何謠言照例是愈闢愈盛，尤其關於這類桃色事件不能洗，不能辯，愈洗辯，愈使人相信所傳是真，因為散播者在心理方面也能得

到一種粉紅色的滿足，正如一般喜讀色情文字的讀者一樣，不但自己歡喜讀這類的文字，更願把它們推荐给別人。靜華經過一夜的考慮之後，便決定暫不申辯，這種無聊的謠言只好留給時間去沖刷，由它自生自滅。她認為事實勝於雄辯。

第二天一早，她照例很安詳地跑到倚虹樓去辦公，對於孫韻秋她們那一羣同事的態度一如往日，大大方方，有說有笑，沒有絲毫芥蒂。這，反使孫韻秋有些尷尬，她便找了一個機會向靜華解釋，請她別誤會，并且把謠言的來源通盤托出。果然，沒有出乎靜華的臆測，一切謠言都來自曹金標。靜華聽了孫韻秋的報告，沒有任何申辯，也沒有加添任何解釋，只是在她的臉上浮着絲絲的苦笑。然而在她的心裏，她氣，她恨。

最怪的是這桃色謠言也同時傳到馬瑞康的耳朵裏。當虛清法師和陳大屏從城裏跑到春滿園向他道賀并問及他和張靜華的關係時，他固不承認有喜可賀，但也不否認這是謠言，口裏唯唯否否，而臉上卻泛着喜色。他們見他這種滿面春風的神氣，便向他

拱手道賀，并向他建議結婚的地點最好定在歐美同學會，又堂皇，又寬暢；喜期最好定在雙十節，國慶與家慶同時舉行。他們這種建議只是一時興奮之辭，說說而已，然而馬瑞康却深深記在心裏，故忙答詢着說：『是的，歐美同學會倒是好地方，雙十節也是好日子，不過事情還遠得很呢，而且……而且靜華是否同意也是問題。』

『自然囉，如今女權高於一切，您當然要先徵求女方的同意！』虛清與陳大屏又忙幽默地這樣說。

## 二

虛清與陳大屏走後，馬瑞康在心理上遭受着一種新的激動。這激動有時使他感到快愉，有時使他感到痛苦。總之，使他神魂不安。他靜坐不能入「定」，辦事不能專心，張靜華的影子永遠在他的腦子裏來回地闖。但，靜華自從聽到種種謠言以後，更是閃避着不肯和他見面。他苦惱極了。他想：他和靜華的關係現在應該是決定的階段

了：要成就馬上成，要吹就痛痛快快地吹，像現在這樣不死不活的日子他實在過不下去了。而且他與張靜華的關係現在已成爲公開的祕密了，不但院內的同事們無人不  
知，就是城裏的親友們也異常關切，假使這事情不成，他就應該出來闢謠；假使前途  
有希望，他就應該加緊促其實現，不應像現在這樣躲躲閃閃暗昧着。他最大的苦悶是  
無法探出張靜華的真實態度，假使這事僅是他單方面的妄想與追求，那麼他已經花去  
了半年多的時間與精力，如今既然明白了自己的願望不能實現，也應該就此停止進  
攻。他決定要攤出他的最後一張「牌」，找一個機會痛痛快快地和談一次，向她正  
式求婚。

然而她有自知之明。根據他半年來和她交往的經驗判斷，他發覺她見着他總是閃  
閃避避，即使不閃避，態度也非常冷淡。在這種情況之下要實現他的願望，實是緣木  
求魚，前途至爲渺茫。但他又進一步分析：她現在最寶貴而足以驕傲的是她的青春與  
美貌，而他自己所有的是金錢與地位；以他的地位與金錢去換取她的青春與美貌，他

替她想，並沒有什麼不合算。況且她的青春與美貌曾經遭受過另一男子的蹂躪，她並非處女之身，已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現在她要找一個與她年齡相等的青年結合恐怕也不容易；即使找着了這麼一個青年，說不定他又是一個窮小子，嫁給他豈不要活活地受一輩子的罪？至於現在一般時髦青年所謂「愛情」也者，在他看來，不過是沸水上的泡沫，熱則熱矣，可是一刹那就要消逝的。結婚固然須要愛情，但愛情的真正基礎，在他想，還是金錢與事業。他現在所有的金錢足以供靜華揮霍一輩子；論及事業，這貧兒教養院原是爲她而辦的。所以，從種種方面分析，他覺得靜華嫁給他有什麼不合算，而且是最理想的配偶。

他想到這裏，認爲一切都有希望，不禁喜形於色，頻頻以手去撫摩他那幾根稀疏花白的鬚鬚。當他俯視下巴底下的這一叢長鬚，又不禁皺了皺眉頭，剛才浮在臉上的喜悅頓時消散了。他對着這一撮長鬚似有所澈悟。他認爲他已經找出了張靜華對他冷淡而閃避的原因。他忙走到洗臉架前對鏡自照，覺得這一撮「不祥之物」貼在臉上不

但別人看着是一副老像，就是自己看着也有些討厭。他悔恨當年爲什麼要蓄鬚？假使沒有鬚，他想，他至少要年輕二十歲。爲了要證實他的想像是否正確，他以兩手遮掩着他的下巴，把那撮不祥之物蜷藏在他的手心裏。果然，浮現在鏡子裏的面貌雖缺少一般青年人的潤澤，但看上去的確年青多了。他甚至感到他的少年時代的自己復活了！他高興得幾乎要在屋裏跳躍起來！他對着鏡子喃喃地向自己說：『只須將鬚剃去，我就可以贏得她的歡心！』

他翻箱倒篋，居然找出了一把保險刀，上面雖然生着斑斑的銹點，但他用手指輕輕地試探了刀口，覺得還鋒銳可用，他便預備按電鈴叫春桃進來打臉水。可是他的手剛觸及電鈴時，在他的腦海裏忽然浮起一段舊事：當他五十大壽的那一年，爲了應否蓄鬚他曾到東安市場的「問心處」去看過一次相，那相法家認爲他正應在那年留鬚；留鬚以後必更富貴發達，否則，他的晚年將遭着不可抵禦的厄運。當時他遵循了那位相法家的指示，在他五十生辰的那天留了鬚。他想起這段舊事，不禁在心裏怔了一下，

對於剃鬚的事情有些躊躇，便將按電鈴的手指縮了回去。他在屋裏繞了兩個圈子，沉思了片刻，覺得那相法家所說的是一種無稽的迷信之談。他終於按了電鈴。

臉水擺在洗臉架上了。他預備先將長鬚剪去。在短髭上塗上胰子沫，再用刀去剃。當剪子拿在手時，他未免還要對鏡端詳一番，他的左手捏着長鬚，右手卻不停地戰慄，怎麼樣也剪不下去！這時雖是酷熱的三伏天氣，他卻感到不知從何而來的一股涼氣刺入他的肌膚，使他全身發冷，頭腦也暈眩起來，他彷彿發現他的身子像旋風似的在鏡中旋轉，不停地旋轉。速度愈轉愈快，範圍愈轉愈小，最後緊縮成了一個小黑點，他看不見他的真實面貌，只有無數的皺紋與鬚絲在鏡子裏互相錯綜，交流，飛舞；皺紋愈變愈粗，鬚絲愈變愈長，它們飛舞了相當的期間，逐漸隱化了突然形成了一具骷髏！他不禁吃了一驚，手中的剪子隨之墜地，身子搖幌着往後退了幾步，倒入一張沙發裏！雙目緊緊地閉着，胸口怦怦地喘息。

他彷彿生了一場大病，在床上躺了三天。飲食雖照常，但始終打不起精神，只要

一閉上眼，那一具骷髏便活現在他的目前。他已投入了苦惱的深淵，開始靈與肉的鬥爭。他想：額上深陷的皺紋可以用美容術去彌補。花白的鬚鬚可以剃去，惟有這可怕的骷髏無法使它不存在；一株蒼勁的青松到了超過「自然」給與它的生長的歲月也會枯槁，也會化爲烏有，何況人？人生七十古來稀，到了一定的年齡他會衰老，他會死。他已屆花甲之年，已經面臨着風燭瓦霜之境，即便保養得好，至多也不過繼續活十年！何必續弦？何必挖空了心思在這種爲衆所鄙的事情上去找麻煩？假使爲了要滿足自己的私慾與風情，只要自己有錢，而且捨得花錢，有的是方法：明的或有所不使，恐傷及自己的尊嚴，那麼暗的決無人管！風流事情人人有，問題只在自己的技術巧妙與否；假使手法巧妙，隨時可以尋花問柳，玩弄風月，在家裏姘老媽子，姦丫頭，在外勾結良家婦女，嫖玩娼妓，都不至有絲毫暴露。這種事情，即使被人知道了，也無傷大雅，決不至遭人物議，而影響他的「教育家」「慈善家」「德高望重」的令譽，相反的，說不定還有人會送他一個風流才子的美名呢！



馬瑞康這樣分析了一番之後，覺得自己真蠢，爲什麼半年來老是在張靜華身上打主意？她美嗎？——世界上比她更美的女子還多看！她年青嗎？——她已經二十四五了！她有學問嗎？——在中國這種社會裏一個極有學問的女子嫁了人還不是終年耽在家裏做老媽子，生兒育女，給丈夫玩弄？他慨然批評自己說：『我真是作繭自縛，自尋苦惱！』

他毅然決定放棄「追逐」張靜華的意念。前兩天在他腦子裏沖激的「攤牌」，「剃鬚」種種思念都打消了。可怕的「骷髏」的影子再也不在他眼前浮現了。自此，他覺得他的精神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作事，會客，都是興緻勃勃地毫無苦惱。有時對鏡自照，也覺得他的長鬚比從前更美麗了，更足以烘托他的灑脫飄逸，道貌岸然，忠厚長者的風度。遇着知交詢及他和張靜華的關係時，他必一反過去喜形於色的神氣，嚴肅地否認他們有任何關係，甚至加以斥責。他感覺他已經得到重生，復活了！

但他怕到春明館的院長辦公室去，在那裏可以聽到張靜華在隔壁屋子裏談話的聲

音。他一聽到她的聲音心中就不自主地怦怦地跳躍，一種難以抗拒的心情使他不能不到隔壁屋子裏去和她親近；即使毫無公事藉口，他也得挖空心思找個題目去和她接觸。他明知這種舉動違反了他的心願，他卻無法抗拒這種不能自主的行動。有特別的同事們見他進到靜華的屋子裏便托故溜了出去，——因為他們都已深知馬瑞康與張靜華公事以外的私交關係——這，常常引起靜華的窘狀。她實在怕見他。他也怕見她。然而又想親近她，不能不見她。見着她，他似乎沒有從前大方，態度非常拘謹，常常而對面僵坐着默默無言；要麼，故意找出一兩句官冕堂皇的公事話。靜華過着這種無可奈何的場合，便托故離開辦公室，將馬瑞康獨自留在那裏。他受了這種悶氣，便將管理這辦公室的聽差叫了進來大罵，說他這裏收拾得不乾淨，那裏打掃得不清潔。

假使兩天沒有機會見着張靜華，他必「乾火」上升，時時毫無理由地痛罵僕役。促成這種變態的原因常常被侍候他的李忠和春桃窺出。他們爲了迎合主人的歡心，有時繕着某一題目報告些關於靜華的消息。例如說些「我們剛才看見張主任到倚虹樓去

了」之類的話。因此，他在春明館失望之後，必再趕到倚虹樓去。然而到了倚虹樓見着她在和孩子們週旋，他又沒有勇氣過去和她談話，只是徘徊於她的左右，東張西望，彷彿他在那裏視察。倘使遇着孩子們走過他的身邊，他必截住他們，摸摸他們的頭，握握他們的手，表示他對於他們是如何地關切與親暱。見着小樹，更用不着說，他照例要撲抱一番，在他的小臉上重重地吻幾下，之後，從袋裏掏出兩塊糖塞在他的小手裏。在他表演這些動作的俄頃，他必將目光有意地投射着靜華，看她對他有何反應。然而，十次有九次是使他失望。

他開始失眠了，常常整夜地不能睡，聽着鄉村的犬吠或鷄鳴到天明。他在床上躺得不耐煩了便起來在屋裏踱步，抽煙。煙，彷彿是他的最知己的伴侶，他一刻也不能離開它。煙，又彷彿是他最大的仇敵，他拿它出氣，一枝一枝不斷地燃燒着。整個的屋子瀰漫着濃厚的煙霧，他在煙霧中繞圈子。有時他從煙霧中逃到涼臺上去吸點新鮮空氣，然而這空氣似乎對他已失去了營養作用，不能沖淡他滿腦子裏的昏沉。他不是疑

望着天邊的曉星殘月發呆，便是倚視着迷濛於夜霧中的冷香榭出神。他希望冷香榭裏這時也有人在徘徊嘆嘆，與他遙相呼應。然而這僅是他自己的一種幻想。他也明知這種幻想不是現實，但從中他可以得着少許的慰藉，儘管這種慰藉是假的，是空虛的，可是在他痛苦的心情上未嘗不是一種癡醉的醫療，正如前些日子他聽着關於和靜華的謠言一樣，從中可以得到一種感快。

他憔悴了。他不願這樣繼續苦惱下去。他犯了老年人似乎不應該有的青春病，他明知前面是一條絕路，然而他要向這條路上闖去，即使因此而至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他決計明明白白地去向靜華求婚。

於是，在一個清晨，他鼓起勇氣往冷香榭去訪她。當他走進門時，靜華與徐明遠正在吃早點，見他驟然駕臨，他們忙放下筷子站起來和他打招呼，張老太太更是殷勤，張羅着泡茶拿煙。靜華與明遠都以爲院裏又發生了什麼意外事件，不然，馬瑞康一向是睡早覺的，爲什麼今天起來這麼早？但相問之下，才知院內並沒有發生什麼事。

情。據他自己說『特爲看看你們』而已。但他今天的態度卻顯然有些拘謹，不自然。這不但一向提防「此馬」的張靜華早已窺出，就是這時對「馬張」事件尙埋在鼓裏的徐明遠也有些奇異的感覺，所以他在心裏說：『馬老頭子今天的神氣似乎有些不對，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他再仔細觀察他的面容，也覺得他憔悴萎靡，因而便問：『瑞老近來身體是否有些不舒適？』

『身體倒沒有什麼，就是近來精神不好，心裏煩得很！』馬瑞康皺着眉頭回答，把眼睛有意向靜華注視了一下。靜華卻將目光游移到天花板上。

『現在正是暑假，瑞老可以藉此好好地休息一下。』徐明遠又笑着說。

『最討厭的是近來常常失眠。』

『失眠？』

『是的。』

馬瑞康這時頗希望靜華對於他的「失眠」予以關切，不料她卻故意掉轉身去和她

的母親閒話。這又無異是給了馬瑞康一個沈重的悶棒，他在事先決定的「明白表示」只好「保留」。而且，徐明遠和張母這時都在座，即使他是一位最勇敢的異性追求者，在這種場合也無法向他的對象表示他的「明白表示」。於是他便想定，但又想：剛來就走，未免有些唐突。他悵然若有所失，坐在椅上一言不發。徐明遠窺出他今日必有事來此晤靜華，或因自己在座有所不便，便藉故要上樓去，但靜華忙阻止他道：

『徐老師，您不在這兒陪着瑞老談談嗎？』

『你陪着也是一樣啊！』徐明遠笑着說。

『不，還是您在這兒熱鬧些！』靜華背着馬瑞康的面，把眼睛向徐明遠眨了眨，說。明遠會意，就忙向馬瑞康說：『那麼請瑞老到樓上去坐坐吧？您還沒有到過樓上吧？』

『不，不，我也該走了。一會兒還有人到伴月軒去看我！』馬瑞康忙站了起來，拿起手杖往外走。

『您不多坐一會兒嗎？』張靜華這時才勉強這樣應酬了一句。

『您今日一早上這兒來，沒有別的事情吧？』徐明遠又笑着追問。

『沒有別的事情，今早天氣很好，我出來散步，走此經過特進來看你們。』停歇了一下，他又接着說，『靜華，若在晚上你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到我那邊去談談。』馬瑞康說着往前走了兩步，又掉轉頭來向徐明遠敷衍着說，『請明遠兄一同去，我那邊有好茶，昨天一個從福建來的朋友送了我一瓶「鐵觀音」！』

『好的，好的，我們有空一定去！』

### 三

馬瑞康走出冷香榭，心裏好不自在，覺得自己今日屈駕到那裏去的目的原是打算向靜華「明白表示」，不料徐明遠和張母在座，使他無法啓齒。他打算換個方式進行。他決定寫一封長信給靜華，在這信裏他要毫無保留地向她表示一切。主意既定，

他便加速他的沉重脚步趕回伴月軒。

他還沒有走到伴月軒的石階上，遠遠地從坪台上傳來一聲『爺爺』，聲音是那樣的熟習親暱，他抬頭一看，原來是他的外孫小鱗子站在上面向他招手呼喚。同時那「小東西」又向屋裏大叫大喊：『媽媽！三姨！爺爺回來了！』小鱗子就忙從坪台上趕了下來迎接，蹦蹦跳跳地牽着馬瑞康的手爬上坪台去。

馬韻梅聽說父親回來了，也忙從屋裏跑出來迎接：『您沒有想到我們今天會來吧，爸爸？』韻梅滿臉堆着笑容問，攙扶着父親往屋裏走。

『是城裏出了什麼事嗎？』馬瑞康帶着驚異的口氣問。

『沒有什麼，我們因為好久沒有看見您進城去，又聽說您近來精神不十分好，所以特來看看您！』

『瑪琍也來了嗎！』

『來了。在屋裏。』



馬瑞康聽說瑪琍也來了，心裏不覺一怔，料想一定是已經出了什麼事或將要發生什麼事，不然，她是決不會一早跑到這春滿園來的。

果然，他沒有猜錯，當他一走進客廳，瑪琍劈頭第一句就說：『我們是來和爸爸道喜的，聽說您不久又要做新郎了？』瑪琍的這一問可把馬瑞康窘住了，弄得他面紅耳赤，啼笑皆非，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回答。

『真是有這種事情嗎，爸爸？』韻梅也笑着逼問。

小鱗子天真爛漫地扭到馬瑞康的懷裏，用小手摸着他的長鬚說：『好羞！好羞！爺爺這麼大的年紀還要討媳婦囉！』

『你們聽誰說的呀？』馬瑞康一手把小鱗子輕輕推開，滿臉堆着苦笑說：『這完全是謠言！』

『謠言？謠言會說得那樣有憑有據嗎：聽說結婚的保證金都談妥了，一百萬！』瑪琍毫不留情地這樣揭穿。

『你們簡直胡鬧！這是誰告訴你們的？這完全是謠言？』

『聽說您結婚的日期和地點都定好了？雙十節，歐美同學會？』韻梅又似笑非笑地接着問。

『韻梅，你別和你妹妹樣，輕信這些謠言！』

『可是城裏的親友們幾乎無人不知道，連大姨媽昨天都跑到我那邊來打聽這件事情！』

『不知是那個混帳東西故意造我的謠言！』馬瑞康憤憤地說，同時站起來，低着頭，將雙手疊在背後，在屋子裏來回地踱步，似有所思。

『謠言也好，非謠言也好，這是爸爸自己的事情，反正我們管不着，至少我不願意管。不過，我現在有件事情要請您幫個忙，我打算本月十二號動身到法國去，船票已經定好了，請您今天給我五十萬塊錢的旅費！』瑪琍，是個直腸子，開門見山地，將她今天到春滿園的目的，一氣吐了出來。

『你爲什麼一定要到外國去呢？』

『我不向您說過多次嗎：我不願意就在中國受悶氣，過這種豬狗不如的生活！中國的一切都使我討厭！尤其是那般假冒偽善的仁人君子！爭權奪利，無惡不作的官僚政客的一舉一動我都看不慣！從前我還有一個愛我的母親在中國，如今母親早已死了，對於中國我還有什麼留戀呢？』瑪琍這段話的見解雖一如往昔，絲毫沒有改變她一向迷信「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的主義，對於父親也還是保持着一貫的「敵對」態度，但她的語氣似乎比從前溫和多了。這，使馬瑞康出乎意外的詫異。於是他便說：『你到外國去我不反對，可是五十萬的旅費我一時拿不出來！』

『那麼您能給我多少呢？』

『至多十萬。』

『那不行。十萬塊錢還不够我在外國兩年的花費！』

『難道兩年之後你還不回到中國來嗎？』

『我不是早就告訴過您嗎：我討厭中國！我願死在外國！』

韻梅見着瑪琍漸漸地不耐煩起來，深怕她又要和父親撒野，動手打架，便以和事老的口氣說：『爸爸就給妹妹三十萬好了，反正她這次出去了，不知什麼時候再回來！』

『我只能給她二十萬，再多，我拿不出！』

『那麼請您現在就給我支票，我馬上就要進城！』

馬瑞康見瑪琍已經讓步，答允將所需的數目減至二十萬，并且說她馬上就要回城去，他想這樣也好，萬一她要在這春滿園耽上一天半日，真不知又要鬧出什麼笑話。爲了減少無謂的麻煩，將這位「報應女兒」趕緊請走起見，他便從袋內取出支票簿子簽了一張二十萬的支票交給她。

瑪琍接過支票，看了看，把它放入手皮包裹。之後，取出她的 *Vanity-bait*，對着小鏡子在臉上薄薄地敷上了一層脂粉，在嘴唇上深深地抹上兩道口紅，然後抽身就

往外面走去，對於她的父親和姊姊也沒有告別。她拿走了二十萬塊錢，卻爲這件月軒的客廳裏留下一股濃郁的脂粉氣。待韻梅趕到平台上去叫她回來吃過午飯再進城時，她已孃孃娜娜地走下了石塔。

『她已經走了，爸爸！』韻梅悵然地走進屋裏向馬瑞康報告。

『她走了也好，她遲早是要走的！』

『我很擔心她的前途！聽說她這一次和法國公使館的莫武官一同走！』

『她是一個天生的怪物！我們無須爲她操心，實際上也無法爲她操心！』馬瑞康說到這裏，連連擺頭，似乎有無限的感慨，『我們馬家的祖先不知作了什麼孽，會生出她這種「報應」！說起來，這都要怨你的母親，從小就寵她，把她寵成現在這樣無法無天的一匹野馬！』

『爸爸，請您以後不要再埋怨媽媽了吧，我不喜歡聽這個！』韻梅傷感地這樣向他提出抗議，眼眶裏浮出絲絲的淚光，卒至背轉身去咽咽地啜泣。小鱗子見她這樣傷

感，便跑過來倒在她的懷裏，眼睛也紅濕了。韻梅這樣激動，似乎是由於父親剛才的話勾起的，其實不然。她自從聽了曹金標報告她父親和張靜華的關係以後，她就在心裏悵悵不樂，她覺得父親老不正經，母親去世不到一年他就準備續弦，這對於她的母親未免太無情義。而且，假使這事情真成功了，於她自己也是一種打擊。她見到自己的丈夫整年的沉溺於嗜好，永遠是那樣萎靡不振，將來的生活難免不發生問題。她一心一意地想把小鱗子承繼給父親做孫子；爲的是將來可以分到一筆遺產，如今聽說父親要續弦，眼看自己的計劃要落空，便將她多日積壓的苦悶在這時傾瀉出來。

『孩子，你別誤會，我剛才這話并非埋怨你的母親。你妹妹的這種胡作非爲，不服管教，實在使我難過！我們馬家世代書香門第，完全給她沾污了。你的母親倒是一個極賢淑的女子，辛苦了一輩子，我們這個家有今日這個局面，都得虧你的母親！』馬瑞康看見韻梅這樣難過，便這樣敷衍着安慰她說。

『母親既然是那樣賢淑，辛苦一輩子，爲什麼在她去世還不到一年您就要續弦

呢？」韻梅一邊揩着眼淚一邊說。

『這真是無中生有的事！你從那裏聽來的謠言？』

『爸爸不必瞞着我！對象是什麼人我都知道！而且年紀很輕，還是我的同學！』  
韻梅說着又哭。馬瑞康的臉頓時漲得通紅。

『別胡扯吧，孩子，今天天氣這樣好，我們帶着小鱗子到萬壽山去玩玩吧，聽說那邊的荷花開得正盛。你們也難得出城一趟。』馬瑞康故意想把韻梅的話題支開，便做出一副慈祥的樣子走近她身邊說。同時，他將小鱗子抱起來吻了吻，說：『爺爺帶你去遊萬壽山好不好？』

『好！』天真的小鱗子貼偎着他的臉回答。

『那麼你快叫媽媽準備準備，我們就走！』他鬆手將小鱗子放下，那小東西便蹦蹦跳跳跑過去拉着韻梅的手要往外走。

『我不去，你和爺爺去好了！』韻梅將小東西推開，把身子一扭，仍然坐在那裏

啜泣。

「你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孩子？」馬瑞康見女兒還是鬧着彘扭，便又走近她的身邊很溫存地問。

「我就是爸爸明白地向我說一句：您究竟是不是要娶張靜華？」

「唉，這真是無中生有的事，你想，我這麼大的年紀了，怎樣還會做出這種事情？」

「假使您真有這種打算我也不反對，不過您得把媽媽辛辛苦苦積省下來的產業，在您未娶張靜華以前，分一部份給我！您知道，這多年我從沒有開口向您要過錢！這是我第一次開口！」

「韻梅，你真胡鬧！你怎麼這樣輕信外面的謠言？假使我真有續弦的意思，我怎能不告訴你？你看，我曾有什麼事情瞞住過你？走吧走吧，我們到萬壽山去玩玩！」

「我不去！」韻梅撇着嘴回答，臉上還是籠罩着沉重的憂鬱。



『我要去，我要出去玩，媽媽……媽媽……』小鱗子又跳過去拉韻梅的手，嘟囔着要出去玩。

『你和爺爺出去玩好了，我要在這兒休息。』

『那麼你到房裏去洗洗臉，休息一會兒，我帶鱗子出去走走。』馬瑞康說着就牽了小鱗子的手往外走去。

#### 四

馬瑞康帶着小鱗子走後，韻梅心想：父親對張靜華的關係一口咬定是謠言，難道曹金標的話真的不可靠麼？即使曹金標的話不可靠，那麼陳大屏虛清法師難道也會造謠嗎？無風不起浪，這中間一定有「文章」，她便決定去拜訪徐明遠，他和張靜華的關係比任何人都親切。或許從他口裏可以探出真象來。

她走進僕役們臨時爲她準備的寢室——這房間是馬瑞康一向用來招待客人的——

在瘋丫頭春桃的殷勤侍候下，洗了臉，整理了一下儀表，從手皮包裹取出一件新衣裳換上，便離開伴月軒，叫李忠帶着路，朝冷香榭走去。

正巧，張靜華已到倚虹樓去了，她的母親也到澗甸村買菜去了，只有徐明遠一人在家。他們寒暄了一陣之後，韻梅便開始向徐明遠探聽馬瑞康和張靜華的關係。但她感覺到很難啓齒，她起先在話頭上繞了半天圈子，例如『靜華近來生活如何呀？』『她的施樹仁死得真可惜！』最後才帶着微笑露出這麼一句：『外面謠傳靜華最近又結交了一位新朋友？』

『是嗎？我怎麼不知道？』徐明遠聽了表示驚異。

『徐老師還不知道嗎？』

『不知道。』徐明遠想了一想又說：『我想不見得可靠，假使真有其事，她一定不會瞞着我。』

『那倒是的，她一定會告訴徐老師。不過外面謠傳甚盛，連城裏的老同學們都知

道了！」

『哦？她的新朋友是誰呢？你聽說嗎？』

韻梅楞了一下，一時不知如何答對，同時她臉上的表情也顯着極不自然，最後她吞吞吐吐地說：『這我倒沒有聽說，不過也有人說是位老頭子，很有錢的！』

『這絕對是謠言，決不會有的事。假使靜華能嫁人，也不會嫁一個老頭子！』

『是呀，我也這樣想呢，像靜華這樣年青青的，又有學問，又能幹，怎麼肯嫁給一個老頭子做續弦呢？』

『這不知誰在和她開玩笑，故意製造這種謠言來中傷她？』

『聽說那個老頭子答應給她一百萬的嫁妝費！』

『這更是胡說八道！婚姻能用金錢買的吗？假使那個人她不愛，就是他花一千萬，也買不到靜華的歡心！而且靜華這多年來幾乎天天跟我在一起，她的事情，不拘大小，我無有不知道的！謠言，謠言，這完全是謠言！』

韻梅見徐明遠這樣肯定地否認，才知道他的父親和張靜華並沒有什麼關係，心裏覺得輕鬆多了，便又忙笑着說：『我也不相信有這種事，製造這種謠言的人真可惡！』

『可是我倒請問你』，徐明遠沈思了片刻問：『這些謠言你究竟從什麼地方聽來的？』徐明遠不等韻梅回答又緊接着追問：『是不是曹金標告訴你的？』

『不是，不是，曹金標從來沒有說過這些事情！』韻梅忙掩飾着回答，臉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哼！說不定就是這個傢伙在外面製造謠言！我知道他非常痛恨靜華！聽說他在外面說：他之離開這貧兒教養院是我和靜華把他趕走的？』

『這些事情他都沒有向我說過。』

『說到這裏，我真要怪你們老太爺，他這麼精明的一個人，怎麼會看上了曹金標這麼一個卑鄙無恥的東西！』

『這也是因爲歷史的關係，從前他曾跟我家父做過馬弁。』

『真是，因為曹金標一人的關係，不知壞了這百兒教養院多少的事！』

『是呀，這邊的事情幸虧多仰仗着您！您跟家父是老朋友，希望今後您不要客氣，假使覺得他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還請徐老師不要客氣！』韻梅說到這裏頓了一頓，臉上忽然浮起一層幽默的笑容，冷冷地又吐出這麼一句：『聽說近來還有人在勸家父續弦呢！』

『有這等事情？』徐明遠聽了韻梅的話頗爲驚異。

『徐老師沒有聽說嗎？』

『沒有。』

『聽說對象是一位年青的寡婦！』

韻梅剛說到這裏，不料張靜華從院子裏推門進來，她們原是老同學，見着面自然要熱烈地週旋一番。她們倆正手拉手談得有趣的時候，徐明遠站在旁邊忍不住笑着插嘴說：『靜華，聽說有人在造你的謠言！』

『誰造我的謠言？』靜華摸着頭腦這樣問。

『你問韻梅好了，是她剛才告訴我的！』

『是誰在造我的謠言，韻梅？』靜華緊逼着韻梅問，臉上帶着苦笑。

『沒有什麼，是徐老師說笑話的！』

『不，不，你一定聽見什麼關於我的謠言！快告訴我！快告訴我！』靜華仍然不肯放鬆，緊逼着韻梅追問，但她只是抿着嘴笑而不答。徐明遠也站在旁邊苦笑，正在這時，李忠走了進來說：『大小姐，老爺請您回去吃午飯！』韻梅聽說，馬上起身告辭，但是靜華還緊逼着她問：『究竟是什麼謠言？你不說，我可今天不讓你出這個門！』韻梅給她逼得沒有法，便輕輕地靠近她的耳邊笑着說：『恭喜你近來交了一位「老」朋友！』說着韻梅就趕快抽身溜到門外，然後向靜華明遠揮了揮手，急促地跟着李忠走出了院子。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徐老師？』靜華轉過身來逼着問徐明遠。

『這當然是無稽的謠言，停一會兒我細細地告訴你。』

這時張老太太提着滿滿的一籃子青菜從外面走進來。

## 第十章

一

韻梅走後，張靜華回到屋裏又向徐明遠追問馬韻梅今天上這兒來的目的，他沒有肯定的回答，只以眼睛閃灼地向她微笑。靜華知道他這笑裏藏着蹊蹺，便又再三逼着追問。

『靜華，聽說你最近要和一個人結婚，是真的有這事情嗎？』明遠笑着問。

『假使真有這種事情我還會瞞着您嗎？』靜華臉上顯着生氣的樣子。

『是呀，我想這是大事，你決不會瞞我的。』明遠笑了笑，接着改以輕鬆的口吻說；『假使真有這種事情，我倒要爲你高興呢！』

『不，先生，我今後不打算再結婚！』靜華快把頭低沉下去回答。



「那麼你不感到寂寞麼？」

「不，樹仁的精神始終沒有離開我！他永遠活在我的心裏！」靜華的眼眸裏浮泛  
着夢似的悵惘，語氣裏蘊藏着纏綿悱惻的情意。

「你這種專一的精神我自然很佩服，不過我不讚成「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遺  
訓。你還年青，你應該寶愛你的青春，假使遇着一個與你志同道合的青年，我希望你  
別堅持你的成見。我這種意見曾一度和你的老太太談過，她也很同意。」

「您和老太太……？」

「是的，她老人家也頗關心你這件事，不過她不願和你提及。」

靜華默然良久。之後，她又問：「韻梅告訴過您她從什麼地方聽來的謠言嗎？」

「這個她倒沒有提及。」

「我想這裏面一定有陰謀！恐怕您還不知道吧？現在有人專造我的謠言，並且編  
製了許多於我不利的故事！」

「你指的是曹金標嗎？」

「是的，這些謠言完全是他製造的，散佈的！」

「誰不知道曹金標是一個無賴！這倒不必和他計較，他現在已經不在我們這兒工作了，今後他和我們毫無關係！」

「我倒不怕曹金標，而怕另一個人！曹金標的壞我們馬上可以看出，而這個人的陰險，偽善，是一般人看不出的，社會上一般人還把他當着君子！」

「——你指的是……？」

這時院外傳進急促的敲門聲，靜華不待回答明遠的話，就忙跑了出去開門。

「誰？」靜華在院內問。

「靜華小姐是住在這兒嗎？」這聲音對於靜華似乎很熟習。

「您是……」靜華把大門開開，進來的人給了她大大的驚喜，原來是久別而使她時時思念的老同學梁文芬小姐，「是你？文芬！」她衝過去與她熱烈地握手，「真沒

有料到！快進來！快進來！」

「你沒有料到吧？」

「真沒有料到！」靜華從文芬手中接過手提箱，引着她走入院內，口裏連聲向客廳呼喊：「徐先生，您知道是誰來了？」

「是誰呀？」徐明遠在屋裏惘然地問。

「是我呀！徐老師！」梁文芬連忙帶着歡悅的笑聲回答。

徐明遠和張老太太都忙從屋內趕到院裏來迎接。

梁文芬是靜華師大時的同班同學，與徐明遠也有師生之誼，在校時與靜華的友誼特別深，她們是無話不談的好友，自離校以後，天涯海角，雖是魚雁常通，但從未得着機會見面。她們今日舊雨重逢，其歡悅之情真是難以形容。張老太太忙着爲文芬沏茶，打臉水，靜華握住她的手與她並排坐在雙人沙發上，問長問短，並且責備她從上海起程的時候爲什麼不先打個電報來。徐明遠陪在旁邊坐着，時時插嘴問些京滬一帶

革命之後的社會狀況，以及教育文化界的情形。

飯後，文芬修飾了一番容儀，從箱內取出一套印度綢的西服換上，打扮得非常漂亮。因為她一向愛修飾，講究穿戴，昔日在學校就是如此，現在依然保持着這種愛漂亮的習風。論人品，她遠不如靜華美麗文秀，但她懂得化裝，精於修飾，且較靜華活潑，能唱洋歌，能彈鋼琴，擅長交際，在女師大讀書時她雖不是校花，卻是校內的「八美」之一。

她打扮好了，靜華便領着她參觀春滿園，她們先到倚虹樓，看了小樹，陪着那裏的孩子們玩了一陣，然後她們順道到吟雪堂，清風閣，春明館，還向枯湖繞遊一週，欣賞這春滿園的景色與風光。最後文芬聽說馬韻梅也在春滿園，便慫恿着靜華帶她到伴月軒去看她，因為她們也是老同學，并願順便拜會她久慕的德高望重的長者馬瑞康。靜華雖不願再到伴月軒去，但爲了陪着文芬，她又不便推卻。

到達了伴月軒，馬瑞康父女很殷勤地款待她們。文芬和馬瑞康雖係初次見面，但

因她和韻梅同學關係，所以也毫無拘束，口口聲聲的叫着『老伯』，她那嫵娜的體態與活潑的舉動都深深地給了馬瑞康良好的印象，因而她們要告別回到冷香榭時，他卻竭誠挽留她們在他那裏吃晚飯。靜華本來坐在那裏默默無言，恨不得馬上回到冷香榭去，這時聽說馬瑞康要留她們吃晚飯，便以目光向文芬示意拒絕，但馬氏父女都一致懇摯地堅留，在這種尷尬的情形之下，文芬自不便拂卻主人的盛意，便笑着向靜華說：『咱們就在馬老伯這兒叨擾一餐吧！』靜華聽了，臨時製造許多理由：說她如何地疲勞，頭痛，老太太在家裏如何地切盼着她回去。韻梅見她這樣堅持，便對她的父親說：『靜華既然感到不舒適，那麼我們也不必勉強，就讓她回去吧。可是文芬一定要留在這兒，我們談談！我明天一早就進城去，難得這個機會。』

靜華走後，馬瑞康使命李忠春桃開飯。今晚的菜餚特別豐盛，一則是爲了歡迎梁文芬，爲她洗塵；二則也是爲了馬韻梅今日新從城裏到這春滿園來看父親，大師傅善體主人的意思，不能不多準備幾樣菜。他們一面話舊，一面飲着各色的葡萄酒，彼此

碰杯，互相回敬，杯光鬢影，這冷落的伴月軒瀰漫着從未有的歡樂氣氛。大家喝得臉紅耳熱。馬瑞康多日積壓的悵悶這時都被迷人的酒色沖洗得乾乾淨淨，他滿臉堆着笑容頻頻與文芬酬酢，交談。

飯後，他們吃着鮮菓，喝着咖啡，開着留聲唱片，韻梅并請文芬唱了一支西洋歌曲助興，馬瑞康聽了連連鼓掌，讚賞不已。半年來在他腦裏從未片刻離開過的靜華的影子，頓時模糊起來而趨於隱沒了。他帶着醉意向文芬說，『梁小姐，我活到六十一歲，從沒有聽過像你今晚唱的這樣曼妙悅耳的歌曲，我希望你別走，留在我們這貧兒教養院教音樂！你願意答應我的請求嗎？』

『老伯不要叫我梁小姐，這種稱呼太把我見外，太客氣，您應該叫我「文芬」！你說對不，韻梅？』文芬也帶着幾分醉意這樣回答。

韻梅笑而未答。馬瑞康又搶着逼近文芬一步，說：『好的，文芬，文芬，你可以留在這兒不走，為我們教音樂嗎？』

『只要老伯不嫌棄，我一定從命，留在這兒跟老伯學習！』文芬輕盈地往後退了兩步，口裏發出格格的笑聲。

『真的？』馬瑞康又眯着眼睛逼近她一步問。

『真的！』文芬笑着點首作了肯定的回答。

『那麼我再敬你一杯酒！』馬瑞康又從桌上倒了兩杯葡萄酒，一杯遞給文芬，一杯留在自己手裏，與文芬碰杯而飲。

『爸爸，您喝醉了！』韻梅似乎看出了父親有些醉態，便忙跑過去奪取他的酒杯。

『我難得像今晚這樣高興！你們知道，我最不喜歡那些扭扭怩怩的女孩子，像文芬這樣活潑直率的孩子真少見！我最歡喜！』

『那麼我就拜您做乾女兒吧？』

『就怕我沒有這種福氣！』

『那裏話，老伯！』

韻梅怕馬瑞康乘着酒興，要說出失態的話，便叫李忠點燈籠，預備送梁文芬回到冷香榭去，可是馬瑞康堅持要求文芬再唱一支歌曲，文芬只好遵命又唱了一支中國小調，才向他們父女告辭，由李忠護送回到冷香榭去。臨別時，他們并約定明晨一同進城。

## 一一

文芬回到冷香榭已經是午夜，徐明遠張老太太都已先後睡覺了。只有靜華冷冷清清地獨坐在房裏等着她，見她兩臉通紅，酒氣醺人，便說：『文芬，你喝醉了？』

『沒有醉，不過今晚喝得不少！』文芬答話時身子有些搖幌，一連打了兩次酒噎。

『你爲甚麼喝那麼多酒呢？我記得你從前不是不能喝酒嗎？』靜華順手從桌上倒了一杯熱茶給她。



『可是近幾個月來我幾乎天天喝酒！』

『爲什麼？』

『還不是爲了心裏不痛快！』

『不痛快？』

『是的！』

『你和趙浩的事情究竟怎麼樣了？今天忙了一天，我還沒有問你！』

『吹了！』

『說正經的！別胡扯！』靜華似乎不信。

『真的是吹了！』

『過去你們「吹」過多少次了，不是不到幾天你們又和好了？』靜華還不信。

『這次是真的吹了！』

『真的？』靜華這時才表示着無限的驚異。

『我這次突然北上，就是爲了要徹底解決這件事！』

『究竟爲了什麼？』

文芬不知是喝醉了，還是靜華的這一問觸動了她的傷痕，她突然倒在靜華的懷裏放聲大哭說：『趙浩太不是東西！』

『怎麼？他最近又有什麼事情對不住你嗎？』靜華說着將她扶在床邊坐下。

『他最近不但常常回到他的太太那裏去，并且新近他又和他的一個學生勾搭上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只好放棄他，我再也不在他身上存絲毫希望了！我真後悔！爲什麼當初瞎了眼，把自己的愛情與前途寄托在這樣一個沒有心肝的人身上！』文芬說到這裏不覺又慟哭起來。

『你們五年的纏綿，不知流了多少眼淚，耗費了多少青春，到今日還是落得這樣悲慘的結果，這真是我沒料到的！』靜華也感慨地這樣說。

『愛情給與我的是痛苦！是失望！愛情是個大騙子！我今後再也不追求愛情了！』

「文芬慢慢地掏出了手巾，擦乾了眼淚，似懺悔而又似咒罵。

「那麼你今後不打算追求愛情？不打算嫁人？」

「嫁人是要嫁的，但我決不以愛情作爲我嫁人的基礎！」

「那麼你以什麼爲基礎？」

「以金錢！以權勢！以一切具體現實的東西爲基礎！」

「你在胡說！」

「我決不是胡說！我覺得愛情這東西太靠不住了！」

「你這是恨！是報復！」

「也許。但無論如何，我今後決不與人戀愛，愛情曾經兩度欺騙了我，尤以這一次爲甚，爲慘！五年了，五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最後所得的還是一個「空」！若是我今後還和人戀愛，其結果也必然仍是「空」！」

「我真沒料到你這次會這樣灰心，我想你這是一時的氣話，不信，等趙浩從上海

趕來接你，和你說幾句甜蜜的好話，你一定又會乖乖地跟他一同回到上海去！」靜華笑着說。

「決不會再有這種事情，我這次已對他絕了，已死了心，我已經向我自己發過誓！我可以嫁給任何人，決不和趙浩這樣不明不白地再就下去！他傷透了我的心！」

「那麼你不打算再回上海去？」

「不！」

「那麼你今後有什麼計劃？」

「我什麼事情都可以做，馬老先生表示他願意留我在你們這兒教音樂。」

「是嗎？他什麼時候對你說的？」

「剛才在他那邊吃飯的時候。」

靜華沉思了一下，苦笑着淡淡地說：「這倒有趣，沒想到你來了，我可要走！」

「什麼！你要離開這兒？」文芬驚異地問。

「是的。」

「爲什麼？」

「當然也是爲了些男女關係的事情。」

「怎麼？——你最近也有戀愛嗎？」

「戀愛？這能談得上是戀愛嗎？我碰到了一個鬼，一個真小人，僞君子！」

「你說的是誰？」

「就是要留你在這兒教音樂的馬瑞康，今晚留在他那裏吃飯的那個老東西！」

「哦？他對你有野心嗎？」

「半年來他無時無刻不死死地糾纏着我，弄得我現在都不敢見他的面了！」

「難怪你見着他顯着很不自然的樣子！他留在他那裏吃晚飯你也拒絕！哦，原來這裏面還有這樣的蹺蹊呢！他想討你做他的續弦嗎？」

「他雖沒有明白地這樣表示，但是他「追逐」我的態度實在討厭，惡劣！所以我

現在決計離開這兒。」

「那麼你打算到那裏去呢？」

「我本來想到上海去找你，可是你現在來了，那麼……」

「這些事情你和徐老師商談過嗎？」

「沒有，他還不十分知道馬瑞康追逐我的情形。」

「你爲什麼不告訴他呢？」

「我不願意把這種無聊的事情去擾撓他老人家的心情，而且他近來的身體愈來愈壞，吐血的毛病這多年來始終沒有痊癒。」

沉默了一陣之後，梁文芬又接着問：「那麼自施樹仁去世以後，你心目中是否有別的愛人？」

「沒有。」

「真的沒有？」

『我們是多年無所不談的朋友，難道我還會瞞着你嗎？』

『那麼你不感到寂寞？』

『不，因為我有工作。這裏的孩子們真可愛！他們都待我很好！我把一切精力和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

『這很好。』

『假使沒有這些孩子絆着我的心，恐怕我早已離開這兒了！』

『那麼你打算把這教養院的工作當你的終身事業？』

『剛到這兒來的時候確有這種打算，可是現在不可能了，這裏的環境實在使我無法再耽下去。』

『你的要走，完全是爲了要擺脫馬瑞康的糾纏？』

『完全是爲了避開他！』

『假使他離開這兒了，你是否不離開？』

『決不會有這種事情。』

『難道你不會拿點手段出來和他週旋嗎？你不會暫時玩弄他，敷衍他嗎？』

『不，這不合乎做人的道理，我不願意欺騙自己，更不願意欺騙別人！』

『那麼像你這種老實人，在這世界上要苦一輩子，寂寞到死！』

『我甘願如此！』

『靜華，我的好朋友，我覺得你有點傻，』文芬緊緊地捏住她的手，『這幾年社會給我的磨練，使我的思想有些轉變，我覺得這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金錢與勞力才是真的！』

『你果真的這樣相信麼？』靜華鬆開文芬的手，用恐怖而又驚奇的目光盯着她。夜愈來愈深沉了。



次晨，韻梅回城，馬瑞康親自到冷香榭來約梁文芬一同進城去玩，她沒有拒絕他的要求。

自此，梁文芬與馬瑞康常常往返於城裏與春滿園之間，甚至有時在城裏的馬公館留居好幾天。他們同出同進，吃館子，看電影，參加音樂會，遊公園。這在馬瑞康是追求張靜華未能如願的一種轉移，在梁文芬是對於趙浩的遺棄的一種報復。他們這樣勾搭着在一起，靜華早已窺出，認為文芬這樣放浪不知自愛，未免爲她惋惜，即使她急於要嫁人也不能這樣毫無選擇；靜華卻爲自己慶幸，有了這樣一個「替身」，才使她能擺脫了馬瑞康這惡魔的糾纏。的確，馬瑞康自從認識了梁文芬以後，靜華在他的心目中漸漸冷淡了，模糊了，雖然他還沒有完全對她斷念，但至少不至爲她失眠，痛苦。

文芬和馬瑞康的交往，靜華雖幾度向她作了懇切的勸導，叫她謹慎，不要墜入他的陷阱，而文芬總是模糊其辭，不作肯定的回答，有時還滿口否認她和馬瑞康有超乎

尋常友誼的關係。昔日，她們是無所不談的朋友，自從文芬和馬瑞康來往以後，在表面上她們雖然還是一如往昔，但在精神上她們卻已有距離，彼此越走越遠了，一個走的是陽關大道，一個走的是獨木小橋。這種突變是靜華決沒有料到的。一日，文芬忽然提着她的手提箱向靜華告辭，說她要搬進城裏去住，靜華苦留不住，莫可奈何只好讓她走了。

馬瑞康從此將院務交給徐明遠負責，他自己卻天天陪着梁文芬在城裏鬼混。徐明遠這時才知道馬瑞康過去追逐靜華的經過，如今又在追逐梁文芬的實情。他深深地後悔自己認錯了人，當初爲什麼要和這樣一個惡棍合作，弄得自己與靜華現在都陷在泥淖裏拔不了身。他想：假使這貧兒教養院一旦停辦，這二百多少年與兒童將向何處安置？他爲了這事近來終日苦悶，以致宿疾加劇，每日下午都發着很高的熱度。然而他還在拚命地掙扎，每日扶病到辦公室裏去處置院務，——教職員的薪金已拖欠了兩個多月，學生們的伙食也難以維持，——雖經他再三到城裏去和馬瑞康交涉，他都一概

置之不理，總是一味地敷衍。徐明遠向他辭職，他又唯唯否否不予以決定。他的政策是「拖」，能拖到幾時就拖到幾時。

學生們開不出伙食來。徐明遠只好忍痛變賣他私人的藏書，杯水車薪，這終非長久之計。他和靜華詳商之後，覺得事到如今，已至山窮水盡之境，馬瑞康既不負責任，他們實在無力在這兒苦撐，便決定聯名寫信給馬瑞康堅決表示辭職，萬一他仍置若罔聞，那麼他們就自動搬進城去。可是這事爲學生們所知，便都來請願，無論如何請求徐明遠和張靜華不要離院，因爲他們大部份都是些無家可歸的孤兒。倚虹樓的孩子們聽說他們的「媽媽」要走了，更是哭哭啼啼地纏着靜華，使她不忍遽爾離去。於是，在學生們一致的哀求下，徐明遠和張靜華不能不重新考慮他們的去留。

然而教職員的紛紛請假離院，學生們的伙食已由每日三頓乾飯降到兩頓稀飯了，在這種一天不如一天的散漫與窮苦的情況下，叫他們如何能維持下去呢？他們真是苦惱啊！徐明遠無可奈何，只好抱病進城裏去，不管馬瑞康同意與否，伸出他的手向那

些富有的人士求援，奔走了一星期之久，不知看了多少大人先生們的臉色，結果是一文未得，最後募到的四千餘元，還是來自他的門生們，但這區區之數又能維持幾日呢？

他日夜焦愁，終於病倒了。王守謙和張靜華一同把他送入了協和醫院。經醫師診斷，認為他的病非常嚴重，起死回生的希望已極稀微。徐師母和張靜華聽了都泣不成聲。徐明遠這時雖發着很高的熱度，但極清醒，便很鎮靜地安慰着她們說：『你們哭什麼！我不會死的，我的責任還沒有完呢！靜華，你快回到春滿園去吧，那些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在招喚你！』他再三地催逼着張靜華回到春滿園去。

激於大義，靜華只好流着眼淚離別醫院回到了春滿園。

孩子們聽了靜華的報告之後，成羣結隊地進城去探視徐明遠的病。

消息傳到附近的農民，大家也推舉了那兩位長者做代表到醫院去慰問徐明遠，他們並且攜帶了許多的雞蛋水菓之類的補品。可是不幸得很，當他們抵達醫院的時候正

是徐明遠與病魔作最後五分鐘搏鬥的時候！徐明遠終於戰敗了。他的遺體到處顯着傷痕——看不見的傷痕，他的血被那些有形與無形的病菌吮完了。他無法再戰鬥了！他去了，永遠地去了！

東方殞落了一個巨星！

成千成萬的青年們在啜泣！

孤苦的孩子們從此更孤苦！

春滿園的「枯湖」從此變成了「淚潯」了！

#### 四

這幾天北京城裏的風聲愈來愈緊了，到處是風聲鶴唳。謠傳革命軍就要在這幾天攻入北京。一般有產階級的達官貴人都紛紛離京避難，馬瑞康早已聞風率領馬韻梅梁文芬以及其他的親信躲入了天津的租界。「軍政府」的各權貴都已悄悄逃避，大有瓦

解散夥的模樣，但在表面上他們不能不作最後的掙扎，所以駐紮在城內的部隊還擬死守。他們惟一的防禦是將四城緊緊地閉着，城裏城外斷絕交通，以防革命軍的佻衣隊混進城去。

春滿園的孩子們已面臨着斷炊的危險。那些有家可歸的副生早已離院了。實際上現在留在院裏的都是些孤苦伶仃的可憐虫。教職員也走了不少，留在園裏的一部份教職員雖然激於義憤甘願和張靜華在這兒苦撐，但時局驟然緊張，也都感到惶惶不可終日。惟有張靜華這時反而鎮靜，興奮，她想革命軍快要到北京了，只要革命軍一進城一切都將有辦法。她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於革命的政權。她默默地對她自己說：『徐老師與樹仁都沒有白犧牲，革命終於成功了！吃人的野獸終於倒下去了！革命政府不能不要這些孤兒，這貧兒教養院在革命政府的施政方針下必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於是，她一方面安慰着全院師生，叫他們力持鎮靜，度過這最後的黑暗；一方面她請出那兩位農民長者帶她到附近農家去借貸糧食，使全院師生不致有饑饉之虞。一般農

民的熱情，濟公好義的精神，使她感動得流出淚來。在兩位長者的號召之下，許多的蔬菜，雞蛋，米麵，源源不絕地送到春滿園。因為得了他們的接濟，院裏的孩子們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不但沒有受到饑餓的威脅，他們的伙食反較平常豐裕。這使全院的師生進一步認識了中國的農民！

經過了幾天的混戰，如火如荼的革命軍終於進佔了北京。革命的政權也隨之而樹立。這時真是萬民騰歡，普天同慶！人民從北洋軍閥黑暗的地獄裏被解放出來了，重見天日，呼吸着自由空氣，他們是如何地歡欣鼓舞啊！大大小小的歡迎會一連開了半個月，紅紅綠綠的標語貼遍了北京城，青天白日的國旗飄揚在每個店面，每個住家的門首。人人懷着殷切的希望，熱烈地迎接着革命軍，與革命的政權。

在天安門舉行歡迎大會的那一天，會場的人數超過了十萬，突破了本城歷來任何集會的紀錄。雖城二十多里的貧兒教養院的全體孤兒與教職員，那天也由張靜華率領着進城參加。他們步行於風沙飛揚的公路上，往返四十里，絲毫不感到疲倦；鵠立在

天安門足足有五個鐘點之久，在火熱的太陽下曬着，沒有飲一口水，他們沒有屑微的怨言。人人的臉上浮泛着興奮的笑。因為他們在迎接着他們的新的命運。

革命的政權到達以後，對這古老的文化城自然有一番改革，最顯著的是將「北京」改爲「北平」。衙門的「老爺」也改稱爲「委員」。所有的學校也有一番調整：國立九校復校了，有些私立學校改成國立了。張靜華就在這時做了一篇長逾萬言的呈文，要求當局將貧兒教養院改爲國立或市立。那知呈文遞上去了一個多月，有如石沉大海，始終未見當局的批示。她三番四次地跑去謁見當局，也是不得要領。他們總是「推」「拖」——中央當局往地方當局推，地方往中央推，科長向祕書推，祕書向局長推，局長向市長推，市長再向局長推，……這樣循環地推之不已，拖之不止。靜華開始懷疑革命，懷疑所謂革命以後的政權！

孩子們一天一天的瘦弱了，教職員也紛紛另謀出路了，眼看這貧兒教養院要瓦解



了。張靜華認爲如今真正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她日夜焦愁，夜夜失眠，往日的美麗，風韻，已隨着所遭受的磨折而消逝，現在餘下的只是一具形如槁木的身子和一個悲痛的心。在一個陰霾的黃昏，她不自主地走出了春滿園，她沿着馬路走着，走着，然而昏沉沉的大地，她不知她自己究竟要向那一個方向走去。她在寂寞冷清的道路上徘徊着。最後她走進了頤和園，穿過了一座幽長的行廊，到達了昆明湖的邊緣。她凝望着那清澈的湖水，湖裏的游魚，水藻與青苔，似有所思，她記起不久以前中國有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曾經投入這湖裏結束了他的生命。她默默地對自己說：『這倒是一個解脫痛苦，一了百了的辦法。』她想一躍而下。然而那一羣孤兒的影子突然在她眼前浮現，他們淚滿盈襟地緊緊將她抱住，齊聲呼喊：『媽媽，您不能離開我們啊！』她驟然覺醒了，在暮色蒼茫中跑來了一個白髮盈頭的園丁向她說：『天黑了，我們要關園門了，您怎麼還不去啊？』

在老人懇摯的催促下，靜華走出了頤和園。在回到春滿園的歸途中，她又默默地

對自己說：『是的，自殺是懦夫的行爲，我不能做一個懦夫！我應該繼續戰鬥下去！』

次日，她率領着貧兒教養院的全體孩子們到城裏去向當局請願，要求他們收留他們。孩子們沿途用悲壯的聲音呼喊著：『我們是國家的孩子，我們要求國家給我們教養！』

然而他們剛一達到新政府的門首就遭受着軍警的阻攔，因爲言語的誤會，他們和他們起了衝突，而至動武了。結果有十幾個孩子被軍警的槍桿擊傷了。

張靜華立時暈倒在地！

當她和其他受傷的孩子們一同被抬到醫院的時候，經過醫生們的救治以後，她流着眼淚喃喃地向圍繞在她身邊的孩子們說：『孩子們，你們要牢牢記住！革命尙未成功，中國還需要繼續革命！』

## 五

次日各報登載着兩條極引人注目的新聞：

- 一、馬瑞康六十重做新郎，不日偕新婦梁文芬赴美度蜜月；
- 二、一羣孤兒請願遭鎗殺，張靜華臨終揮淚呼籲繼續革命！

（全書完，一九四六，十一月於滬。）

劉以鬯主編·懷正文藝叢書之一

# 花 鐵

西 佛 熊

有所權版

印翻准不

人 行 發  
縝 同 劉

所 行 發  
社 化 文 正 懷  
A 號 九 十 九 路 蘇 江 海 上

處 售 經  
店 書 大 各 國 全

元 價 實 冊 每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六 月 初 版

懷 正 文 藝 叢 書

鐵

花 (長篇小說)

熊佛西

好

事

近

(戲劇)

李健吾

惡

之華掇英

(詩集)

波特萊爾著  
戴望舒譯

風

箏

(短篇小說集)

許欽文

西洋文學近貌

(論文)

趙景深

待

旦

錄

(散文)

施蛰存

浮

生

六

記

(戲劇)

費穆

望

八

里

家

(短篇小說集)

豐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199B



21  
21

